

God of Many Loves

愛



歐里凡 著

張令憲、黃士芬 合譯

多 續 紛

他們問愛者：「你從哪裡來？」
他答：「從愛而來。」
「你歸屬誰？」「我歸屬於愛。」
「是誰生了你？」「是愛。」
「你在哪裡出生？」「在愛中。」

「誰撫養你長大？」「愛。」
「你如何維生？」「憑著愛。」
「你叫什麼名字？」「愛。」
「你要到哪裡去？」「歸回到愛。」

God of Many Loves
主愛多繽紛
主愛多繽紛

歐里凡 著

張令憲，黃士芬 合譯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God of Many Loves

By Max Oliva, S.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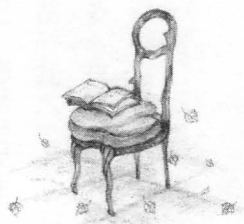
Translated by Maria Chang, Magdalene Huang

Copyright © 2001 by Ave Maria Press, Inc.,

P.O.Box 428, Notre Dame, IN 46556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3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目 錄

前言	0
第一章 天主對我們個人的愛	0
第二章 祂仁慈而無條件的愛	1
第三章 祂全知的愛	4
第四章 祂帶來釋放的愛	6
第五章 祂治癒的愛	9
第六章 通往深層治癒的朝聖之旅	1
第七章 祂保護的愛	4
第八章 祂豐饒的愛	5
第九章 祂永恆的愛	8
	7

前言

當我還是個孩子，我對天主的印象是：祂像個法官，想起祂時總是害怕的成分居多。我在天主教的環境中成長，而當時教會尚未召開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梵二會議在一九六二——一九六五年間舉行）。我的父母、主日學跟我講道理的修女們以及我自己，都是受早年《要理問答》的教育長大的。此書會提出一些關於天主存在的問題，並用簡單易於背誦的句子回答。譬如：「問：天主是誰？答：天主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這對於個人來說實在沒什麼意義——至少對我而言是如此。

既然天主是法官，那麼就必須常辦告解，因為萬一哪天突然意外死亡，你可不希望還沒準備好，就帶著有罪的靈魂去見天主。在孩提時代，對地獄和罪罰的恐懼是我信仰的主要動力，遠遠超越追求美善的渴望和立志做個好人的激勵。

當你還是孩子，你對天主的印象是什麼呢？你覺得自己與這位造物主之間有怎樣的關係？祂像慈愛的父母、牧羊人、給你定許多規矩的人，還是許你自由的人？哪一種情緒可以充分描述你對天主的感覺？

直到我二十五、六歲時，「天主愛我、關心我」的念頭才開始經常浮現在我腦海。這領悟不僅對我的信仰生活起了重大深遠的影響，也改變了我看待自己的方式。我成長過程中相當缺乏自信，原因不只一個，害怕自己因罪過而教天主失望便是其中之一。我習慣每週去辦告解，直到十七、八歲，而告解內容似乎千篇一律，同樣的罪犯了又犯。我有可能改過嗎？連我自己都很懷疑。

這些年來，天主在我眼中的形象已經截然不同。當我想到天主的威儀時，仍抱著敬畏之情，就如同我想到舊約和新約中的重要人物時也有類似的心情。但是一種對於天主無條件的愛及仁慈的感動席捲了我，取代了過去對於犯錯必遭報應的恐懼。現在的信仰動力是：渴望回應天主的愛，成為祂期望我活出的那個人。我也更懂得欣賞自己，因為天主的愛已成為我認同自己的根基。

你眼中的天主形象，是否曾對你怎樣看待和評價自己發生任何影響，或者影響到你的自信？若你是個成人，你能在你的天主形象和自我形象之間看到任何關聯嗎？

過去七年來，我在做避靜指導時，一直要求他們反省他們眼中的天主形象和自我形象。我也請他們反省自己在生命中如何經驗到天主的愛。他們也和我分享，告訴我這些反省對他們大有幫助，讓他們更加意識到天主緊密臨在他們的生命當中。這些人之中，單身的人們彼此分享經驗，而為人父母、祖父母者則思量他們究竟要將怎樣的天主形象傳給兒孫。

除此之外，我在構思這本書時，準備了九個問題，並請十七位平信徒朋友幫忙，答覆有關自己與天主之間的問題。我將他們說的許多故事放進這本書中。他們經過深思熟慮的回答既實際而又含意深遠，具有洞見和啟發性。上述的九個問題列在前言的末尾部分，還有些問題會陸續出現在這本書後面的篇章裡。你可能也願意回答這些問題，或許記錄在筆記本中，會更有助益。

本書的每一章，都針對人生中所可能體驗到某種方式的天主之愛加以詮釋描述。我們與天主相遇的方式隨著我們的生活際遇而改變，這是我和其他許多人的經驗。某個時

期，我們可能極需要天主的仁慈；而另一個時期則可能需要天主治癒的力量。有時候我們需要重新肯定天主那預見一切、安排一切的愛。但當困難來臨時，我們又倚賴天主來堅定我們、保護我們。每一種經驗，都是出自有著繽紛之愛的天主。

我是個耶穌會士，因此深受聖依納爵（St. Ignatius）的靈修影響。依納爵是我們的內祖，他所領受的恩寵之一，便是具有能在一切事物中發現天主的慧眼靈心。而這本書的內涵，就是學習在一切事物中發現天主。願這趟發現之旅豐富你的信仰生活，就如它也曾如此這般影響了我。

主愛多繽紛

1 孩提時期，你對天主的印象是什麼？那時你覺得自己與天主的關係好比什麼？（例如：祂好像你的父親或母親，或者像牧人、偉大的神靈、判官、定規矩的人等等……）

2 現在，你心中天主的形象是什麼？你覺得自己與天主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透過何人的言談將天主的聲音傳達給你？你在誰身上看見天主的面容，感覺天主的觸碰？（例如：一個小孩、一位知心朋友、一位長輩、某個知名人物、

某個簡單純樸的人……)

3 你的天主形象是否對於你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你的自我形象有所影響？(例如：你視自己為被愛的人、受審判的人，或者其他……)

4 在若望的第一封書信中，他寫道：「我們認識了，並且相信了天主對我們所懷的愛」(若壹四16)。請以你的個人生命經驗為例，來解釋你如何認識且相信了天主對你懷有的愛。

5 在聖經中，有哪些章節為你陳述了天主的愛？你可以隨意選擇：列出那一篇的章節，並說明為何這段對你特別有意義；或者也可以簡單地說出聖經中的某個故事。接著，也可以用同樣方式，舉出聖經以外的其他作品，如：某本小說、一首詩、一首歌、一部電影……，談談你在其中如何體會到天主對你的愛。

6 你是否經驗到天主對你個人的愛？若是，請說明以怎樣的方式。你曾否在夢中經驗到天主對你的愛？

7 天主藉著依撒意亞先知說：「你在我眼中是寶貴的，是貴重的，我愛慕你」(依四三4)。當你反覆思索這些話時，有什麼感覺？

8 天主對我們的愛有很多不同的面貌：慈悲的、治癒的、釋放的、無條件的、給

予堅定力量的、保護的、供給的……這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你會如何描述你所經驗的天主的愛？為什麼？隨意地舉出你生命中的例子。

9 關於你和天主的關係，你還有什麼想要分享的？

第一章

天主對我們個人的愛



我們內心的天主肖像，主要是一份潛能，讓我們得以接納祂的愛（註1）。

——彼得·漢南 (Peter Hannan, S. J.)

我們的生命是個愛的故事。無論我們是基督徒、猶太教徒、印度教徒或回教徒，我們相信有一位神，祂出於愛而召喚我們進入生命的存在。不管這位神被稱為阿拉或雅威（耶和華），阿爸（Abba）或母親（Imma），我們與創造我們的神有著極親密的關係。我們對於這份親情的意識或強，或弱。但我們或許可以體會聖詠一三九的作者所感受的那份親密：

祢造成了我的五臟六腑，

祢在我母胎中締結了我……

我尚在母胎，祢已親眼看見（詠一三九13，16）。

或者，我們心中的天主形象是如此疏遠，只停留在理論上，以致我們對天主臨在我們生命中的認知與感謝都少之又少。我想起一個已婚男子的故事。他來做避靜，認真地尋求用心認識天主，而非只在理性層面上認識。他的指導神師建議他去想像天主把他抱在懷裡。他努力嘗試，卻無法讓這樣的圖像浮現。正當他快要放棄時，憶起了妻子的手，多年以來那雙手是如此充滿愛意地撫觸他。突然間，他喜不自勝，因為經由妻子溫柔的愛，他了解到天主對他的深情。

對我們之中許多人來說，天主的形象在歲月流逝間起了變化。孩提時代，天主在我們眼中可能是慈愛或嚴苛的。泰利是位五十出頭的已婚男子，他回想：「小時候，天主好像一位『法官』。祂有一把白鬍子以及斯文柔和的眼睛。即使我犯的過錯似乎很小，面對這位偉大的法官卻仍感到驚恐。」成長於一九五〇年代北愛爾蘭的潔若玆也談到類似的經驗：「我童年時代的天主是個報復心很強的天主，對幼小的我的過失一點也不放過。」

在加拿大西部長大的潘妮，現在已是四個孩子的媽，她分享說：「當我還是個小孩時，天主在我眼中很遙遠。我覺得天主很嚴格，要求很高，不怎麼公平，而且祂一定不願意讓我快樂。」

將以上的敘述和以下三個例子對照一下。盼盼在英國出生長大，她記得：「我孩童時的天主形象，是個白髮白鬚的老人，坐在一張大椅子上，向我伸開雙臂。祂看起來就像我爺爺，我很愛爺爺。」賴瑞也有類似的祖父回憶：「我覺得我可以和天主講話，就像和祖父講話一樣，不過，只有在晚上躺在床上入睡之前，祂才可能跟我說話。那時，我會告訴祂在學校和在家裡發生的事，請祂幫助我。」另一位女子瑪利安回想：「我對天主的第一個記憶，發生在四歲時一場可怕的大風暴之中。那時正值深夜，我嚇壞了。爸爸走進我房間，在床邊坐下，靠著我說：『瑪利安，不要怕，這只不過是天主和祂的朋友在天上玩保齡球！聽，那響聲是天主的保齡球撞倒球瓶。看看那個閃光，它表示天主打了很棒的一球！』我和天主的關係在那一刻有了起點，我把祂看成一個很快樂、很愛玩的人，但是祂真不會選時間！」

彼得·漢南寫道：「我們內心的天主肖像，主要是一份潛能，讓我們得以接納祂的愛。」（註2）基督徒相信天主的基礎本質是愛。「天主是愛，那存留在愛內的，就存留在天主內，天主也存留在他／她內」（若壹四16）。愛構成了天主。在創世紀中記

載了：「天主說：『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創一26，27）。

換句話說，天主創造了我們，好讓我們也能夠轉化為愛——我們心靈深處越能領受天主的愛，自己就越能夠轉化為愛。當然，領受天主的愛，意味著我們在受試煉時全心接納苦難的天主，一如我們在歡樂的時辰擁抱喜樂的天主。或許這份愛必須等到我們結束今生，與天主團聚時才得以滿全，但我們在生命旅程中可以穩定且越來越深刻地體現這份愛。

我們可以否認這份愛的存在。我們可以掉頭不理它，選擇跟隨其他神祇。我們也能因為生活處境惡劣——赤貧、不正義，或是染上某種癩癬，而看不見它。人們的輕鄙或拒絕也可能會打擊我們，讓我們失去這份愛。但關鍵是：我們內在領受的潛能並不會死去。它像顆種子，只需要一點點滋養，來自別人愛的一星火苗，或一份內在洞察力的恩寵，就足以讓它生長。那個透過妻子的手發現天主之愛的男子，正是很好的例子。

和許多人一樣，我的故事是在生命中漸漸發現天主的愛。我兒時的天主形象是一位法官，而宗教信仰中主要的情緒是對地獄的恐懼，因此天主是愛並非我心中最初的體認，直到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那年我十九歲，剛入大學不久。當時我正和一位好女孩交往，而且彼此才互相表明了愛意。就在這愛的表白幾天之後，這樣的信息浮現到我

的意識中：「沒有任何人能像我這般深愛你。」我毫不懷疑地知道，這是天主在對我說話。回想起來，這是我與天主之間第一次個人的接觸。但是當時我尚未充分感知這啟示的涵義，一直要到五年後，我才明瞭我有司鐸聖召。

無論當時幾歲，你是否能想起某一剎那、某一事件，或某個經驗，改變了你對天主的認知？

喬依絲記得她認知到天主存在，並且關愛著她的第一次經驗：

我當時大約十三歲，雖然生活大致上都很好，卻有個困擾我的問題——我很怕黑！而且，我的想像力很活躍。我在蘇格蘭長大，那時候還沒有隱藏式壁櫥。我的臥室裡有個很大的木質衣櫥。不難猜到，在我的想像中，這就是妖怪入侵的藏身之處。因此，每晚就寢時，我都戰戰兢兢，不敢讓自己睡著，唯恐入侵者來襲並抓住我。有一晚，我在恐懼中向天父求救。突然間，一股平安的感覺籠罩我，充滿了整個房間。這平安的臨在如此具體，我不自覺地從被單下伸出雙臂想要觸摸它，而且在黑暗中脫口而出：「嗨，天主！」

有些人在生命稍晚的階段，才意識到天主對於我們個人的愛。潔若玓回憶起一次事件，使她對天主的印象徹底轉變：

我第一次相信天主愛我，是在祂救我的女兒茱麗脫離死亡魔掌那天。當時她才八歲，因為喉頭炎而氣管腫脹到幾乎完全閉鎖。我把她抱在懷裡，坐在門口的台階上，等待救護車到來。她已毫無生氣，皮膚變成藍紫色，我抬頭仰望十二月冷冷的天空，狂熱地祈禱我摯愛的孩子能恢復健康，回到我生命中。後來，醫療部門和加護病房的工作人員通力合作，成功地讓我女兒復甦過來，並完全恢復健康。為我來說，這真是奇蹟！

大維是成年之後才皈依天主教的。轉變的歷程，並非十分順利。他分享道：

我皈依之後，有好些年在領聖體時仍覺困難掙扎——我很難接受天主教會所相信的，麵餅和葡萄酒成了基督真正的血肉。一天早晨，我剛值完夜班回家，倒頭就睡。那天其實沒發生什麼特別讓我想到信仰的事；不過是又一個日子罷

了。我很快睡著，而且睡得很沈。在夢中，發現自己在一座教堂裡。它全然潔白，而且裡面的一切都有著彷彿如大理石的紋路。我站在一個像是聖詠團包廂席的地方往下看，目光穿過教堂內部的擺設，看見聖母瑪利亞。她招手要我下來，我照做了。我來到一個大大的、掛在牆上的十字架前，抬眼望著它。這時基督的雙臂忽然脫離了十字架，雙手交疊在一起。當祂打開手掌，一個圓圓的碟形物從他手中落下。它掉落的速度很慢很慢，在落下之際還不停旋轉。我伸出手去接那個小碟子，當接住時，才看到它是聖體麵餅。我將它放進嘴裡，訊息很清楚：「這是我的身體」。就在那一刻我驚醒過來，冒著冷汗，滿以為天主就在房間裡。當然了，祂不在那兒。但從那天起，我再也沒有錯過領聖體。

缺乏自信可能會使得我們內在的天主肖像顯得模糊不清。請細細思量以下的寓言故事，看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麼。

從前有個美麗的小女孩，名叫雷芄柔。她被一個巫婆捉去，而巫婆知道如果要繼續困住小女孩，就必須讓她相信自己長得很醜。那時候，有些青年會來向巫婆討教。一旦女孩知道了她其實很美，很可能會與他們當中的一個離開。但若她

認定自己很醜，就會怕被附近的人看到而躲藏起來。因此，巫婆讓雷瓦柔逐漸相信自己很醜，每當有人到巫婆家來，她總是躲起來，唯恐被人看見。一天，當她在房間裡梳頭時，她察覺到有人透過窗子注視著她。她本能地抬起頭來，看到窗外有個年輕人正凝視著她。從他的目光中，她發現自己原來很美。當她接受了這個信念，喜悅取代了恐懼。於是，她踏上了漫長的自由之旅，從巫婆的陰影中釋放出來，接受年輕人的愛所帶給她的新生和幸福（註3）。

這故事凸顯出我們可能會有的兩個自我形象，一個是真的，一個是假的。同時也存在兩種聲音：一個來自外界的聲音說我們不夠聰明，不夠好看，不怎麼受人歡迎，也不夠成功；另一個發自內心的聲音卻告訴我們：「你在我眼中是寶貴的，是貴重的，我愛慕你」（依四三4）。我們聽從哪個聲音更多？

在撒種者與種子的比喻中，耶穌教導我們「培養沃土」的功課，也就是：培養一顆開放的心，以接受福音。而福音又是什麼呢？那就是有位天主愛著我們，而祂的本質就是愛。

有個撒種的出去撒種；他撒種的時候，有的落在路旁，飛鳥來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頭地裡，那裡沒有多少土壤，因為所有的土壤不深，即刻發了芽；但太陽一出來，就被曬焦；又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有的落在荊棘中，荊棘長起來，便把它們窒息了。有的落在好地裡，就結了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瑪十三3—8）。

關於天主的愛和我們的心，這比喻向我們啓示了什麼？

首先，「路」是經常被人踩在腳下的，因此它的泥土堅硬，根本無法接納種子。或許我們也被別人「踩」過——遭到輕蔑，或是不同形式的拒絕。由於缺乏自信而聽信了這些話。石頭地也有一點土壤，但太淺不足以讓種子扎根；我們或許也有某種程度的自我肯定，但卻禁不起考驗，生活中的困難或十字架的負擔一壓就垮了。荊棘窒息了已長出來的植物；這些荊棘好比我們對過去的錯誤所懷的罪疚，或對某些過犯無法原諒，以及我們必須藉著行善來「賺」得主愛的那種感受。當我們因著驕傲而認為自己不需要天主時，真正的身分便被外在的包裝掩蓋了——因為我們認同於所擁有的表相，而非我們的本質。或者，發生在個人身上的悲劇事件也可能導致我們不信任天主……這些

都是「內心的荊棘」，需要清理，這樣才能讓我們心中的沃土充分接納天主所願意給予的愛。

我們可能需要靈性上的「開心手術」！

十九歲那年我經驗到天主的愛之後，繼續生命之旅，終於完成大學的課業。接著我到歐洲旅行了四個月之久，又參加了保留給大學畢業生的美國海岸巡防隊服役計畫。之後我開始工作，在一家食品罐頭工廠擔任業務員，度正常的社會生活（註4）。直到有一天，我在辦公室裡，突然一個全然出乎意外的想法浮現腦海：「我想我願意成為一位神父。」這念頭讓我愣住了。不過，它在意識中非常清晰，如同五年前天主將祂的愛啟示給我一樣明確。一個月之後，我入了耶穌會的初學院。

在初學院中，我再次意識到天主對我個人的關愛，而且這次印象更加深刻。當我孑然一身，再也沒有其他外物可誇示自己的身分，才了解到我的自我形象多麼岌岌可危。現在我明白，當年的我像是一個等待被注入新生命的器皿。藉由一位滿被恩寵的靈修導師幫助，我開始用一些強調天主的愛的聖經章節做默想。他鼓勵我在閱讀這些段落時，要將它們當成天主對我個人所說的話。

無論今昔，我最愛的聖經章節之一是出自依撒意亞先知書。以下便是這段經文，還有我學習用它做祈禱的過程：

但是現今，那創造你、形成你的上主這樣說：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

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你是我的……

你在我眼中是寶貴的，

是寶貴的，我愛慕你（依四三一，4）。

我花了好多時辰反省這段經文，如同海綿吸水般地讓它滲透我。

一開始，這只是屬於理性的「功課」。然而有一天，我從自己存在的深處領悟到天主對我的愛情多麼真實。感謝天主持續不斷的恩寵，我至今仍靠著這塊心靈基石而穩穩站立。

多年後，我恰巧讀到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的詩。以下的詩句動人心弦地描述了我的心路歷程，也是詩人自己的旅程：

你使我無盡延伸，這令你樂在其中。

你一次又一次地倒空這脆弱的器皿，

復以新鮮的生命注滿它。

你攜著這支小小蘆笛

翻山越嶺，

並透過它吹出了永恆常新的旋律。

在你雙手神聖的觸碰下，

我小小的心在喜悅中失了它的限度，

卻生出不可言喻的聲音。

你無限的恩賜臨於我，僅僅藉著

我這雙非常，非常小的手。歲月流逝

而你仍在傾注，

也仍有空間待你注滿（註5）。

你是如何認識並相信了天主對你的愛？是透過別人對你的愛嗎？或是在你第一個孩子的誕生中領會到的？還是，你當時正在默觀夕陽西沈，或者正悠閒地在山澗中垂釣？天主藉著一段經文對你的心靈說話，還是一首細緻優美的詩？你在哪裡看見天主的容顏？

現已退休的傑克，憶起他早年對天主的體驗是：因我們的過錯而施懲的一位神。幾番困難掙扎後，他終於學到完全信賴這位富於寬恕的天主，祂不再是印象中報復心強烈的神，而是可以請求指引和賜予力量的全能者。

凱西在一個管教嚴格的家庭長大，童年時視天主為法官，現在她卻在每次感恩祭結尾找到天主的愛：「當神父最後降福大家時，我想像天主將祂的手放在我頭上，就感到很平安。」

蘇珊是堂區聖詠團的成員。她分享自己如何領悟天主對她的愛：「我在各種音樂中聽到天主的聲音，無論是聖樂或其他旋律。有些樂曲讓我深受感動，流下感恩之淚。天主對我來說有如極大安慰的泉源，以祂的外袍籠罩我，或用祂的羽翼庇護我。」

我們當中有些人在婚姻伴侶身上發現天主的愛。若翰已結婚四十年，他說：「我在許多人身上看到天主的容顏閃現，尤其在我妻子身上最常見。」四十二歲的瑪利安最近才結婚，她則分享自己的經驗說：

直到丹尼與我結婚，我才終於了解天主愛我有多深。我一直覺得朋友們很喜歡我，父母很愛我，但透過婚姻聖事，我鮮明清晰地意識到丹尼對我的愛是永不

終止的，任何事情他都願意為我做。真是不可思議，我竟覺得能在自己丈夫身上見到天主的面容。當我在他身旁安息，或望著餐桌對面的他，或凝視睡夢中的他，我都看到天主的容顏；我看到並認知到，天主為我顯明地存在丹尼身上。

父、子、聖神

我們會向天主聖三中的哪一位祈禱，視祂為愛我們的那位？這將隨著我們日漸成長而改變。我與父親的關係一直不太好，直到我將近三十歲那幾年情況才好轉。當我加入耶穌會時，體會到的天主是超越性別的。我思索依納爵所說的每個人生命的「原則與基礎」。反省的第一部分是：「我們受造的目的，是要與天主永遠在一起生活。天主賜給我們生命，是因為祂愛我們。我們對於這份愛的回應使得天主的生命無限地流入我們內在（註6）」。我與天主的關係密切，因為祂是我的創造者，而祂也神妙地進入我生命，邀請我成為祂的僕人。在我加入耶穌會前，我的生活缺乏意義。在初學院中，我卻發現意義。

現在，當我回顧過去三十七年在耶穌會的生活時，了解到在種種層面上，天主對我就有如父親一樣。光是畫十字聖號，就會提醒我天主的父性。舉行感恩祭時，我們經常

提到天父，尤其是在感恩經第三和第四式中。耶穌教導我們稱天主為「阿爸」，這稱呼就像「爸爸」或「爹地」一樣親暱。親密地稱呼天主為「阿爸」，加深了我們與天主的關係。「在天主前沒有不可能的事」（路一37），是個令人鼓舞的訊息，當被召喚去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時，這訊息常會出現在我的意識中。偶爾，我也曾在心中聽到這些話：「你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也有別人（包括男性與女性）告訴我他們得到過同樣的肯定。在下一章，我們將思量天主這位摯愛父親的另一面，那是我們在省思浪子回頭的比喻時會看到的。同時，當我們開始了第三個千禧年，有時候或許會疑惑是否這便是末世了。耶穌提醒我們：唯獨父知道末日將在何時來臨。我們只要信靠祂就好。

我曾遇見一些過去與父親相處經驗很糟的人們。和我的故事不同的是，在與人間的父親和好之前，他們都先在天主身上找到了自己所尋求的父親。

我在成為耶穌會士的初期，發現耶穌是個真實的人，我可以與他建立關係，也可以向他祈禱。我的覺醒是經由某種運用想像力的祈禱方式而來。在祈禱中選擇一段福音章節，想像自己身在那樣的情境之中。換句話說：當耶穌治癒癲瘋病人，或治癒駝背婦女時，你都在場；你也和伯鐸及其他門徒在同一艘船上，目睹耶穌從海面上走過來；你還參與了最後晚餐，見到耶穌為在場的每一位洗腳。這種祈禱方法的目的在於更親密地認識耶穌，藉著更認識他的人格、他的價值觀、他的思想和心靈，你會愛上他，或者更深

地愛他。甚至你很可能在祈禱中化身為場景中的某個人物，體驗耶穌治癒的觸摸、愛的凝視和舒暢人心的擁抱。

這是聖依納爵最喜歡的祈禱方式之一，也被稱為「感官祈禱」，因為在祈禱中你渴望盡量運用五官：去看、去聽、去嗅、去品嚐、去觸摸。你所運用的感官取決於你選擇的章節。如果你擁有豐富的想像力（我就發現自己具有這種天賦），你便能藉此有力途徑體會與主之間的友誼。

藉著想像力的祈禱，耶穌成了具體的人。我們成了朋友。我不僅更認識他，也更認識自己。他也成了我的伴侶，力量的來源。在本書後面的篇章中，還有機會嘗試這種祈禱方式。

我想，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定是由聖神得到靈感，才會宣布二千年為大喜年（Jubilee），以慶祝新的千禧年來臨。大喜年的核心是天主的召喚，祂要釋放人們自由，而且是源自於愛。「你們要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若十五12）。「就如父怎樣愛了我，我也同樣愛了你們」（若十五9）。

在為二千年大喜年來臨而準備的前三年中，第一年的焦點放在耶穌身上，他是我們的兄弟和朋友；第二年強調的是我們一切行為的指引者——聖神；第三年則聚焦在天主，祂創造了我們，祂的愛維繫著我們的生存。大喜年是歡慶的時節，也是皈依的時期

——我們從「虛假神祇」及錯誤的天主形象中扭轉回頭。在這時刻，回憶起自己信賴天主最根本的經驗，就如舊約中曾告訴我們的：

當以色列尚在童年時，我就愛了他；

從在埃及時，我就召叫他為我的孩子。

可是我越呼喚他們，他們越遠離我，

去給巴耳獻祭，向偶像進香。

是我教了厄弗辣因邁步，

雙臂抱著他們，

但他們卻不理會是我照顧了他們。

是我用仁慈的繩索，愛情的帶子牽著他們，

我對他們有如高舉嬰兒到自己面頰的慈親，

俯身餵養他們（歐十一 1—4）。

這也是每個人的故事：救贖、皈依、再次救贖。

聖神在我們信仰的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四十年來，對於聖神的興趣復甦，主

要是因為神恩復興運動。「在聖神內生活」的研討會或堂區祈禱團體吸引了許多人，並教導了他們新的祈禱方式。舌音／異語祈禱（這也是默觀祈禱的一種方式）、各種治癒的祈禱以及聖經默想，使得許多人更接近天主，甚至讓某些人恢復了信仰。

在最後的談話中，耶穌告訴門徒們：「那護慰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來的聖神，祂必要教訓你們一切，也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說的一切」（若十四26）。

聖神是教會和世界上聖化人心的臨在。為了我們的信仰旅程，我們需要聖神的七項恩寵：

◆上智幫助我們知道什麼是真正令天主喜悅的事，也幫助我們分辨天主對我們懷有的願望。

◆聰敏引領我們走向真理和同情，使我們能透過他人的眼睛看到生命。

◆剛毅指引我們安全地通過痛苦與死亡的關鍵時刻；它幫助我們以耐心含忍面對自己的十字架，使我們有力量面對挑戰，並獲得成功。

◆超見讓我們投入天主深度的愛與仁慈中，協助我們對他人顯示仁慈；它包含智性與心靈，涵蓋我們整個人。

◆明達近似於上智，幫助我們在種種情境中，做正確的道德抉擇。

◆孝愛在我們奮力活出福音價值的過程中幫助我們，使得身在世俗，面對一切誘惑

的我們維持信仰活力，特別是藉著祈禱、聖事的助力。它也協助我們努力在與天主的友誼上增長。

◆對天主的臨在抱著驚訝與敬畏之心，這在傳統上稱為「敬畏天主」，是在天主的奧祕前所抱持的尊敬態度。面對未來，儘管沒有人能預知一切答案，我們仍然懷有希望，因為知道天主掌管一切，善的意志終將戰勝邪惡。

當然，因著情境的需要，我們可以祈求聖神讓我們在這些恩寵上增長。羅伯·莫涅奧主教（Robert F. Morneau）在默想新的千禧年及有效見證福音的需要時，曾寫道：「藉由聖神的工作和我們的合作，我們穿上耶穌的心思意念，好讓他的智慧和情感得以觸碰到我們這個時代的人與事件。聖神呼喚我們，並幫助我們成長；聖神使我們能結出豐碩的果實，常存的果實」（註7）。

若瑟·康偉爾神父（Fr. Joseph Conwell）在他的著作《催迫之神》（*Impelling Spirit*）中，描述聖神是熱情、充滿創造力，帶來革新的。祂的狂放超越理性，推動、驅策、催促著，有如不馴的龍捲風那樣吹襲，其路徑無法預測（註8）。在孕育耶穌的過程中，瑪利亞和若瑟都領教過這種「狂放超越理性」的經驗。我們可以說，他們遇見了不可預測的天主。聖神也能帶領我們朝出乎意外的方向走去。

回顧你的生命，你能看到聖神在你人生的決定與方向上的影響效果嗎？

在你的生命旅程中，聖神如何成為聖化的臨在？

你覺得此刻你需要祈求的聖神恩寵是什麼？

讓我分享被聖神催迫的一次個人經驗。被催迫並不表示你的自由被剝奪。如康偉爾神父所說明的，聖神的力量不會奪去我們的自由，卻會增強它。

一九九五年的秋天，我開始到加拿大的亞伯達省南部做堂區的宣道工作並帶領避靜。我以前從未在加拿大服務過。在我第一次到卡加利市（Calgary）宣道時，由於當地神父的宣傳，來參加的人數眾多，令我印象深刻。第二次的宣道是在卡加利西部的郊野地帶，當地的神父、人們的信心以及他們對我講道所顯示的興趣，讓我完全震懾住了。我受邀於一九九六年四旬期再度返回他們教區，並且又一次經歷福傳的果效和人們的信仰所帶來的衝擊。於是我開始了一連串的旅行，往返於加州聖地牙哥（當時我住的地方）與卡加利教區之間。我不是所有的時間都在那裡，但是接下來的四年之間，我每年總會北上兩到三次。

當我在卡加利教區有可以自由安排的週末時，我會去當地原住民的黑腳（Blackfoot）堂區幫忙，這堂區位於大草原中央的印地安保留區。我知道自己是在聖神的引領之下

——我甚至曾開車去過那裡兩次！一九九八年的夏天，當那裡的兩位神父休假時，我去暫代他們的職務。我把前半段的時間用在黑腳堂區的宣道工作上。就在那裡，有個想法開始萌芽，後來在我的年度避靜中結出了果實。避靜是在我暑期工作結束，回到聖地牙哥後不久做的。在我的祈禱中，聖神的邀請很清晰：去請求我的省會長許可，讓我以黑腳傳教區為基地，在卡加利教區居留工作兩年。而以黑腳為基地的想法，是那些當地的宣道工作者提出的建議。

有幾項理由，顯示了這建議確實是具「創意」和「革新」的。首先，並沒有其他的耶穌會士在亞伯達南部工作，所以當地也沒有耶穌會的團體。因此這將是我第一次住到一個與其他耶穌會士相隔甚遠的地方，而我一向視他們為家人。其次，我必須獨自料理生活，從前只在短暫期間內有過這樣的經驗。第三，則是冬天的氣候。我將從聖地牙哥的熱帶氣候遷移到北方的冰天雪地。當我在避靜中，向天主祈求勇氣和慷慨，好能邁出這一步。聖神聆聽了我的祈禱：我在聖地牙哥開始寫這本書，而在保留區完成它。

天主的女性面貌

回顧自己的生命以及我與天主產生聯繫的方式時，我相當驚奇地發現自己到了五十

多歲才想起天主的女性特質。我會感到驚奇，是因為雖然我與父親的衝突摩擦直到二十九歲才逐漸緩和，我和母親卻一直有如知心好友。這在我十來歲的青少年時期尤其真切。可悲的是，我母親在我二十歲那年過世，在我心靈中留下一個難以彌補的大缺口。不過，外婆和我也很親近，在我母親去世之後她繼續活了七年。

當然，天主是超越的，遠超過我們所能理解的人——無論是父親或母親。耶穌稱天主為父，是因為我們人類是活在關係中的，因此也需要以人的習性模式與神聖者產生聯繫。而耶穌降生成人的時代背景屬於父權體系的文化。神祕經驗能夠帶領我們進入天主的心，在那裡我們將失去屬於人性的關係感受；但大半的時日裡，我們仍是直接向父、子、聖神祈禱。或者，若我們太膽怯而不敢這樣直接祈求，我們可以如同愛爾蘭人所說的，走「後門」，也就是透過瑪利亞祈禱！我則是藉由另一種「後門」，了解到天主兼具我們稱之為「陰柔」和「陽剛」的特質。

我曾受容格（Carl Jung）的心理學影響，他的學說中，每個人都由陰性特質（Anima）和陽性特質（Animus）的要素所構成。他寫道：「陰性特質是在男人潛意識中的陰柔要素，而陽性特質則是在女人潛意識中的陽剛要素」（註9）。人在生命旅程中的關鍵任務之一便是整合這兩種要素。於是我的推理便往這方向思考：若人類是依照天主肖像塑造出來的，那麼天主在祂的神性本質中，必定也具有陰性特質和陽性特質。

舊約作者同時採用父親和母親的形象來描述天主的愛。說起天主與以色列子民的盟約關係時，耶肋米亞先知寫出的，是一位父親的心情：「厄弗辣因（即指以色列）豈不是我的寵兒，我鍾愛的嬌子？因為我幾時恐嚇他，反倒更顧念他；對我我五內感動，不得不大施愛憐」（耶三一20）。這是在以色列違背盟約之後。而在以下的章節中，當人民開始懷疑天主無限的愛情時，天主透過依撒意亞先知說：「婦女豈能忘掉自己的乳嬰？初為人母的，豈能忘掉親生的兒子？縱然她們能忘掉，我也不能忘掉你啊」（依四九15）。

十四世紀晚期，有位居住在英國諾里奇的神祕家茱利安（Julian of Norwich），曾接受了十六個關於天主之愛的啟示。她經驗到天主有如「我們的母親」。簡要摘錄如下：

在我們的受造過程中，全能的天主是我們的慈父，全智的天主是我們的慈母，還有聖神的愛與善，這全是出於一個天主，唯一的主……我默觀聖三的工作，在其中看到並了解到唯一天主所有的這三樣特性：父親的特性、母親的特性，以及君王的特性。

有趣的是，茱利安常常將耶穌比為母親：

在聖三中的第二位身上，我們找到知識與智慧上的完美典範，同時我們的感官、我們的恢復生機與我們的救贖也都與他相繫，因為他是我們的母親、兄弟與救主。

因此以善對惡的耶穌基督，是我們的真母親（註10）。

在當代，有些人開始在對聖神祈禱時用女性的代名詞「她」，將聖經中對智慧所作的女性描述（參閱智六12，七25—26；德十四22—27；箴九）與聖神連結在一起，因聖神是智慧之源。

我們越是傾向理性的思考方式，可能就越難和天主的女性形象產生關聯。貝德·葛里菲司（Bede Griffiths）是一位本篤會會士，生於英國，後來在印度居住多年。他一生中有很長的時間在為整合男性與女性／理性與直覺的思考和祈禱方式而掙扎努力，終於在八十四歲那年獲得了突破。他解釋那天早晨在他居住的基督徒苦修院所發生的事：

我剛吃過早餐，有點煩躁不安，不太明白發生了什麼。突然間，「降服於母親」（譯按：此處「母親」原文為 the Mother，有「宇宙之母」或「母性的天

主」的意味)的靈感再度浮現。這內在的呼聲出乎意外地來臨：「降服於母親吧。」於是我以某種方式表達了對母親的降服。然後我經驗到強烈的愛將我淹沒，彷彿愛的波濤湧入我內……我喊叫出聲：「我被愛淹沒了！」起初我簡直以為自己會被這愛整個席捲而死去。這便是我常常說起的「無條件的愛」，全然神祕，超乎言語(註11)。

當貝德神父能夠順服於自己內在的女性特質時，他也發現了在天主內的女性特質。他被帶進黑暗的界域，進入天主奧祕的深處。後來他反省到：「天主不只在光明、可感知的世界和理性的秩序中。天主也在黑暗中，在子宮裡，在母親內，在渾沌當中——秩序也是從這裡生出(註12)」。

這一切說明了我們不須在自己與天主的關係上劃地自限，也不需要局限天主和我們之間的愛。有時候我視天主為父而向祂祈禱，有時則默想一段福音章節，運用想像和耶穌在一起；其他時刻我意識到聖神在我生命中的力量。有時候我經驗到天主的愛有如發自母親般溫柔，另一些時刻中我察覺到天主如同父親般堅強保護的愛。

註釋··

- 1 Peter Hannan, S. J., *Nine Faces of God* (Dublin, Ireland: The Columba Press, 1992), p. 11.
- 2 同上。
- 3 同上 - p. 15。
- 4 Max Oliva, S.J., *The Masculine Spirit: Resources for Reflective Living* (Notre Dame, IN: Ave Maria Press, 1997)。這本書的第十六章對於我生命中的這個主題有較充分的發揮。
- 5 Rabindranath Tagore, *Gitanjali* (即《頌歌集》)。泰戈爾詩集的當代翻譯版本很多，作者採用的英譯本為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13), p. 23.
- 6 David Fleming, S.J.,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 A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a Contemporary Reading* (St. Louis: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78), p. 15.
- 7 Bishop Robert F. Morneau, "The Holy Spirit: Gift to the Church," *Millennium Monthly* (St. Anthony Messenger Press, April 1998) .
- 8 Fr. Joseph Conwell, S.J., *Impelling Spirit: Revisiting a Founding Experience: 1539 Ignatius Loyola and His Companions* (Chicago: Loyola Press, 1997) .
- 9 Carl Jung, *Man and His Symbol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1971), p. 16.
- 10 *Julian of Norwich: Showings*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The Classics of Western Spirituality Series, 1978),

- p.293-295。也可參閱 *Woman: Image of the Holy Spirit* by Joan Schapp (Dimension Books, 1975)。
- 11 Shirley Du Boulay, "Father Bede's Breakthrough," *The Tablet* (12 September 1998), p.1180.
- 12 同上。

第二章

祂仁慈而無條件的愛

天主，我們在祢的殿裡，
沉思默念著祢的仁慈。

天主在我內找到家了嗎？

天父敲我的門，祂正在為祂的兒子找個家。

「這裡房租很便宜。」我說。

「我並不想租。我想要買房子。」天主說。



—— (詠四八 10)

「我還不確定自己不想賣，不過你可以進來看看。」

「我很樂意這麼做。」天主說。

「或許我可以給你一兩個房間。」

「這提議不錯。」天主說。「我要兩間。你可以後來再決定給我更多房間。我可以等。」

「天主，我願意給你更多，但是有點難。我需要留點空間給我自己。」

「我知道，不過我會等。我喜歡在這裡看到的一切。」

「嗯，或許我可以再多給你一間。我確實不需要那麼多。」

「謝謝，我接受。我喜歡我所看到的。」

「我真的願意把整個房子都給你……只是我還不確定。」

「繼續考慮吧。」天主說。「我不會把你剔除掉。有一天你的房子將會變成我的，我的兒子會住進來。那時候你擁有的空間會比以往更多。」

「我一點也不明白你的話。」

「我知道，但是我無法告訴你那會是什麼。你必須自己去發現。唯有你讓我買下整個房子，它才會發生。」

「聽起來有點冒險。」我說。

「是的，」天主說，「不過值得一試。」

「我還不確定——等我決定了會告訴你。」

「我可以等的。」天主說……「我喜歡所看到的這一切」（註1）。

以上這段對話聽起來熟悉嗎？你曾否有過類似的邂逅——與天主無條件的愛相遇？

這位天主不僅無條件地給予愛，而且也渴望我們以同樣的愛回饋祂：

以色列！歸向上主你的天主罷……準備你們的話，好在回來歸向上主時，對祂說：「求祢寬恕我們的一切罪過，使我們重獲幸福，叫我們好給祢獻上我們嘴唇的佳果」（歐十四2—3）。

這是富於仁慈之愛的天主！

或許在新約中將天主仁慈而無條件的愛述說得最清楚的故事，就是浪子回頭的比喻（路十五11—32）。有些基督信仰內的靈修作家曾正確地指出，這故事也可以重新命名

為「揮霍的父親」（譯按：「浪子」的英文為 *prodigal son*，意即「揮霍的兒子」），因為這位父親在對他的浪蕩子付出愛時，簡直就像這兒子一樣地「揮霍無度」。不像有些父親會將任性的孩子排除在遺囑之外，或者將犯了嚴重過錯的兒女逐出家門，這位揮霍的父親原諒了兒子的一切作為，甚至還砸錢舉行宴會以慶祝兒子的歸來。要找到浪子的當代版本一點也不費力：一個未婚懷孕的女兒，或一個整日玩樂不唸書，最後被大學「三二」出局的兒子。

在這比喻中，父親的作為有什麼令人注目的地方？羅朗·法利（Roland J. Falley）提出一些觀察：

浪子準備要告訴父親的懺悔詞，在真要说出口的時候被打斷了；他那貶抑自己身分地位的建議一個字也沒得說。團圓的場面有強烈的戲劇性。縱然奔跑的動作有違父親權威的常態表現，這位父親見到兒子歸來時是那麼興奮，毫不遲疑便跑上前去。他什麼都沒問，便擁抱親吻兒子。兒子完全恢復在家中的地位，這從給他準備的慶典袍子、權戒和鞋子上可以明顯看見。慶祝的宴會將這場景提昇到更高層次的接納（註2）。

我們能夠昇華到這樣的層次，進入無條件的愛嗎？有三位母親分享了她們的經驗。潘妮是四個孩子的媽，孩子們都是十來歲的青少年，她說：

我想，為人父母讓我有機會了解什麼是無條件的愛。做母親的經驗幫助我明瞭：為了別人而給出我自己的生命，這種愛情並不是那麼難。我的孩子知道我愛他們，但是我要他們明白自己獨特的地方，這些特點使得他們每個人對我而言成為珍貴而獨立的個體，因為天主給了各人不同的恩賜。當他們一個個離家時，我會各寫一封信，特意告訴他們我為何愛他們。我會在信的結尾告訴他們：要記得我多麼愛他們，尤其是在他們最不愛自己的時候。這讓我了解到天主對我的愛和信任。

「在聖經章節中，將天主對我的愛說得最清楚的，就是依撒意亞先知書四十三章第四節：『你在我眼中是寶貴的，是貴重的，我愛慕你。』」潔若玳說。「這些字句使我自覺卑微、不堪承當，但是當我反覆省思，我明瞭這話是出自一顆為人父母者的心。無論我的孩子們行為表現如何，我會對他們表達類似的情感。」

「我感覺天主注視著我，就像我注視著自己的孩子那樣。」喬依絲分享道：

當然，他們有時候令我失望，但當我和他們在一起，大半時間我的心純然出於愛他們而歌唱著。有時我的心漲滿了這樣的愛，以及只因他們的存在便油然而生的驕傲，簡直感覺像要迸裂似的。我愛我的孩子們並不是因為他們得了諾貝爾獎（實際上他們也沒得獎），而是因為他們原來的樣子。我相信天主也以同樣方式愛著我。

在浪子的比喻中，另一個關鍵人物是大兒子。毫無疑問地，父親的行為讓他大吃一驚，就如同他會對弟弟所選擇的生活方式感到震驚一樣。他的父親必須費盡心思，才能讓他看到為何要歡慶：「你弟弟死而復生，失而復得」（路十五32）。父親希求的是喜樂，不是嫉妒。

我有個朋友名叫丹尼，比喻中的大兒子和他的性格挺符合。他告訴我：他總是同情那個乖兒子，因為他自己也是個對父母孝順可靠、忠實盡心的孩子。這種情況維持了相當久，直到天主有一天開了他的眼。當他醒覺意識到天主這樣毫無差別待遇的愛有多麼深時，同時感到自慚形穢和羞窘，眼中滿是淚水。

邁可·舒瓦勒茲（Michael Suarez）的詩作〈真實的面貌〉（As It Is），總括地道出

了我們思及天主所愛的人以及祂為何愛他們時，所應懷有的心態。

1 給予者本身成了禮物

禮物復又臨在，毫無減損。

給予者浩瀚無限

祂是愛，廣博卻又獨特，

珍視萬事萬物

按它們的本來面貌。

2 拆毀你曾建造的高塔

散盡你曾積存的寶藏

忘卻你自以為贏得的點數——

用好行為賺得的。

給予者本身便是最有價值的禮物了

你得到的並非你應得的身價（註3）。

雨果（Victor Hugo）曾寫道：「生命中至高無上的快樂，便是懷著自己深深被愛的這個信念。」確實，我有過這樣的經驗。我在第一章中提到過，我在二十四歲那年加入耶穌會。我進入初學院（接受為期兩年的培育課程，為了分辨自己實際上是否有聖召），帶著由過去的罪愆而來的沈重罪惡感。有許多日子我坐著祈禱，疑惑著自己是怎麼進耶穌會的。在此之前，我曾過著與信仰毫不相干的生活。就在我散漫的生活當中，天主在我心中說話了，而我不知怎地也聽見了。這為我至今仍是奧祕。我回想起某個週五的午後我下班開車回家，在當地堂區停車去辦和好聖事，我已經躲避這聖事好一陣子了。當我正坐在長椅上唸著神父給我的補贖經文時，祭壇後面牆壁的顏色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淡淡的藍。當我凝視著牆，一種平安的感覺征服了我。那時候我原本心神不寧，內心一點也不平安。我深受這內在的平安感動，所以我開始不時在下班後到教堂停留片刻，只是坐著，看著那面藍牆。每次我都感覺到那份平安。吸引我的，並非對耶穌臨在於聖體櫃中的意識——那是後來才發生的事，而是我周遭環境的安詳平靜。我的聖召起點，可以追溯到那些在教堂的閒坐。天主似乎並沒有緊抓著我以往的過犯不放。好個奇蹟！現在，我回顧並了解到那些日子對我有何重要：天主不僅無條件地愛我，還邀請我成為門徒！真是神奇！

天主不僅懷有無限的愛，在祂接近我們的方式上也有無窮的創意。在我領避靜時曾

聽到許多「歸來」的故事，人們透過基督活力運動（Cursillo）或普世夫婦懇談會（Marriage Encounter）之類的活動，重新找到信仰生活的意義。我曾聆聽參加無名戒酒會（Alcoholics Anonymous）的男男女女訴說在生命跌到谷底時遇見天主。一位朋友分享他如何經驗到天主仁慈的愛，在誘惑來臨時給予他抵抗的力量，將他從罪中釋放出來——這罪曾困擾他多年，到後來已成為一種習慣。還有些人分享和好聖事如何成了他們獲得恩寵的經驗。

天主在祂每個子女身上看見偉大的潛能。當祂找到我們時，我們就像小樹苗，天主拯救了這些「幼苗」，悉心照顧我們，直到我們長成高大的橡樹，在祂的愛內扎根，我們的枝幹充滿了願意為他人奉獻的生命活力。最後晚餐時，耶穌在為門徒洗腳的舉動中，展示了天主的「魯莽之愛」（若十三1—17）。當你反省這段經文時，重要的是默存在心：耶穌洗了十二門徒全體的腳，連猶達斯也不例外。沒錯，就是那個耶穌知道即將要出賣他的猶達斯！運用你的想像力，以我曾在第一章中簡述的方式用這段經文祈禱。當你專注於祈禱時，每讀一句就停頓一下，讓場景在眼前展開。重點是讓耶穌洗你的腳。就像伯鐸，你可能會經驗某種抗拒；若是這樣，祈求天主釋放你，好讓你能充分領受耶穌願給予的愛。

寬恕自己

為某些人，仁慈最大的挑戰是寬恕自己某件引以為恥的事。身為司鐸，當我聽到某人在和好聖事中重提一件他前些時候已告明過的罪時，我很自然地會推想他多多少少還沒原諒自己的這項過犯。

天主不僅寬恕，而且已然忘懷我們先前懺悔的事。那麼，在我們內心，是什麼加給我們負擔，比天主所要求的更大呢？是自我懷疑或驕傲？是陷於自責中而缺乏信心，還是冀求自己永遠完美？伊蒙·托彬神父（Fr. Eamon Tobin）提示：「內在錄音帶」或「內在聲音」可能是導致我們困難的根源——我們在孩提時代就無意識地內化了一大串的「應該」。他寫道：

這些「帶子」造成我們許多人有強烈完美主義和僵硬的性格傾向，非常難以容忍自己和他人的錯誤、缺陷和罪過。這種「內在錄音帶」通常代表了一個對我們要求非常嚴格的父親形象或母親形象——他／她可能早已過世，但在我們的心理運作過程中仍非常活躍（註4）。

有時候這些惱人的「聲音」也被稱為「內在批評者」、「內在敵對者」，或者「內在暴君」。托彬說明：

它們被稱為「批評者」，因為它們譴責許多事。它們被稱為「敵對者」，因為它們就像是一個內在的敵人。它們被稱為「暴君」，因為它們將我們生命的某些部分束縛起來，就像一個暴君將他的人民困於奴役之下（註5）。

若我們要真正成為信仰上的成人（這信仰要求我們信賴天主，同時也對自己有信心），我們需要學著對這些「內在的「小魔鬼」堅定地說不。正如我們或許已在生活中學到如何對某些作風跋扈的人坦直地說話，我們也需要對限制我們的「內在父親／母親」直率地說話。或許以下的祈禱練習將使你在追求成長上更進一步（註6）。為了幫助你進入這經驗，請找一個安靜的地方。想像耶穌緩緩向你走來。現在，傾聽祂對你說的這些話：

嗨，（你的名字），我來陪你一會兒。我捎來喜訊，希望你相信，並打從心

裡接受它。我早已認識你，（你的名字），亙古以來就知道你。我曉得你完整的歷史。我熟知你所說過的每個字，你所做的每件事。我認識你的長處和軟弱。我也知道你每個過錯、失敗和瑕疵，然而我仍然愛你，好似你毫無過錯、失敗和瑕疵。你明白，我是天主，而我對你的愛和你的行為表現並不相干。即使你沒能夠對我和他人作回應，我仍持續地愛你。（你的名字），瞧，「我的問題」正在於我無法不愛你。若我有一刻停止無條件地愛你，我將不復是天主。我和那些你內在的完美主義的聲音非常不同。它們只在你表現好的時候愛你。當你的表現很差時，它們便對你生氣。我鼓勵你別再聽那些聲音了。它們具有毀滅性。即便它們有時候試圖模仿我的聲音，它們卻不是由我所發。你要學會分辨我的聲音和你的「內在批評者／敵對者／暴君」的聲音，這非常要緊。我的聲音絕不嚴厲，也不會帶著判斷或譴責。我的聲音是溫和的、邀請的、同情的，充滿仁慈。我所企求的只是請你相信：我愛你。一旦你相信了，愛的言語和行為將會從你存在深處湧出，流溢到這世界……

有些人誤以為這些關於我的愛情的言論，只是給了他們一張為所欲為的通行證。他們以為正因為我如此愛他們，他們怎麼做都沒關係。那些抱著這種態度的人可能曾聽說過我的愛，但他們一定沒有在內心深處經驗過這份愛。

（你的名字），請沉思我對你說的這些話，如同瑪利亞將我的話在她心中反覆思想一樣。不要光是很快地讀過去就算了。慢慢來，讓我的話觸碰你心，好讓它們成為生命的言語，構成我在你心中的形象。

我是否將天主的聲音和其他內在的聲音混為一談？我真正相信天主對我仁慈的愛嗎？

一個人需要勇氣才能原諒自己，在面對自責時展現同情與仁慈。某位作者稱它為「愛的終極挑戰」（註7）。不過，若我們曾領悟到天主對我們完全的愛，也就是無條件的愛，也願再次把握它，原諒自己乃是必須的。

泰利是一位年近四十五的會計，他分享自己如何學到不對自己太嚴苛的經驗：「天主在我心中的慈愛形象，帶領我找到內心對自己更多的諒解。我現在比較能接納我的短處，在天主賜給我的一切祝福中得到滿足。自從我學會接納真我，以及在我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之後，內在的平安已然降臨在我身上，並且一直存留至今。」

凱西早年對天主的印象是判官，但她已在對天主的新近體驗中找到紓解：「知道天

主對我的認識超乎所有人之上，這幫助我更能原諒自己，雖然有時候我發現自己仍會掉入同樣的窠臼——試著讓自己達到某些難以實踐的超道德標準。」

或許這正是她的「內在暴君」作祟。

為了完成自我寬恕的歷程，路易·史麥德斯（Lewis Smedes）建議，不妨做出個「魯莽之愛的舉動」，因為愛便是罪惡感消失的明證。在新約的路加福音中，有個令人動容的例子：

有個法利塞人請耶穌同他吃飯，他便進了那法利塞人的家中坐席。那時，有個婦人，是城中的罪人，她一聽說耶穌在法利塞人家中坐席，就帶著一玉瓶香液，來站在他背後，靠近他的腳哭鬧了，用眼淚滴濕了他的腳，用自己的頭髮擦乾，又熱切地口親他的腳，以後抹上香液（路七36—38）。

史麥德斯教授提出他對這故事的想法：

她愛得多，因為她被寬恕得多——這是耶穌對於一個未受邀請卻敢於闖進晚宴，整個人撲倒在耶穌腳邊，傾盡一玉瓶的愛的女人的詮釋……不拘對象是

誰，對你而言，一個愛的行動意味著你終究擁有這份力量——來自自我寬恕者身上的力量（註8）。

當我加入耶穌會時，內心帶著一堆沈重的行囊。這些行李箱當中有一個裝滿了我因過去的錯誤而生的罪疚，尤其是在性這方面的。過去我度著非常活躍的社交生活，從高中到大學幾乎每天都有約會。在初學院中，我痛切地意識到過去的滿身罪孽。奇妙的是，也正是在此時刻，我發現那位無條件地完全寬恕人的天主。然而，仍要花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才能夠自在地理量身為耶穌會士而與女性交朋友的可能。回顧起來，我明白自己需要原諒自己過去所做的事，與我內在「過度發展的超我」（我的一位神師這麼稱呼它）達成協議，並學習信任自己。雖然這段歷程花了十年時間，我的「魯莽之愛的舉動」終究來到——當我終於容許自己與一位女子成為朋友的時候。我們不僅分享類同的價值觀，而且她的容貌也很美，溫暖了我這顆義大利人的心！我完成了這趟回歸真我的圓之旅，但憑藉的是真正的自由。我相信，這一切都是因著我從天主那兒所領受的不可思議的愛。天主從沒有放棄過我。

天主教徒知道，當他們不再感覺到需要告明某件特別的罪時，他們已經原諒了自己。我們都知道，當我們感覺平安，與自身和諧一致，我們便已脫離自責的暴虐控制。

如同史麥德斯所解釋的：「分歧已經得到治癒。你那猛烈譴責自己的內我，現在擁抱著你。你是完整的，統一的，你已經得到整合（註9）」。這樣的自我寬恕，並非自大或虛矯的姿態。你已經面對你過去的錯誤，而且懷著堅定的渴望不再重蹈覆轍，但你也拒絕讓這部分的「舊我」專制地支配現在的你。你已經學會無條件地愛自己，正如天主也這般愛著你。

無條件的愛

對天主的愛所懷的信心，一定不能自我設限。這真理我們多數人要經歷好些時間，當我們反省自己的天主經驗時才學到。我們反省時，會發現天主所願的只是讓我們獲益，縱使有些時候這益處也和十字架相連。以我來說，花了兩年時間，天主對我所懷愛情的重大意義才沈澱到我心深處。除了在祈禱中發現天主的愛，我也學會在周遭的人們和事物中看到祂的愛。舉例而言，聖誕時節閱讀寄來的每一張卡片時，我不僅視它為來自朋友的問候，也把它看作是來自天主的音訊，因為是祂賜給了我這位朋友。有好幾年的時間我都這麼做，作為加深我啟蒙恩寵的方法之一。

「無條件的愛本質上就是某種自由的釋放」，約翰·包威爾神父（Fr. John Powell）

這麼寫道。「你可以成為真正的自己，以絕對的信心表達你一切的思緒感受。你不必畏懼這愛會被奪走（註10）」。在舊約中，我們藉由天主對待達味王的方式看到這樣的愛。儘管達味有嚴重的道德缺失（見撒下11章），天主卻派了納堂先知去「喚醒」他，使他悔改。當達味承認自己的罪過，天主沒有拿走他的王權，反將他由自身的道德盲點中釋放出來（註11）。

在新約中，這種無條件的愛在厄瑪烏的兩門徒故事中展露無遺（見路廿四13—15）。在耶穌被釘十字架受難後，這兩門徒走上通往厄瑪烏的路，打算回老家。不像其他門徒因害怕猶太人權威勢力而躲藏起來，但仍留在耶路撒冷，這兩個人已經徹底放棄，陷於絕望了。當他們走著，耶穌加入他們，然而兩人都沒認出他來。耶穌問他們在談論什麼，兩個門徒愁雲慘霧地解釋了一番，而他未曾因他們的缺乏理解而加以譴責，也沒有就此棄絕他們。相反地，他藉由講解梅瑟經書以及先知書，耐心地引導這兩個人，直到他們明瞭。那時候，他們才有充分的信德可以認出他來，因為他們明白了他具有從死者中復活的力量。

天主總有法子以各式各樣的偽裝與我們相遇，而將超乎想像的愛傾灑在我們身上。為了完全領受這愛，我們需要不時睜大眼睛。我在避靜中常用的一個祈禱練習，恰能給予我們這樣的機會。這練習叫做「體驗天主之愛的寬廣」（註12）。

想像你站在高山頂上。當你的目光穿透下方雲層，看見一個浩瀚無邊的峽谷，一個巨大而莫測的深淵。你佇立著，驚嘆於眼下的奇景。

你瞥見一道柔和的白光，感到有人正向你靠近，且散發出安全、穩定，同時卻又令人驚奇的氛圍——原來是位天使，此刻走到了你面前。天使握住你的手，你心中充滿驚訝，但也感到很安全。你在那裡繼續站了一會兒，任自己漂流，進入這份平靜的更深處。雲層開始閃耀，放出燦亮光芒，這光讓你目眩，同時也令你感到溫暖。你感應到天使想要你和他一起跳進底下的寬廣峽谷。天使告訴你，這是天主高深莫測之愛的峽谷。

當你沉思著「跳進峽谷」這個舉動時，感覺如何？或許你會恐懼——對未知的恐懼。或許憂慮——憂慮若你被這麼多的愛環繞時，會失去自己的身分認同。又或者，你感覺渴望，渴望經歷那正在下方等著你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愛。

除非你已準備好，否則別往下跳。你可能想先向天主祈求往下跳的勇氣和信賴。

當你縱身跳下時，你感覺輕飄飄的，好似與天使一起飄浮著穿過那閃耀的雲層。種種感覺、不同的領悟方式剎那間全都活了起來，其實它們一直在你內，而

你卻渾然不知。你感到一種愛，它超越你所經驗的一切事物；還有無可測度的喜悅，以及充沛到不可言喻的活力。你心靈的內在空間洋溢著甜美。周遭的光如此明亮，以致你閉上了眼睛，而光仍然透射過你閉著的眼瞼。漂浮在這無盡的光雲之中，你感覺多麼輕盈自由啊。

當你漂浮時，深深的雲層將天主的愛傳到你身上。天主之愛的能量流進你身體的每個細胞中。每個細胞都感覺活力充沛。你沐浴在天堂的光輝中。

你飄向中心，天主之愛的中心，朝這超越眾光之光而去。你體驗到自己被祂完全地、無條件地愛著。

在這經驗中憩息，體驗那無限的愛及溫暖光輝。讓天主的愛瀰漫你整個存在。

當時間到了，你要返回你人世間的居處時，以你的方式感謝天主，謝謝祂給你這特別的愛的經驗。在你內心最深處，你的自我得到了和諧平安。

註釋：

- 1 這段文字的作者是瑪格麗特·哈刺斯嘉（Margaret Halaska, O. S. F.），此篇未曾發表過。
- 2 Roland J. Faley, *Footprints on the Mountain: Preaching and Teaching the Sunday Readings* (Mahwah, NJ:

- Paulist Press, 1994), p.609.
- 3 摘自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The Seminar on Jesuit Spirituality, May 1998), p.51。這一期的主題是耶穌會士反映依納爵神操的詩作。這本期刊可洽詢：Seminar on Jesuit Spirituality, 3700 West Pine Blvd., St. Louis, MO 63108。
- 4 Eamon Tobin, *How to Forgive Yourself and Others: Steps to Reconciliation* (Liguori, MO: Liguori Publications, 1993), p. 44.
- 5 同上。
- 6 同上, p. 46-48.
- 7 Lewis B. Smedes, *Forgive and Forget: Healing the Hurts We Don't Deserv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Pocket Books, 1984), p.102。這是本很棒的書，充滿智慧，也有很多為得著治癒的實際建議。
- 8 同上, p.104。
- 9 同上, p. 101。也可參考瑪格羅特·荷姆莫倫的文章〈我們該原諒自己嗎？〉(Margaret Holmgren, "Should We Forgive Ourselves?" 發表於 *The World of Forgiveness*, pp.12-15。這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期刊。出版者為 International Forgiveness Institute, Madison, WI。
- 10 John Powell, S.J., *Unconditional Love: Love Without Limits* (Allen, TX: Tabor Publishing, 1978), p.71.
- 11 對於達味的一生及其與我們今日靈性旅程的關連，我所讀過最好的論述出自於尤金·比特森所著的這本書中 (Eugene H. Peterson, *Leap Over a Wall: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David*. San Francisco: Harper Co-

Jlins Paperback, 1998)。

12 Eddie Ensley, *Prayer That Heals Our Emotion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pp.87-88。我已將這

個默想稍加修改，用在帶領避靜和堂區的使命上。

第三章

祂全知的愛



天主的行動，雖然只能憑信德之眼看見，但却無所不在，永遠臨於生活

中（註1）。

——高薩德 (Jean Pierre De Causade)

當我十八歲，正就讀於大學二年級時，我四十五歲的母親被診斷出得了癌症。那時，我最小的弟弟約莫一歲大，在我和我弟弟中間還有三個妹妹。母親在得知罹癌後，繼續與死神搏鬥了兩年。這期間，我注意到療養院中一本放在她床頭的書，書名是《父，隨祂安排》(Abandonment to Divine Providence)，作者是一位十八世紀名叫高薩德的法籍耶穌會會士。過了六年，當我已入耶穌會初學院的初學生後，有一天我在會院的圖書

館閒逛，無意中翻閱到高薩德神父的著作，我才完全明瞭他這本書在那時帶給我母親的意義。他的書不僅深遠地影響著我，同時，也讓我以一種嶄新的眼光重新認識我母親，和她信仰的深度。

許多護士和醫生告訴我們家人，他們認為我母親是一位聖人，因為她雖然常感受到極劇烈的痛苦，卻無半句怨言。另一件震撼他們的事是，即便我母親臨死前已知她的五名小孩此後沒有母親的照料，全部的養育之責都將落在我父親肩上，她還是走得非常平安。高薩德的書，特別強調經由對上主寵佑之愛的完全信賴，達到對神的完全順服，我因此越來越清楚母親平安的來源，她的平安真是上主的恩賜。我母親在得知罹癌後兩年的復活節去世，過世時是那麼的安詳，她全心信賴上主，相信上主會護佑我們全家人。

我母親面對死亡的挑戰不僅僅在於完全順從神的旨意，而且當她的肉身已因疾病而消蝕，悲戚的親友環伺在病榻旁，等著送她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時，她仍然持續不斷地愛天主。偉大的猶太拉比阿契巴（Akiba）說的話可作為我母親的寫照。他死得很壯烈，有如一位英勇的殉道者，臨死前他說：「聖經裡『你應當全心全靈愛上主你的天主』這句話，可解釋成，即使上主將你的生命取回，你還是依然愛祂（註2）」。

當然，並非所有相信天主安排的人，他們的故事都以死亡做結束。這裡有兩個相反的例子。第一個是貝夫的故事，他分享他的生命體驗：

我有好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經驗。我一出生，就遭遇生命危險。幸虧我祖母及時趕到，解決了連醫生都束手無策的難題，我才得以存活下來。我祖母的到來是我生存與否的關鍵。長大成人後，我成為一位在水壩旁工作的年輕工程師。有一天，洪水來到，淹沒了那個水壩，捲走了幾條寶貴的人命，而我正好在洪水來臨前幾秒鐘先離開了那座水壩，否則，後果便不堪設想了。這件事發生不久後，我又因職務需要，必須前往加拿大一處叢林執行勘地任務。在執行任務時，我遇到了許多頭灰熊以及其他具攻擊性的凶猛野生動物，每次我竟然都能平安脫困，毫髮無傷。後來，許多年後，我和我太太黛安結婚了。有一次，我搭上了一班死亡班機。那架飛往阿拉斯加的直昇機在爆炸聲中墜毀，許多人身亡了，而我卻幸運地倖存下來。我想上主一定知道我面臨的許多凶險、可能的傷害、死亡，但祂仍保護我脫離險境，存活下來。

當然，以上諸事，說明了上主的垂憐，還有祂對我生命的計畫。祂像一位有著無比耐心的陶工，雕塑我，捏造我，將我塑造成祂所喜悅、所期盼的樣子。我的生命裡，還有什麼事，會比討祂的歡心更重要呢？

喬依絲聯想起一件事，這件事顯示了上主在她心情特別沮喪低潮時，對她顯現的、無微不至的關愛：

我的母親在我生完第二個小孩不久後，便中風了。那時，因為我和我的雙親分別住在城的兩端，所以對我來說，幫助我爹去照顧我媽變成一件很棘手的事。雪上加霜的是，我父親認為我沒有盡力照顧我媽，而我先生則認為我花太多時間在我媽媽身上，以至於他和兩個小孩沒有得到我妥善的照護。我在生命中最重要兩個男人之間疲於奔命，這樣緊張的局勢維持了兩年。在那種狀態下，我認為我的生命不管在什麼方面都毫無價值，所以我很認真地考慮，要將生命做個了結。

但是，某件事的發生拯救了我的生命。在一次家庭烤肉聚會裡，照慣例它在星期天下午舉行，我先生和我帶著小孩去鄉間，一處有河流的地方。我先生和小孩步下峭立的河岸，直接到岸邊戲水，我則獨自一人坐在河岸的上頭，感覺距離他們三人的歡樂很遙遠。我對天問道：「既然他們三人沒有我都能玩得那麼開心，顯然，我是那麼地無足輕重。為何我對他們而言，一點用處都沒有？」我感到一股深沉的哀傷。我毫無意識地將頭轉到一處森林開墾地，那塊地小小的，就

在我坐的位子旁邊而已。幾棵高大的雲杉矗立在開墾地的一端。在平時，那些高大的雲杉會成為人們目光的焦點，但這時，我卻注意到，生長在雲杉下一小叢一小叢不起眼的高山薄荷草，這種草開的小花非常不出色。高大的雲杉在我的視線中越來越模糊，反而是那些小花，雖然和我有一定的距離，在我的眼中，卻越來越清晰。我可以清楚看見花粉的紋路，葉子上的每條葉脈，經由這些，我了解了天主滋養這些花朵，使之生長的過程。更重要的是，我知道這些花，是如何被孕育創造的，我知道是何等偉大的愛，精心創造了這每一朵花。造物主的關照、喜悅、愛情、神妙化工在祂的受造物上彰顯無遺。上主向我顯明這些，是在告訴我：「看！我用何等的愛情創造了這些微不足道的小小花朵。假如我連創造一朵小花都用了無窮的關心和愛，相信我，喬依絲，我用更深的愛創造了妳，妳在我的眼中是既寶貴又榮美的。」

你對上主全知的愛有相似於上的體驗嗎？

在書裡，高薩德神父又指出，上主知悉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我們身邊，不管我們心中喜樂或是身處困境，的確，上主真真實實地同我們在一起。雖然天主無法憑肉眼看

見，但憑著信德，我們常常會驚奇地認出祂大能的手。高薩德神父寫道：

假如我們能揭開橫阻於天人之間的帳幕，假如我們更警覺、更靈敏的話，我們會發覺上主持續不斷地將祂自己顯露給我們知悉，我們會處處察覺，祂歡欣於每一件臨於我們的事。在一件緊接一件的一連串事情中，我們將會高呼：「這是上主！」（註3）

我想起了《聖境預言書》（*The Celestine Prophecy*），在書中作者討論了生命中「不可思議的巧合」這個概念。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讀者會隨著男女主角的冒險，而進到一些基本生命問題的核心。故事裡，男女主角會在一本古老的手抄書中，找到他們長久以來一直追尋的答案。書裡提到的「九種知悉天主臨在的洞察力」正是答案所在。下列男女主角的對話，可以讓我們約略窺見「第一種洞見」的面貌。以下提到的神父是故事裡的虛構人物。

「好吧！」我說。「我們究竟在尋找什麼樣的經驗？第一種洞察力到底是什麼？」

她躊躇了一會兒，似乎不太確定要如何開始。「這是很難解釋的。」她說。

「根據神父的說法，這些巧合在我們的生命裡，的確是屢見不鮮的。我們常常震懾於這些巧合，因為它發生得太突然了，超過我們的預測。所以我們已不能僅僅將它歸諸機緣，我們甚至覺得這是命定的，似乎我們的生命是被一種不可言喻的力量所牽引。我們驚異於這些經驗，正因如此，我們的生命變得更有活力……」

「你難道不明白嗎？」她問道。「第一種洞察力，指的就是體悟事物之間奧妙相關的能力。這些事件就發生在我們生活周遭，就在我們居住的地球上，我們的生命會經歷許多奧妙的巧合，雖然我們對這些巧合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但我們憑著經驗，卻可真實地感受到這些巧合的存在。從幼年開始，我們即一再感知，我們必須去探索生命中未可知的那一面，那就是，隱藏在表象後，事物運作的規則（註4）」。

現在，容我為上述討論的第一種洞察力補充一點點個人經驗，以為佐證。一九七七年時，我去了印度的加爾各答，這是我們耶穌會訓練課程的其中一部分。我在那裡待了三個月，和一位從仁愛傳教修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來的修士住在他們的初學院裡。我和那位修士一起，並肩在德蕾莎姆姆創立的垂死之家，服務窮人。當我要起

程，離開加州柏克萊的會院，飛往印度時，我感到一陣陣的內在恐懼，因為我聽了太多加爾各答人民極度貧困的例子。那兒有成千上萬的人無家可歸，人行道是他們唯一的住宿之地。我焦慮的另一個原因是，唯恐找不到任何人可以聽我傾吐心事。我的個性非常外向，如果沒有人可以聽我說話，我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不發瘋，要不及早打包行李返回我會院的家。

我在午夜時抵達加爾各答機場，一位仁愛傳教修會的初學院導師前來迎接我。當車子駛過市區時，我看見許多家庭夜宿在街道兩旁，或是在人行道上。抵達後的翌日，修士們便領我來到垂死之家。第一眼，就可看出垂死之家一點都不像典型的醫院，反倒像個臨終安息站，為貧苦的瀕死者而設立的。我旋即拿了一桶水、一個平盤和一條毛巾，開始我一天的例行工作——幫病榻上的病人擦澡。每個病人都乖乖地躺在自己的睡鋪上，我緩慢地為他們每個人擦澡，深深地意識到，他們的身軀是多麼的孱弱。我仔仔細細地潤濕這些瘦弱的身體，在他們身上打上肥皂泡沫，我覺得我的指尖，幾乎可以碰觸到他們的骨骼了。

我們一直工作到十點。之後，有半個小時的休息時間，休息完畢就要開始幫忙餵食病人。休息的時候，我走到一個靠近出口的地方，站著，看懸掛在柱子上的祈禱文。

站在那裡，我可以清楚地看見全部的病患，那些被我擦拭過的身體。我突然流下淚

來，淚珠滑過我的面頰。立刻，我明瞭到，我無法繼續待在那裡工作下去。我將我的想法告知其中的一位志工，他似乎感同身受，能理解我的反應，了解我看到受苦者難過的心理。他答應帶我搭巴士回去修院。回到修院後，當時的會士總管（the General Servant of the Brothers）安德魯會士（Brother Andrew）來看望我，邀請我一起喝杯茶。我一下，開始訴說早上的經歷，而且即刻全身崩潰，哭得筋疲力竭，哭到連一滴眼淚都流不出來為止。安德魯會士只是默默地坐在我身旁，他的臨在支撐著我。最後，他建議我休個幾天假，先逛逛這個城市，然後再告知他，我是否想回去垂死之家服務，或是想調到別的地方。

往後的兩天，當初離開柏克萊出發前往印度時的恐懼又浮現了。我害怕沒人和我談話，沒人傾聽我。雖然，和安德魯會士談話是那麼輕鬆自在，但是，他不久後，就要離開加爾各答了。第二天，我和其他會士一同望彌撒，主祭正好是安德魯會士。彌撒經文是五餅二魚那一段。講道時，安德魯會士不斷地強調，即便眾人都吃飽了，還是有食物剩下的事實。「這對我來說代表著什麼呢？」他接著說道，「上主的供應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我們的需要。」安德魯會士的洞察撞擊著我的心靈，我了解到，他已為我的懼怕提供了答案。我必須相信，上王已經準備好了我的需要——一個願意聆聽我的人，甚至是一個在我待在加爾各答的時候，有辦法幫助我釐清各種感覺思想的人。這樣的事

果真發生了，那年暑假，我在不同的地方都遇見不同的人，他們幫助我整合自己，使我經歷過的每一件事，看來都那麼深具意義。那天的彌撒經文，以及安德魯會士對經文的反省，恰好切中我的需要。這僅僅是巧合而已？或者是背後有更偉大的力量在運作？我很確定的是：那年夏天，我對天主寵佑的信心大幅飛躍。一旦上主邀請我們去做某件事時，祂會完完全全地供應我們一切所需，遠大於我們的想像，這一點我會永遠銘記於心。

足跡

如同我們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上主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首要在於我們必須具有潛能去接受天主的愛。若要滿全我們這種潛能，主要途徑之一是：注意上主如何透過種種事物，通傳祂的愛並供應我們所需的一切。有時候，就像我母親的故事，我們對上主的臨在有感知，這感知會一直不斷地進行下去。但又有些時候，一直要等到我們追憶往事的時候，我們才會發覺上主的足跡。

瑪格麗特和她先生的故事可作為後者的例證。她用自己的話語，說道：

我領完離婚證書不久後，就碰到了賴瑞，上主在這件事上，顯示了祂的奇妙

化工。我倆分別從不同的地方來，來到同一座城市，同一個地點——天主教單身男女聯誼會，我們一致認為，這一定是上主施展祂大能的手在我們的生命裡運作。

相同地，當二十來歲的奧黛莉遇見鮑伯時，她才剛結束前一段婚姻，帶了三個和前夫所生的孩子。她把和鮑伯的巧遇歸諸給天主：「上主總是用奇妙的方式在行事，讓我遇到像鮑伯這樣的人，願意一肩擔負起照顧我們孤兒寡母的責任。」他們去年，才剛剛歡度二十五週年的結婚紀念日。

瑪利安也開始回想她如何看見上主的計畫，上主安排她在四十二歲時結婚：

隨著年紀增長，我和我先生，越來越相信，也越來越意識到上主對我們的愛。回首前程，很清楚地，我可以察覺到上主如何引領我、帶領我走過人生中的每一段路程。年輕的時候，我祈求上主賜給我一樁快樂、健康、神聖的婚姻。回首來時路，我明白是上主將丹尼應許給我。假如我和他早個幾年相識，那時候的我還沒做好結婚的準備，或許我們就不會結為連理了。我清楚地看見，上主領導我離開了一段不健康、不完滿的愛情關係，並且幫助我在那個階段更進一步去了。

解何謂一樁美好的婚姻。確實，我需要改變自己，成為一個更有自信、更信賴別人的人。少判斷，去除自私自利，這樣的我，才能對婚姻有所貢獻。

以聖詠的話來講，她們三人可以高呼道：「上主向我們行了偉大奇蹟，我們的確也覺得滿心歡喜」（詠一二六3）。

你覺得誰在你的生命中肖似上主，具體地呈現上主的慈愛？

許多來自不同職業背景、宗教信仰的人們，都一致認為，他們在一篇名為〈足跡〉的佚名文章中，得到了慰藉和啟發。的確，這篇文章提醒了我們上主全知的臨在。

一天晚上，有個男人做了一個夢。他夢到，他和上主一同走在海邊的沙灘上。一幕接一幕，他生命中的許多片段逐漸在空中播放。他注意到，不管在哪一幕，都有兩行足跡遺留在沙灘上，一行屬於他，另一行則屬於上主。可是，最後一幕放完後，他再仔細端詳沙灘上的足印，他發現，許多次，在他最傷心低潮的時候，沙灘上的足跡就只剩下一行。他覺得很困惑，於是他向上主問道：「主

啊！祢說只要我立志跟隨祢，不管我身處何方，祢都一定會陪伴在我身旁，但是，我發現在我最困頓的時候，沙灘上的足跡卻只有一行。我不明白，為什麼在我最需要祢的時候，祢卻離我遠去？」上主回答說：「我親愛的孩子！我愛你，並且永不離開你。當你面臨艱難困苦時，你只有看到一雙腳印，那是因為我正背著你。」

我的朋友蘇珊，同我分享了這一段文字怎樣影響了她：「沙灘上的足跡，幫助我看清了上主透過許多不同的方式愛我。祂永遠走在我身旁，特別是我因生活的困厄而倍感疲累虛弱時，他總是背負著我。常常就像詩歌裡所講的：『我對上主的認識總是迷濛不清，直到我對生命做了一番回顧。』」

相同地，泰瑞也從〈足跡〉這篇文章中獲得了慰藉，他回顧如何認識上主，如何對上主的愛深信不疑：

當我回顧生命不同階段時，我了解到，不管經歷了什麼，我都絕非獨自一人。有時候，人們會主動提供協助，事情最後會神奇地自動解決，或是我的腦海會自然浮現解決的靈感。已步入中年的我，在許多事上，都要感謝主的恩賜。例

如，我有一段已經維持了二十九年的婚姻，夫妻至今仍彼此深愛。我們有一對已成年的兒子，他們令我們夫妻引以為豪。我們的家庭成員彼此互相關懷，一起參加信仰團體。在那兒，我們可以自由地敬拜，在主的愛內分享彼此。我們有交情長達三十年的老朋友，還有一個小小的家庭事業，足夠維持我們家庭之所需；而且還有餘裕，能和別人分享我們的財富。我們家裡每個人都很健康。但是，這些都不是憑空得來的。我們都經歷了一些困難的時期，援助總是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翩然來到。有時候，事情自動地解決了，這看起來是個巧合，但我相信這是上帝伸出祂救援的手來促成這些事的發生。因此，我很喜歡〈足跡〉這篇文章，它幫助我好好地回顧我的生命。

個人和團體的經驗

要看見上主全知的臨在，除了回顧過往的經驗外，還有一個方式，就是回顧過往的生活，你看到的將不僅僅是「巧合」。

瑟琳·梅樂蒂 (Sr. Celine Millette) 是個受神眷顧的修女。她年屆九十高齡，住在位於加拿大亞伯達省的席克席加 (Siksika [Blackfoot]) 保留區；她在那已待了五十二

年。她最近告訴我一件發生在大約一年前的事：她開車載著一名婦女，到一個與她們會院有相當距離的地方去摘野莓的故事。

當她的朋友摘野莓的時候，瑟琳修女轉念想起了教會團體裡的年輕人，她隨即為他們頌念玫瑰經祈禱。當她們要起程返家時，才發現車子竟然發動不了。那兒既沒屋舍，暮色也越來越濃。這震驚且嚇壞了那兩名女士。說巧不巧，兩輛坐滿青少年的車駛了過來。車子開過了那片長滿野莓的地方，其中一位年輕人，因為認出了瑟琳修女的汽車，提議彎車回去看看修女在幹麼。當修女向他們解釋她的遭遇後，其中一位駕駛連忙開車去尋求外界援助，其他人則留下來陪伴修女和她的朋友，以確保所有人的安全。瑟琳修女用十分確信的語調對我說：「這一定是上主的化工。他們根本不曉得我們有麻煩。而且，路過的年輕人，恰巧正是我之前為他們頌念玫瑰經的對象。而他們搭救了我們，這是上主愛的旨意在運作。」

九〇年代的某一個月，我經歷了三次非常嚴重的個人失落感。父親去世；兄弟姊妹決定賣掉那座充滿我們童年回憶的老房子；我必須搬家，因為教區主教決意重新翻修我住了三年的修道院。我一邊踱步，一邊沉浸在哀傷中，因為不知道未來會住到哪裡，強烈的失落感和不安全感向我席捲而來。臨近月底時，趁著那幢老房子還未出售，我決心要回家看看，做最後一次成長的巡禮。鑰匙，我還保留著。不幸的是，我徹底底忘

了，家具已經競價拍賣掉了。走進去，迎面而來的是空盪盪的屋子。看到這景象，我的情感飽受挫折。小時候和父親常待的工作室已經搬得連一件東西都不剩了。以往，每逢聖誕節和其他節慶，我們全家都會一起在客廳舉行慶祝活動；這歡樂景象也被僅存的一張斜倚在牆上的床墊所取代。看到這裡，經歷的悲傷已經太多了，我決定不要再上樓去徒增傷感。我和一位親戚約好共進晚餐，但現在距離約定的時間還有兩小時。我需要一個安靜不受干擾的空間，因為我的情緒依然在混亂之中。這幾個月來，我絲毫感受不到主的臨在，這樣的感受在我離開那座房子時特別強烈。

我一直將車開到公園才停下來，準備踏出車門的時候，靈光一閃，想到一本朋友最近送我、而我尚未翻閱、又剛好放在後座的書，我帶著它進入公園，選了一條長板凳坐下。那本書的作者和書名看起來是那麼奇怪，令人難以置信。作者是高薩德，書名是《完全順服的喜悅》（*The Joy of Full Surrender*）。這是高薩德神父塵封已久的舊作，我手上拿的正是他的英譯本。我翻到了〈完全順服的試煉〉（*Trials Connected with the State of Full Surrender*）這一章，毫無疑問的，現在的我，正經歷信仰旅程中致命的打擊。看了幾分鐘後，我讀到了下列的句子：「我們的心因麻煩而攪擾，然而在心靈深處，那一位看不見的天主，正如一只無形的錨，不斷地引導我們歸向祂（註5）。」

我的眼睛突然開啟了，強烈地感覺到祂的臨在。雖然之前的幾個月，我內在的信德

之光顯得如此微弱，但這光，現在又在我內，活生生地燃燒起來了。這正是天主無形的錨啊！剛好就在我生命最低潮的時候，上主確切地向我保證所有的一切都會完好如初。之後，我閱讀到的一段文字開啟了我用不同的眼光去看我的苦難：

度信德的生活即是生活在喜悅和信心中。其中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的所作所為和痛苦，一切的犧牲都是為了承行天主的旨意。上主允許我們陷入某種困難，我們背負起生活中重如千斤的重擔，種種痛苦、麻煩、困難、弱點和失敗，這一切只是為了要活化、維持我們生活中的信仰。因為這需要信德的眼光去發現上主在萬事萬物中的臨在。上主神聖的使命，以一種隱藏但可信的方式，無時無刻莫不臨於我們的生命。我們需要從事物不同的面貌中，發覺這神聖的臨在。我們總能在信德中找到滋養和力量。信德將會突破種種障礙，把我們和這位永生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註6）。

在談到有關上主全知的愛的故事時，我腦海中浮現出諸多影像：小孩被上主的手緊緊地抱著，上主讓孩童坐在祂膝上，門徒們在耶穌平息風浪後，坐在船上休息。貝蒂分享她的經驗：「我看見自己像個孩子，舒服地躺在上主的懷裡；有時，我和上主一起坐

在公園的凳子上；有時手牽手，沿著河岸散步；當上主擁抱我時，我感覺到祂溫柔的觸摸；祂拭乾我的淚水，牽起我的手，陪同我一塊走路，我不再是孤單一人了。」

以下優美的禱文是德蕾莎·蒙娜漢修女（Sr. Therese Monaghan）寫的，很適合在我們默想天主全知的愛時使用。它是根據聖經格林多後書第五章第七節寫的：「因為我們現今只是憑信德往來，並非憑目睹。」

祢引導著我們，

一步又一步。

像蝸牛一般，穿越樹叢、泥土和草地，

我們找到我們的道路。

我們沿著岩石峭壁蜿蜒通過，

還跌落在不可預知的坑洞裡。

然後……祢提升我們，

我們張開眼看到了繁星點點，

就像老鷹向上飛翔，我們興奮莫名，

要在「未來」的岸邊建構屬於祢的國度，
勇敢地超越我們的極限。

但是以溫煦的智慧，
祢再度地領我們上路。

穿越重重迷霧，
再度感受到黑暗，

在祢的面前，我們跌倒了，
用待罪的眼光望向祢的應許之地。

祢用人類的兄弟之情來堅強我們，
並用沿途甜美與辛酸的果實來滋養我們。

我們有祢豐富的許諾和成就。

我們是憑信心而行而非目睹。

噢！神聖的愛呀！

請引領我們更接近祢，
祢精煉我們只為了橫渡我們到彼岸，

帶領我們超脫我們狹隘的視野吧！

來到更光明、更純淨的路途。

是否，祢告訴我們，

憑著內在信心而行，

我們，像掉落中的樹葉般，

用細細碎碎的步伐，

最終會觸碰到地表，

建立起祢的神國。

我們是憑著信心而行而非目睹（註7）。

我們也可以在團體生活中經歷上主全知的愛。我想到幾個例子。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召開時，天主教會亟需變革。許多教區因為更新計畫（Renew Program）的實施，改革後變得更進步。過去的二十年來，教會追本溯源，重新挖掘宗教法規當初制定的精神內涵，為了更有效地符合時代的需要。每次的變革，我們都可以從中透視到上主全知的愛。

我的朋友鮑伯和安德魯·貝克同我分享了一樁上主全知的愛臨於黑腳社區居民的

事。這群居民居住在加拿大的亞伯達省南部。六〇年代，加拿大政府允許當地原住民私自買酒。由於這項法規，導致這個原住民保留區的酗酒問題非常嚴重，其後果不僅深深地影響了酗酒的個人和其家庭，還嚴重傷害了整個社會風氣。一些憂心忡忡的人士，就像舊約聖經裡寫的以色列民族，對著天主大聲呼喊，尋求援助。上主顯現給他們的第一個徵兆發生在為期三天的基督活力運動（Cursillo）中。這場運動引領了許多人有了道德、信仰上的皈依。運動結束後，許多家庭成立了祈禱團體，年輕人則投身於探索（Search）和各式各樣的週末退省。「朝聖熱潮」同時也發生在大遊行後。為期四天的朝聖活動是為了掙扎於酒癮、毒癮的人辦的，舉辦的方式就像一場豐富多彩的基督活力運動，綜合了酒癮、毒癮者的親身見證、集體反省和舉揚聖體，這將活動帶至高潮。朝聖活動視需要不限次數舉辦，如此一來，每位參與者才能獲得終極完整的療癒。因為這些醫治活動和退省，人們得以擺脫恐懼，掙脫出自我懷疑和缺乏自我欣賞的牢籠，步上自我肯定和追隨基督的喜樂之路。我們清楚知道上主全知的手引導這一切的發生。

上主的幽默感

下面所講的故事，即便牽涉到「上主全知」的面向，但一點都不嚴肅。兩年前，當

我被派遣到加拿大的南亞伯達執行教區職務的時候，我的上背部出了問題。起因是那年十一月，我搬書時傷到了兩塊脊椎骨。這個搬書的經驗將在另一章〈祂治癒的愛〉裡，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我在這裡想強調的事，發生在受傷後的第三個月，那時正逢四旬期中旬，我正在卡加利教區宣教。當時，背痛仍然煩擾著我，我的心思完全被背痛占據了。第一次傳福音時，我遇見一位經營男性服飾店的老闆，恰巧我有兩件褲子需要修改。傳完福音，我決定返回住所後，回到他店裡，把修改褲子的事辦妥。返回服飾店的路途中，我參加了一場在卡加利城區西部舉辦的晚餐會。我告訴赴宴的客人我遇到那位先生的經過以及我返回他店裡的意圖。其中一位賓客大叫：「那正是我買襯衫的地方！你順便幫我問問他，我預訂的襯衫什麼時候才會到貨。」我心裡想，多麼有趣的巧合啊！

在詳談這個故事之前，我想讓讀者明白我有喜歡贈品和折扣品的傾向，無論是買到折扣品或是得到贈品，都能帶給我無止境的喜悅，並提振我的精神。我曾遇見許多人在這方面和我有相同的癖好，這樣的現象或許和我們生活在一個崇尚物質的文化裡有關。不管如何，後來我離開餐會來到那位男士的店，手裡拎著我的褲子。店主人很熱情地和我打招呼：「當然，我可以幫您修改這兩條褲子。神父，而且我願意免費幫您修改。」

噢！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我思忖道。我向他提起我在餐會遇到的那個客人的事情，他說道：「是，是的。我知道那個人。他是我店裡多年的老主顧了。就在前幾天而已，他

退還了一件他穿起來稍嫌太大的藍色襯衫。那件襯衫很是好看。等等，我拿給您看看。」他立刻走進去裡面的一個房間，回來的時候，手裡抱著一件看起來很貴的長袖襯衫。之後，他打量了我一番，說道：「您和這位先生有著差不多的高度，身材也相似。告訴您吧！我免費贈送您這件襯衫。我會先把它燙好，您明天來拿褲子時，就可以順便把它帶走了。」哇！另一件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顧不得我的背痛，我的精神因為這個店主人的慷慨而激昂起來。

四天後，我回到那家店去取回我的褲子和那件新襯衫。我同那位店主人寒暄了一會兒，我告訴他我正要教區的南部，這趟車程要花好幾個小時。因為外面的氣候十分嚴寒又下雪，所以我隨身帶著手套，雖然那手套有點大但是還可以保持手部的溫暖。當我正準備要離開時，這位店主人瞧見我的手套，他帶著關切的神色看著我，說：「您要戴著這副手套開車嗎？」當我點頭稱是的時候，他說：「神父，我很擔心您，這些手套是不適合在開車時戴的，它們只適合打雪仗。等我一下。」他邊說邊走向他身後的一個櫃子，拿來了一雙又輕又暖的皮製手套。那是一雙高價品，我在心中思索。「來吧！拿去試試看。」我遵照他的吩咐做了。它們戴起來很舒服，我甚至還可以聞到皮革的味道，而且又大小剛剛好。「我希望您擁有這副手套。」他說。「假如您不戴那雙又笨又重的手套而改戴這雙的話，我的心情會覺得好多。」就在他說話的當口，他已經又從後面

的房間拿來了修改好的褲子和燙好的襯衫。步出他店門的時候，我感覺輕飄飄的，好像我的背痛從未發生過一樣。多令人驚異啊！一條改好的褲子，免費的；一件全新的襯衫，免費的；最好的是，一副全新的手套。多麼慷慨大方的人啊！神奇的上主，竟然在我背痛的時候，安排了這麼美妙的事來轉移我的注意力。

安娜·史慕林修女（St. Anne Smollin）在她的書《逗你的靈魂發笑》（*Tickle Your Soul*）裡，寫了這麼一件有趣的故事。她所講的經驗正是促成她寫完這本書的原動力。

有一天，日子顯得比往常忙碌，正是這種緊張忙亂給了我臨門一腳的動力，完成這本書的寫作。那天，我有幾個約談（修女擔任家庭輔導員），約談的空檔還夾擠著兩場研習會以及一場宴會致詞。之前幾天甚至比這天更為忙碌。當我見完五位約談者，參與了專門為救濟院舉辦的「幸福和幽默」講座後，我跳進車裡，覺得疲累不堪。因為還要接連會見另一位約談者，以及在餐會上致詞，我試著遺忘這樣的感覺。駕著車，朝紐約高速公路邁進，我心底開始大聲地對自己說話，問自己：「為何如此賣力工作，為何我接下這麼多的演講任務？」我開始訴說自己尚未完成的工作計畫，讓上主參與對話，問：「上主！為何我要做這麼多事？什麼是我該做的？什麼又是該放手的？上主，祢知道的，我喜愛工作，也喜

愛每一場演講，但我再也無法持續如此緊湊的工作步調。那本書要怎麼辦呢？寫完？或是把這件事徹徹底底遺忘呢？上主，如果你能幫忙，假若你能給我一個徵兆，那麼，我就知道應該怎麼做了。」

說這些話時，我正看著前面的卡車，車後寫著：上主。請撥 1800 打給上主（G.O.D. Call 1-800-DIAL-GOD.）。我變得歇斯底里，狂笑不止，猜想如果有人看到我，他們肯定會懷疑我的精神狀態是否正常。這個快遞服務（Guaranteed Overnight Delivery）的貨車傳送了我要的答案，接著，我便全力以赴，完成這本書（註8）。

你曾經體驗過天主的幽默感嗎？

你是如何經驗到它的呢？

舊約裡天主的全知

整個雅威和以色列民族交往的過程可說是一部上主展現他全知與寵佑的故事。從出谷紀到先知書，上主不斷地關照祂的人民。無論是在荒野中降下瑪納，或是在依撒意亞

先知書或其他先知書中嚴厲的責斥，在在都顯示了上主神聖的臨在。上主離我們真的不遠。上主說：「我看見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聽見他們因工頭的壓迫而發出的哀號，我已注意到他們的痛苦。所以我要下去拯救百姓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離開那地方，到一個美麗寬闊的地方……」（出三7—8 a）聖詠的作者，對這樣的關係有所領悟，並運用許多自然的意象，寫就了下列的詩篇：

你從埃及移來一棵葡萄樹，

你把異民趕走，而種植這樹。

為這樹準備了肥沃土質，

這樹深深扎根滿佈大地（聖詠八十九—10）。

依撒意亞也也提及到上主付出祂的摯愛，源源不絕地供應祂所愛的人一切需要，就像一位葡萄園丁悉心照料他的作物一樣：

我要為我的愛友謳唱一首論及他葡萄園的愛歌：我的愛友有一座葡萄園，位於肥沃的山岡上；他翻掘了土地，除去了石塊，栽上了精選的葡萄樹，園中築了

一座守望台，又鑿了一個榨酒池：原希望它結好葡萄……（依五 1—2）

在以色列人流亡歸來後，上主再一次地向人們展現祂的仁慈，祂所用的「歲月的意象」也同樣地可以撫慰我們。

雅各伯家啊！以色列家所有的遺民啊！請你們聽我：自出母胎我就抱著你，自離母腹我就懷著你；直到你年老，我仍是一樣；直到你白頭，我依然扶持你。

我既然如此做了，我必要提攜你，扶持你，拯救你（依四 6 3—4）。

像我這樣一個和原住民一起生活的人，什麼事物最能清楚捕捉我心目中上主的形象？當然非老鷹莫屬了。申命紀裡的梅瑟歌描述道，上主以如下的方式關愛祂的以色列人民：老鷹怎樣守候自己的窩巢，飛翔在幼雛之上，上主也怎樣伸展雙翅，把他背在自己的翼上（申卅二 11）。對北美的原住民來說，老鷹是領導權的象徵。號稱「鷹人」的麥葛（Ed McGaa）寫道：「老鷹是至高無上權威的具體象徵，牠飛得如此之高，高到彷彿可以直接接觸到上主，而且眼睛從高處俯瞰下地，好似瓦肯·坦卡（Wakan Tanka）那創造宇宙萬物造物主全知全能的眼睛（註 9）。」麥可·瓊卡斯（Michael Joncas）所

寫的歌〈老鷹的翅膀〉，其旋律充滿了此意象。

對一些美國原住民來說，老鷹會令他們想起東部的守護神瓦本（Wabun），這個守護神代表著重生、純真和永恆的春天（註10）。這些美妙的象徵都代表著上主慈愛的眷顧和守護。

結語

用聖依納爵的〈主，求祢收納我〉（*Suscipe Prayer*）來做這一章的結尾是再好不過了。這篇禱文充分體認了，身為人類的我們到底是誰？身為普施恩惠的神，上主到底是誰？它還教導我們該用何種態度感謝神。

主啊！請祢收納我的全部自由，

我的記憶，我的理智和我的整個意志，

凡我所有，或我占有，都是祢所賞賜的。

我願完全奉還給你，任憑祢隨意安排。

只將祢的聖愛，和祢的聖寵，賞賜給我。

我便心滿意足，別無所求了（註11）。

註釋：

- 1 Jean Pierre de Caussade, S.J., *Abandonment to Divine Providence* (St. Louis, MO: B. Herder Book Company, 1921), p.15. 原稿包含為數頗多的修女寫的信件，稱為「靈性箴言」。亦有不含信件的現代平裝版發行出售。
- 2 Leonard S. Kravitz, "A Martyr for Love," *The Living Pulpit* (July-September 1992), p.18.
- 3 de Caussade, S.J., p.15.
- 4 James Redfield, *The Celestine Prophecy* (New York: Warner Books, Inc., 1993), pp.6-7.
- 5 Jean Pierre de Caussade, *The Joy of Full Surrender* (Orleans, MA: Paraclete Press, 1986), p.157.
- 6 同上，p.156.
- 7 德蕾莎·蒙娜漢修女是紐約史代頓島 (Staten Island) 上聖文生醫學中心的牧靈部主任。
- 8 Anne Bryan Smollin, C.S.J., *Tickle Your Soul: Live Well, Love Much, Laugh Often* (Notre Dame, IN: Sorin Books, 1999), pp. 9-10.
- 9 Ed McGaA, *Eagle Man, Mother Earth Spirituality: Native American Paths to Healing Ourselves and Our World* (San Francisco: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p. 171-172.

- 10 Sun Bear, Wabun Wind, and Shawnodese, *Dreaming With the Wheel: How to Interpret and Work With Your Dreams Using the Medicine Wheel* (New York: Fireside, 1994) , pp. 176 and 268.
- 11 David Fleming, S.J.,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 p. 141 。 神 學 234 號 。

第四章

祂帶來釋放的愛

你們對天主當有信德！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誰對這座山說：起來，投到海裡去！他心裡若不懷疑，及相信他說的必成就，就必給他成就。

——（谷十一 22—23）

當步入人生的第六個十年時，我對四十到六十這二十年的生命做了一番回顧，我清楚地看出，四十幾歲那些年是我生命中最自由的時期。四十出頭的時候，天主賜我一項極珍貴的禮物，我稱之為「獲得自由的祈禱」。在很多不同的場合我都和他人分享這個特殊的祈禱方法，例如教區活動，週末退省，或是靈修輔導時。過去的二十年來，很多牧靈工作上的肯定都和「獲得自由的祈禱」有關，人們承認「獲得自由的祈禱」有效地



幫助他們恢復內心真正的自由，釋放他們受壓迫的生命。

我對生命中種種阻撓我們通往內在自由的事物所知甚多，特別是在「過當的情感需求」和「恐懼」這兩方面。所以，下文將對這彌足珍貴，且能助人獲得心靈成長的工具做一番重新回顧。

開始介紹「獲得自由的祈禱」之前，有一點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祈禱時要對上主有信心。這樣的信心是一種單純如同孩童般的信任，是一種開放和信賴的態度，根植在上主對我們無條件的愛上。更進一步，我越來越清楚意識到，上主希望我們是自由的，希望治癒我們，希望移除我們身上任何阻擋我們愛與被愛的障礙。信心是個禮物，我們每次在信德上有所增長，我們就越能相信上主的愛。福音書中，耶穌鼓勵人們保有信德，並稱讚如此做的人。假如我們有如同芥菜子那麼大的信德，上主就能在我們身上顯奇蹟。信德所能移除的峻嶺高山，可能是巨大無比的恐懼，冷酷無情的憎恨，或者是一些妨害我們獲得內在自由的阻礙，這些阻礙導致我們無法活出天主希冀我們生活的面貌。假如我們已經準備好要相信我們所求的必得，這樣，在精神層面而言，我們已經準備好要開始做「獲得自由的祈禱」了。

解釋這個祈禱如何幫助我們達到內在自由的最好方法，就是和別人分享這個祈禱如何進入我的生命之中。一九八二年的夏天，我和一群經濟貧困的人一起生活，一起工

作，他們是墨西哥提哇那（Tijuana）城鎮的居民。我待在提供多元服務的社會中心裡，這個中心提供食物、衣服和醫療服務給需要的人。往常耶穌會常常派遣初學生來這裡做短期訓練，然而，那年夏天，我卻是那裡唯一的耶穌會士。在那裡，許多我遇到的人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幫助我，幫助我克服了許多對墨西哥人的偏見，用自然溫暖的方式和我建立關係。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深深打動了我。直到那年夏天的尾聲，我才明瞭，我非常熱愛當地的居民。結果，這帶給我一個難以決定的抉擇。身為一個耶穌會神父，我開始問自己，要不要請求會長讓我搬到聖地牙哥，以便可以越界半職工作？我需要一顆能從世俗利害關係中超脫的心和自由的心來做分辨，因為我在北加州已經住了十五年，許多我的好朋友和家人都住在那一帶，我在聖地牙哥不認識任何人，西班牙文語彙學得還不夠多，所以和當地人溝通起來不是那麼容易。

有一天，當我正在為我將何去何從而祈禱時，路加福音裡那個富少年的形象馬上從我心中一躍而出。從還是年輕小伙子時，他就謹遵每一條誠命，但他還想做更多。耶穌對他說：「你還缺少一樣；把你一切所有的都變賣了，施捨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跟隨我！（路十八22）」於是，我問自己：我有什麼，是需要變賣，或是需要放手的？答案浮現了，不是物質上的財富，而是內心的愉快感受。這些感受包括一個美好、在情感上支撐我的耶穌會團體，附近的家人，還有許多交往多年的朋友。但是，

藉著聖神的幫助，我想我願意跟隨上主的新邀請，後來，我請求會長准許我搬離。即便經過了若干年，每當聽到法蘭克·安德森（Frank Andersen）所吟唱，略帶傷感的〈加利利之歌〉（Galilee Song）時，都會想起這時期我內心的轉變。歌詞是這樣的：

所以我留下了小船，

任它停靠在熟悉的岸邊。

我的心靈划向更深的地方，

只為了追隨祢，吾主（註1）！

船是我們生命中，任何提供我們安全感的事物。這對伯鐸、安德肋、雅各伯和若望來說，都是千真萬確的事。經驗告訴我，我們若能越自由地跟隨耶穌，把安全感的小船置之腦後，我們就越能划向深處去。

什麼是你生命中的小船呢？你曾經被召喚過，將他們置諸於後嗎？

等待會長答覆的期間，恰巧有個機會，讓我可以回提哇那做短期的拜訪。在那裡，

我的內心經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變化；我深深受到這些變化的困擾。一方面來說，我很高興能與暑期認識的朋友重逢。我喜歡和孩童一塊玩，和年輕人開玩笑，和當地熟識的男男女女擁抱。但是，我發現，有時遇見他們，我有情緒退縮的現象。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回到住處時，我被一個重大的問題攫住了：我怎麼能帶著這種心理狀態搬到聖地牙哥去呢？這是一個徵兆，代表我不該搬離嗎？我們心自問。還在慎思的當口，會長來電知會我，他已經批准我的請調了。接連幾天，我開始為期八天的年度退省。就在這次的退省，「獲得自由的祈禱」進入了我的生命。

當我省視，面對提哇那居民，為何會有情緒退縮的傾向時，我正在冥思默想天使報喜那段經文。聖母瑪利亞的謙遜引起我的注意。我回想到，最近拜訪提哇那時，也有兩個初學生在那兒服務，他們待在那裡已經超過一個月了。但是那年夏天，我初次到提哇那時，我是唯一住在那裡，在那裡工作的耶穌會士。現在，這兩個修生已經和我所結識的許多人成為朋友，而且也享有和我毫無差別的禮遇和關愛。不僅如此，他們和我喜愛的幾個家庭越來越熟。我的眼頓時開了，開始明瞭到我退縮的緣由——嫉妒。以前，都是我一人獨享這「如蘋果派般甜滋滋的關愛」，現今卻得一分為三！嫉妒時，其他人可能會覺得生氣，但我的反應卻是情緒退縮。這真是一個令人羞辱的發現。

當我和退省神師分享這個新發現時，他建議我，向上主祈求「讓我免於與眾不同的

需求」這項自由，這才是聖母的謙遜特質。我接受了他的建議。每次一察覺到因嫉妒而情緒退縮時，我就簡單地禱告：「上主！請你釋放我，使我免於與眾不同的需求。」祈禱完，這種情感需求馬上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平安。

當我多次練習這禱文後，我開始了悟，這並非祈求永遠不再與眾不同，我無法掌控以後會不會得到特殊對待。反之，我是祈求上主將我從自覺與眾不同的過度需求中釋放出來，我內心的不自由被治癒了。這個過度的需求將我變成不可愛的人。不自由促使我用較不慈愛的方式生活，破壞內心的平安。因此，不管我有沒有覺得自由，或是內心充滿平安，我開始嘗試從這種情緒強迫症中抽離出來。

假如你能開始意識到內心的不自由，或是讓我們覺得筋疲力竭的恐懼時，你便拿到通往「獲得自由的祈禱」的鑰匙了。我也常常用「獲得自由的祈禱」的方法去處理恐懼的情緒。這對一些人來說很容易的，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卻很困難。身為一個輔導，在避靜時，我常常和我輔導的對象們分享這一張表，上面寫滿了各種妨害我們通往內在自由的阻礙。

我是不是有過分的情感需求：

◆需要被尊敬、被仰慕？

◆需要被禮遇、被稱讚？

- ◆ 需要被別人喜愛？
- ◆ 需要顯示自己是特別的？
- ◆ 需要別人來請教自己的意見？
- ◆ 需要被別人接納？
- ◆ 需要每件事在自己的掌握中？
- ◆ 需要每件事都井然有序？
- ◆ 需要自己是完美的？
- ◆ 需要別人的感謝？
- ◆ 需要自己一直是有用的？
- ◆ 需要自己一直是對的？
- ◆ 需要永遠都和他人保持和諧狀態？
- ◆ 需要被肯定？
- ◆ 想要改變別人？

某次，一位來避靜的教友一看到這張單子，就驚訝地喘著氣說：「天啊！這單子上的毛病我全部都有！」祈禱時，有一點是很重要的；我們一次只祈求天主拿走一項過當的情感需求，以免我們情緒負載過重。

我已成功地運用「獲得自由的祈禱」來幫助我度過生命裡的各種情境，例如，私人關係，牧靈活動，克服自身的恐懼，以及面臨身體危險的時刻。

身為耶穌會士，大部分的時間我和團體一起生活。在避靜場合，我都和他人分享下面的故事，而多對夫婦也告訴我他們頗有同感，因為類似的經驗也發生在他們身上。

某一時期，我覺得我特別脆弱，需要友伴的情感支持。那時，我和一個小小的耶穌會團體生活在一起。在那團體裡，一位弟兄會定期地和我分享他遭遇的一大籬筐的困難。別人曾說我是一個很好的聆聽者，而且事實上，我的確很樂於聆聽別人的故事。即便那位弟兄傾吐時，全然沒問候我的狀況，我還是會用我認為為無私的態度去聆聽。可是，到最後，我卻開始覺得憎恨，想要報復，因為假如他不聆聽我，那我也要停止待在那裡陪伴他。

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正在沉思多默·牟敦（Thomas Merton）所講的「真我和假我」的概念（註2）。我了解到，我樂於「聆聽他人」，這屬於我真我的一部分。但是，憎恨和報復的念頭並非來自我的真我，這完完全全是假我在作祟，所以，我決定再嘗試一次「獲得自由的祈禱」。祈禱時，我問了自己一個問題：我心裡到底需要什麼？而這需要是這位弟兄所無法給我的？我決定逐項地問自己前列的所有問題，因為我知道上表所列的毛病我還沒完全根除。

我回想到已故的安東尼·戴邁樂（Anthony de Mello）所說的話。我們不快樂的原因並非別人造成的，而是自身的態度。因此，我們必須覺醒，必須意識到使我們受束縛的事物。我們所遭受到的情緒痛苦和折磨並不是因為別人而起的，而是因為我們內在有缺陷的緣故。或許，我應該遵行耶穌的忠告：「先從你眼中取出大樑，然後你才看得清楚，取出你兄弟（或姊妹）眼中的木屑」（瑪七5）。當我開始問自己，我內在真正想要的事到底是什麼？天主給我的答案是：興趣。那位弟兄顯然對於聆聽我的事一點興趣都沒有。

因此，我開始進行「獲得自由的祈禱」。每逢憎恨的感覺從心頭湧起，整個人困在這感覺之中時，我會立刻向上主請求自由，請祂釋放我，使我免除那位弟兄對我的事有興趣的需求。逐漸地，憎惡的情緒慢慢消失了。我又能再度以慈愛的態度和那位弟兄相處。最後，我和那位弟兄分享我這次的經驗。我講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出自肺腑，自由的態度讓他聽完我講的話，不帶一絲防衛。他現在已經是一個很會祈禱的人了，並且，也從此次的經驗獲得成長。

「獲得自由的祈禱」要求我們內省心理的負面性格，這會使我們不舒服。若望福音的故事可以很貼切地描繪這個道理。耶穌正在耶路撒冷參加一場宗教慶典。他來到了羊門那個地方，那裡有一個水池，周圍有五個走廊。生病的人聚集在那兒，等待著被治

癒；他們認為若池水開始攪動，他們就有可能被治癒。聖若望告訴我們，一個男人已經生了三十八年的病了。耶穌看他躺在那裡，他知道那個人已病了多時，所以他問：「你願意痊癒嗎？」（若五 5—6）

你真的想要被治癒嗎？

你真的想要擺脫惱人的過度需求，這個使你不自自由的需求嗎？

你真的想成為更有愛心的人嗎？

你真的願意去面對，你和別人的問題，其實是你自身的問題嗎？

耶穌提的問題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問題。假如我們不能誠實地面對自己，並且承認許多和別人之間的問題其實是在於自己的話，我們就沒有做「獲得自由的祈禱」的必需要。我們仍舊停留在假我之中，活在騷動不安的感覺裡，因為我們遭遇的困難而責怪他人。

各行各業的人們來信告訴我，「獲得自由的祈禱」如何有效地改善他們的狀況。一位高中老師發現「獲得自由的祈禱」是他教學上的一項有利資產；心理輔導員和靈修輔導也和他們的客戶或是被輔導者分享「獲得自由的祈禱」。不管是已婚或是未婚的男

女，都告訴我運用「獲得自由的祈禱」，使他們獲得和另一半更好的相處。一位婦女寫道：

我真的很喜歡「獲得自由的祈禱」。當我因我先生做的某件事而有負面反應時，我就覺得自由禱文特別的管用。我的精神緊繃，以至於沒辦法表達出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此時，我就會走上前去，請求上主將我從那種情緒中釋放出來。我曾經感到憂慮、焦躁、仇恨、充滿壓力，但是藉著祈禱，我的內心比較輕鬆了，和先生的相處也比較愉快了。

我聽過最極端的成功例子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太太分享的。她說，當她聽到我談論「獲得自由的祈禱」時，她正罹患某種憂鬱症。她曾企圖自殺兩次。自從得知這個禱文之後，每次只要她一想到任何輕生的方法，她就會以自己的方式祈求：「主啊！請祢釋放我！免除我想結束生命的需求。」她回憶起，就在短短的一個月裡，她不僅沒有輕生的欲望，而且她還找到一個很好的精神科醫生，給她正確的診斷和治療。當她告訴我這個故事時，距離她患病已經兩年了。

面對內在的恐懼

耶穌帶來自由的訊息：受法律書束縛的人免於奴役；健康的人免於疾病侵襲；有人免於占有之心的腐蝕；癱瘓之人，則免於罪的束縛；被控姦淫的婦人，免於眾人的侮辱和自身的羞愧（若八1—11）；當他復活後走進門窗緊閉的門廳，祂釋放了門徒的恐懼。

同樣地，我也運用「獲得自由的祈禱」來克服足以癱瘓行動的恐懼。有時候，我甚至會懷疑身體裡有一條「恐懼之河」流遍全身。因此，我得常常用「獲得自由的祈禱」來處理恐懼的情緒。每次一祈禱，上主就立即釋放我。

恐懼是我們人類的基本情緒，恐懼的確有本領使我們動彈不得。下列是張清單，記載一連串與恐懼有關的事項，幫助我們檢視恐懼如何影響我們，如何凍結我們的生活。

◆害怕失敗

◆害怕改變

◆害怕被拒絕

◆害怕親密關係

◆害怕做錯事

◆ 害怕事物失控

◆ 恐懼未知

◆ 害怕身體受傷

◆ 害怕顯示自己脆弱的一面

◆ 害怕自由

你特別容易受上列的一種或數種恐懼影響嗎？

是不是還有表中尚未列舉出來的呢？

假設你的堂區神父，花了一整天的時間聽你說話，最後，他邀請你在主日彌撒中上台讀經，你內心有一部分可能還滿認同這個邀請，但是其他部分，可能想到在大眾面前讀經，就會感到害怕。試試看藉著祈禱，消除你害怕犯錯，或害怕失敗的恐懼。試著想像一下，你的另一半向你大聲宣布說，他或她將獲得一份大有前景的工作，但是，這也意味著你們要搬到別的地方去。一想到要離開熟悉的地方，馬上就震懾了你，使你動彈不得。試著請求上主釋放你害怕改變的恐懼吧！或者，你剛剛看了醫生，得知你罹患癌症，需要接受化療的消息。自然地，這樣的消息會導致極大的內在波動。你或許會

想，化療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副作用呢？這時，開始祈禱，請求上主釋放你對未知的恐懼，或許是一個幫助。

假如你在與人相處上發生了問題，後來，你發現問題和你在孩童時期遭受的創傷經驗有關，這或許表示你害怕敞開自我。除了尋求心理醫療來卸下你的心頭重擔外，向上主祈禱看看吧！並且，同時請求上主釋放你害怕親密關係和怕被拒絕的恐懼。假如你在祈禱中經歷某些深度的變化，「順服」這個詞不斷地在你的心頭響起，但是你看起來並沒辦法做到時，試試以下的禱文。「上主！請你釋放我害怕失控的恐懼」，這禱詞對你的現狀是一個很好的解藥。假如你感受到上主邀請你去第三世界國家從事牧靈工作，或者去國內一處經濟落後的地方，聽起來或許是個好主意。但是，你要去的區域也許正在演著一幕幕社會暴動或公民暴動。這情形使你害怕，使你陷入困惑。這時，你應該請求上主釋放你害怕身體受傷的恐懼。

害怕自由的恐懼需要多一點的解釋。麥可·卡文納（Michael Cavanagh）寫了一本極棒的書，書名是《你的明天會更好》（*Make Your Tomorrow Better*）。在書中，他寫道：

害怕自由，意味著害怕「完全沒有束縛」或「束縛變少」了。這是心理上很微妙深層的、不易覺察的恐懼，因為大部分的人都認為他們自己害怕束縛加身，

他們很自然地認為他們歡迎的是束縛的相反詞——自由。但是，這種看法對很多人來說，是不適用的。因為一旦我們得到越多的自由，那意味著束縛我們衝動的纏繩變少了，我們需要為自己設更多的限制，需要為自己開展生命，需要肩負起更多的責任，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註3）。

我一進耶穌會，就立刻感受到自己畏懼自由。進初學院的第一年，我用依納爵的神操作了三十天的避靜。避靜一開始，我們就要反省「罪」和罪是如何出現在我們的生命中的。我一反省過去的生命歷程，「性」這個主題變成我祈禱的焦點，我很真誠地痛悔我過去所犯的錯誤。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說的，在強烈要成為完人的欲望下，我發了一個非常過分的誓。我發誓這一輩子再也不要結交任何女性朋友。我關閉了我天生自然、上天賦予的情感，只因為我害怕自己又落入了以前荒誕不羈的生活。之後，我陷入了一種我稱之為「壓抑的深淵」。並且持續在這種狀態下，長達六年之久。從這個內心的深淵爬出來是一段既謹慎又緩慢的過程，前進兩步，緊接著又倒退一步。我發現自己常常請求上主釋放我害怕犯錯的恐懼。然而，上主耐心地領導我，特別是經由一些很棒的靈修輔導。直到我加入耶穌會長達十年後，我才有足夠的信心去結交女性朋友。我得知我已經有辦法為自己設定界限，自由並不代表放縱，受女性吸引並不表示我沒有司鐸聖召。

祈禱中，我開始去沉思耶穌的生活，深深地訝異於他和婦女相處時的那份輕鬆自在。耶穌的確有一群婦女同伴（路八1—3）。她在她們面前顯得輕鬆愉快。婦女們也會很放心地對耶穌傾訴她們的問題和祕密。一名客納罕婦人來到耶穌跟前，尋求他的幫忙，治癒她患病的女兒（瑪十五2—28）。一位坐在井旁的撒瑪黎雅婦人向耶穌敞開心房（若四1—42）。拉匝祿的姊姊，瑪利亞和瑪爾大都是耶穌的好朋友，而且耶穌還常常在往耶路撒冷的途中，和拉匝祿一家共度許多時光。在悔改的罪婦那段故事裡，那名罪婦用香液和她自己的淚水清洗耶穌的腳，還用頭髮抹乾（路七36—38）。耶穌不但沒有因難為情而推開她，反而讓她洗他的腳，公開赦免她的罪。對我來說，耶穌是正直、完美和自由的典範。

在避靜中，我輔導的一些老人家，會同我分享在老年時他們所特別害怕的事。他們害怕老伴去世後，會過著孤苦無依的生活；他們害怕被遺棄；害怕自己健康走下坡，需要依賴別人度日；害怕死亡的來臨。我建議他們做「獲得自由的祈禱」，用自己的話請求上主釋放任何使他們心靈騷動不安的事物，好重新獲得自由。當然，一個人可能不一定等到老年才會經歷上述的經驗。

一九九九年開始，我從大城市搬到北美洲的大草原去居住，原本和一群耶穌會弟兄一起生活，變成獨自一人過生活。我最要好的朋友距離我住的地方有一小時車程。搬家

前，我需要克服的恐懼是，害怕自己獨自一人，害怕被孤立。我記得若望一書中說，圓滿的愛把恐懼驅逐於外（若一四18）。所以，我將注意力轉向上主，祂是完美的愛，而且我認為是祂邀請我來到這個情境的。我經驗到聖詠第三十四篇中作者所寫的：「我尋求了上主，祂聽了我的祈求：由我受的一切驚惶中，將我救出」（第四節）。釋放並不是轉瞬即來的。天主給予足夠的恩寵去從事新的任務，隨著我不斷調整自己去適應新的環境時，新的恩寵會一點一滴地降來。沒有上主的幫忙，我不可能發生這樣的蛻變。

「獲得自由的祈禱」之步驟

自從做了「獲得自由的祈禱」後，我自身不當的過度需求和恐懼被治癒了，這些需求阻礙我度仁愛的生活，恐懼也同時妨害我，使我無法向別人顯露善意。我決定寫下祈禱步驟，和從中學到的教訓。「不自由」和「不當的過度需求」這兩個詞彙將交替出現在下文裡。

1 我開始對自身的不自由和恐懼有所體認，意識到某些事物使我的心理、靈魂騷動不安，發現自己被假我驅迫著去做某些事情。

2 我了解到無法單靠自己的努力，從假我中超脫出來。我承認只有上主才能拯救我。

3 我堅信上主定能拯救我。祂希望我度著更接近基督和瑪利亞的生活，希望我更接近真我，只因為祂愛我。

4 我向上主祈求光照，以便得知什麼是我所需要的，但是還沒滿全的，意即哪裡是我缺乏自由的部分。嘗試明確地指出是什麼地方。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會增進自我認識和謙卑。

5 請求上主賜予我們自由，免於過度的不當需求，並明確地將這需求講出來。舉例來說，需要顯示自己是特別的，或是某種耗弱我們精神的恐懼。我會用下列的禱詞禱告：「請釋放我免於（說出那項過度的需求或是恐懼）。」每次我發現我不自由或恐懼的驅使去做事時，我會說出那件事帶給我的不良後果。

6 將治癒的結果交在上主的手中。如同孩童般，帶著全然的信任，相信上主終究會將自由賜給我。我繼續在生命之途上前進，相信上主會完全負起治癒的責任。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在同一天重複祈禱相同的事情。意思是，當我發現受不自由或恐懼的驅使而行動時，我才做這樣的祈禱。

7 會被治癒的是我們內在的不自由，和過度的不當需求，而不是事件本身。舉例來說，當我需要別人對我道謝的需求被治癒了，不管別人有沒有對我表示感激，意即不管

需求有沒有被滿足，我都曾深覺平安。

8 有時候，我們祈求的釋放會很快就來到。而有時候，則要等上一段時間。有時候，上主給我們的治癒比我們向祂請求的還要多。舉例來說，假如我祈禱的那件事，和假我的另外一部分相關的話，上主會連帶的同那部分一併治癒。

9 「不疑惑」是很重要的態度。假如我對所要求的事抱持著疑慮不定的態度，那麼最後什麼都不會發生（參閱雅各伯書一5—8和谷十一23）。

深潭

在教區的牧靈活動和避靜，我除了分享「獲得自由的祈禱」外，我還會帶領參與者做一次冥想祈禱。在祈禱的過程中，一個人有機會去碰觸自己內心深處的不自由，過度的渴求，和足以癱瘓人的恐懼。我特別感謝依薩雅·波兒神父（Isaias Powers）提供這份冥想祈禱的基本架構給我，我拿了這份資料，做了一些運用（註4）。

既然你有這個機會讀本章前列的清單，上面提到諸多不自由和恐懼的感覺，想必你大概也對自己的毛病作了一番反省了。你或許也想試試下述的冥想祈禱。

想像自己在山腰邊。

正在往山頂之途前進，因為你聽到山頂深潭傳來的悅耳流水聲。

你放了兩塊沉甸甸的石塊在你的外套口袋，你行走得越來越吃力。

就讓那最重的石塊代表你生命中的不自由，或過度的不當需求。許多年來，它們讓你深感束縛。明確地說出你不自由和過度的不當需求是什麼。

讓另一塊石頭代表你生命中的恐懼，這恐懼是你不能完成上主所要求於你的事。明確地說出這恐懼。

感受一下旅途中帶著這沉甸甸的負擔是多麼不愉快的事。當你走路的時候，感受一下你到達山頂前那沉重、遲緩的腳步。

現在你已經可以看到那處深潭了。

在潭水的上方有一座橋橫跨兩岸。耶穌的母親瑪利亞正站在橋的入口處等著你。想像一下她長得如何，穿什麼樣子的衣服。

走近她，同她一起站在橋邊，並向她打招呼。

感受她的臨在。

花一點時間去感受她的溫柔，她的慈憫，和她仁慈的照顧。

她牽起你的手並且領你走至橋上。她在橋中央停了下來，陪你一起往下瞧那

潭水，那潭水看起來顯得冰冰涼涼的。

不管她用何種方式和你說話，讓她來說服你，將那兩塊你一直帶到深潭，沉甸甸的石頭往下丟。

你或許會掙扎著要不要下這樣的決定，因為雖然沒有這些石頭的重量是一件很棒的事，但是，你已經非常習慣生活中有這兩顆石頭的存在。放手，對你來說，是一件挺困難的事情。

再次感受聖母的臨在……：她將她的手放在你的肩上。你最後終於放鬆了。你已經願意鬆手放開這些石頭了。

從你的口袋裡，一一掏出這兩塊石頭。然後，把它們丟入水中。

注視它們往下墜的過程……：注意，這些石頭如何攪亂那深潭裡的水……：但是很快地，潭水又恢復平靜了。石頭墜入到潭底下，和其他的石頭躺在一塊兒。

現在你已經自由了。體驗一下負擔不見的自由感覺吧！

你再一次以新的方式接近上主，有能力照上主願意你行的方式去行動，去愛。

現在該是和聖母道別的時候了。感謝她的幫忙，向她說再見。你知道，不管何時你想要找她，你都可以再次拜訪她。

離開那座橋，繼續你的旅程吧！

現在，慢慢地將你的意識拉回到現實你所在的地方。

冥想中的人物，不一定要是聖母瑪利亞。有時候，耶穌會成為我冥想中的人物，有時候，如果我的聽眾中有猶太教徒，我則會建議他們用亞巴郎或梅瑟來冥想。

當我們花時間，反思我們的不自由時，不要忘記聖保祿宗徒的話：

主就是那神：主的神在哪裡，哪裡就有自由。我們眾人以揭開的臉面反應主的光榮的，漸漸把光榮上加光榮，都變成了與主同樣的肖像，正如由主，及神在我們內所完成的（格後三17—18）。

註釋：

1 〈加利利之歌〉是從《擁有之物》這捲卡帶所選錄出來的。如欲購買，可洽齊發利爾音樂公司（Chevalier Music, 51 Mailey St., West Sunshine 3020, Australia.）價格為美金十四元整，以現金支付，不收支票，在美國和加拿大境內不發售。

2 兩本有關真我與假我的參考書籍是：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 by Thomas Merton (New York: A New

- Directions Book, 1961) and *Merton's Palace of Nowhere: A Search for God Through Awareness of the True Self* by James Finley (Notre Dame, IN: Ave Maria Press, 1978) .
- 3 Michael Cavanagh, *Make Your Tomorrow Better*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 chapter three.
- 4 Isaias Powers, C.P., *Quiet Places with Mary: 37 "Guided Imagery" Meditations* (Mystic, CT: Twenty-third Publications, 1991) , pp. 6-7.

第五章

祂治癒的愛

強過一切邪惡——所有藏在人靈內之惡的，唯有聖言
以及那居於祂內的治癒的力量。

——亞歷山卓城的奧力振 (Origen of Alexandria)

在《治癒的祈禱》(Healing Prayer) 一書中，芭芭拉·許利蒙 (Barbara Shlemon) 分享了祂動人的故事：

在一九六四年的某個晚上，天主為我上了愛的一課，不僅改變了我對於受苦的概念，最終甚且改變了我的生命。我是個專職護士，在美國中西部的第一家小醫



院擔任內外科的夜班看護。那一晚，我們從日班看護那裡接到的報告顯示，有位昏迷不醒的病患可能會在夜裡斷氣。病患是位年輕的母親，有三個稚齡的孩子，為求生存，她在住院期間經歷了奮勇抗戰，因此這情況更顯悲慘。

當我走進她的房間檢查她靜脈注射的點滴瓶時，眼前的景象使我幾乎被哀傷淹沒。這女子的體重已經掉到九十磅，而且大半重量集中於她的腹部積水，以至於從外形看來她像是懷胎九月。她的手臂和腿簡直像牙籤般細，身上的毛髮全掉光了，而黃疸將她的皮膚染上一層深黃。她對任何刺激都顯得毫無反應，僅存的是淺且不規律的呼吸。

我望了她那站在房間對面的丈夫一眼，心裡祈願著若有任何話語可以傳達些許安慰給他就好了。他的妻子似已離死不遠。

回到護理站，我將自己無法釋懷的感受對哈莉特·撒克頓（Harriet Saxton）傾吐，她是和我一起值班的護士。她也同意情況很嚴重，但卻不相信已全然無望。我知道哈莉特是個虔誠的聖公會教徒（Episcopalian），她深信天主確實會回應我們的祈禱。不過，她竟然相信在這情況下天主能夠干預，或者願意干預，我覺得未免太不切實際了。

然而我的懷疑論調並未令她退卻，她逕自去找那位女士的丈夫，建議他聯絡

他的堂區神父，請神父為他妻子傅油，行終傳聖事（終傳聖事是過去用語，現在較常稱為給病人傅油的聖事，這是治癒的聖事，無論病患是否有生命危險都可以舉行）。

丈夫考慮良久，終於決定採取行動，因為別無良策。接到電話的神父在幾分鐘內便趕到醫院。他是當地教堂的本堂神父，已經上了年紀。他悄聲誦唸完拉丁文的禮儀經文，過程中不時停頓一下，將聖油抹在女病人身上。他也帶來一小塊麵餅形的聖體，但這女子深陷昏迷狀態中，無法領聖體。神父於是以聖體輕觸她的唇，然後才離開醫院。

這整個過程只有幾分鐘而已，病患的狀態並未發生明顯的改變。那夜我下班時心想，我們徒然在無望的情況中為他們注入不實的期望。第二天下午我又回來值班。當我走過那位瀕死女子的房間，向裡面一瞥，我的腳步便凍結在那兒。她竟坐起來了，正靠在床邊啜飲著湯。我簡直不敢相信！日班的護士走過我身旁，平淡地說：「她昨晚好轉過來了。」（註1）

六〇年代後期，神恩復興運動的出現，使得治癒的服務在天主教會以及其他基督教派中重獲眾人的矚目。我有位朋友多年來一直是神恩復興運動的活躍分子，她向我述

說，在聚會中當其他人接手為她祈禱，或是自己接手為他人祈禱時，她以一種特別的方式體驗到天主的愛：「參與這樣的祈禱服務時，當我感應到天主的力量透過我的手傳到那位求禱者身上時，我毫無疑問地知道我們的天主是位慈愛的主。」

有時候人所尋求的並非身體上的治癒。我的朋友及許多來避靜的人曾與我分享各種各樣有關天主治癒之愛的故事。有位男士體驗到天主的力量讓暴力行為從他生命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溫和與愛。他說：「天主引導我發展出真正的男子氣概，不再停留於過去自以為是『男人本色』的假象中。」而另一位朋友在避靜氛圍中尋得治癒：「在那裡，我面對面地認清了我自己，以及我的現狀距離實現受造目的之間的落差有多大；同時我也發現天主邀請我走向更廣闊的天地。我站在聖體龕前，淚如泉湧，在天主賜予我平安之際，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祂那治癒的手。」

身為基督徒，我們治癒的根源當然是耶穌基督，他在人世間曾花了許多時光陪伴遭受種種疾病苦痛的人們。著名神學家唐納·希尼爾（Donald Senior）詮釋了福音如何將耶穌刻畫為醫生和治癒者。

馬爾谷記載耶穌是以在葛法翁城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治癒病人，展開了他的服務使命（谷一21—34）。生病的群眾、失明及殘疾的人們簇擁到他駐留的房屋

門口，耶穌和他的門徒們甚至無法走出門外，或暫停下來進食！瑪竇在山中聖訓裡將耶穌刻畫成莊嚴的教導者，但同時也是位無與倫比的治癒者，他的同情心和治癒力吸引了無數患病和殘疾的群眾，從以色列各個角落到他跟前來（瑪四23—25，十五29—31）。路加福音中，當耶穌在納匝肋會堂發表了類似「就職演說」的講詞，描述自己未來的使命，說這番話的他正是位「醫生」。他說：他的使命是「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路四18）。然後他便前行，進入加里肋亞和猶太的鄉間，投入無休止的治癒服務。若望也在他對耶穌卓絕的描繪中特別強調了重大的治癒「徵兆」，將天主救贖的愛顯示給世界（註2）。

很清楚的，耶穌的治癒力量遠超過我們的身體病痛。許多男男女女藉由無名戒酒會經驗了深刻的情緒療癒及意志力的增強。我的朋友傑可分享了他自己的故事：「多年來我一直與酒癮奮戰。藉著加爾默羅聖衣會（Carmelite）的修女和無名戒酒會的會員及課程所提供的精神援助，天主真可說是把我『撿了回來』，並且帶著我走，直到我夠強壯，能自己行走為止。」克利夫則讚揚天主治癒的力量挽救了他的婚姻。他說：

回憶起來，我一生中最高痛的事件，莫過於與妻子分居。我想起自己帶著我們

的新狗狗在花園散步時，我向天主禱告，淚水沿面而下，我求祂感動妻子再給我一次機會，寬恕我過去的行徑。我無法相信自己竟那樣熱切地祈禱，同時感到如此無助。感謝天主和我們的牧者，我們得以找到援助，破鏡重圓。不僅妻和我之間的裂痕得以癒合，我們對彼此的愛也加深了。

我的一位同性戀朋友分享說：他在對一位可信任的人表白身分「出櫃」之前，備感孤寂和隔絕，滿懷自我厭憎。而他的朋友藉著接納他的真實面貌，幫助他從自己的存在核心得到治癒。他以「皈依」的角度來描述這整個過程（註3）。

若要讓那在我們內的天主肖像展現全貌，我們需要面對自己生命中不健康的狀況，無論是在情緒層面、社會層面，或靈性層面上。這意味著面對軟弱。為能順利求得內在治癒，有個很棒的祈禱練習叫做「厄瑪烏散步」（註4）。

當你發現經驗中有強烈的負面情緒揮之不去時，你需要和耶穌一起到厄瑪烏散步。

首先，讓自己靜下來，進入那一位的臨在中——他像朋友般與你同行。耶穌邀你與他分享令你困擾的事情。他願分擔你的苦難，如同你也分擔他的一樣。

接著，告訴他從你的角度看來，發生了什麼事，你感覺如何；什麼困擾著你，你覺得自己需要如何被醫治。

問問他：他對你有怎樣的感受？讓他來到你所在之處，接納此刻的你。讓他提醒你，他熟悉你的一切弱點，因他自身也經驗過軟弱。他說：「我真切地知道你的感覺，因為我也曾沿著那條路走過。」

現在，讓耶穌告訴你：他欣賞你的哪些地方，尤其是在此刻你發現自己生命中最脆弱的部分。讓他向你吐露：他最愛你的地方，正是你自己最嫌棄的那部分。

最後，以你的方式向他表達感謝，謝謝他全心接納你，這接納帶來治癒。在平安中結束祈禱。

愛德華·英格柏列森 (Edward Ingebreitsen) 曾寫過一首詩，深沉地描寫尋求完整的內在探索，詩名為〈潛入殘骸〉 (Diving In the Wreck)。

潛入殘骸

如詩人所說——

挖掘工作就此延續
在我心靈的地窖中進行。

它是口井，
抑或礦脈？

無論何者為真
下潛是唯一的
方向。

將有水流出

還是煤閃現？

化學屬性

為我徒增困擾。

深掘我吧。

穿透層層淺灘
與遮蔽的屏障

直抵天主——

祂居於我內

有如一顆小小的，剛毅的心，

或無止盡的食欲

讓我總處於飢餓狀態。

深掘我吧，

破傷之主，

我不願再擁有其他任何事物了

卻仍富有。

在這一樣上：

我最主要的空虛（註5）。

在關於復活奧祕的書中，碧翠斯·布魯陶（Beatrice Bruteau）極富於洞察力地將天主治癒的能力和耶穌在肉身死亡後緊接著經歷的事聯結起來。省思到我們不時需要在自己破傷的根源處獲得療癒，她寫道：

你必須下潛到根部，釋放那遭到扭曲的部分。這就是耶穌何以被表述為降入陰府，釋放囚徒的原因。牢獄中的眾魂靈正是蘊藏在我們內的意識能量，也就是我們的心靈力量，被恐懼和痛苦的羈絆困住，而無法與真我的真誠慷慨一致地行動……我猜想，唯有當這些被囚的力量聽到福音——天主愛的真理，及它們自身也屬於神聖生命的一部分，這些鏽鏽才得以鬆開……我們的罪、恐懼、憎恨、悲傷和對愛的拒絕，我們對傷害的記憶、我們壓抑的感覺……禁閉在我們「陰府牢獄」中的一切種種，基督聖神要在此刻治癒並釋放（註6）。

我們需要勇氣，才能邀請耶穌降臨，進到我們內心深處，將那裡的傷疤消除。

你在生命中經驗過這種深度的內在療癒嗎？若是如此，是在你整個存在的哪一層面發生的？身體的、情緒的、心智的，或靈性上的？此刻你是否有什麼感覺需要帶到主前請求治癒的？或者，你願意邀請祂以任何方式降臨到自己某個受傷的部分？

我在準備帶領一次避靜時，發現以下的禱詞（作者佚名），將受傷心靈的情境表達得很傳神：

耶穌，我正處於被擊垮的軟弱狀態，此刻來到你面前，帶著我感到難以啓齒、甚至試圖掩藏的感覺，和不時攫住我整個人的空虛，還有那能陷我於癱瘓的憎厭。我懷著信心和信賴，謙卑和敬重而來，祈求得到釋放和治癒。

當你以人的身分活著時，你取了人性的軟弱，為我受苦至死。你藉著從死者中復活，彰顯你已克服一切形式的死亡而獲得勝利。正因如此，我對你懷著堅定的信心，相信你能克勝我所經驗的負面感覺、那些折磨著我的惱人思緒，以及那些揮之不去的受傷記憶。

請以你那治癒人的同情和慈愛垂顧我。我為自身的心靈平安而祈求，也為周遭我所碰觸到的人祈求。阿們。

丹尼爾·伯利根（Daniel Berrigan）也透過詩的方式，在類似的脈絡中祈禱：

在地之極，天涯盡頭

連海也在睡夢中轉變得

陰沉，且險惡

我心神失落，飛散

往地極、海角、天涯

我祈求祢

更新

這顆出賣自己，成為傭工的心

噢

請將祢的面容轉向我

—— 遨翔的、尊威的、天使般的面容 ——

不倦的，

永恆的浪潮

我的祈禱向上飛升 ——

將祢的聖容顯示給我吧，噢主（註7）！

耶穌的治癒使命

聖路加告訴我們，在耶穌揀選十二門徒之後，祂下山到了一處平地（路六12—19）。一大群人聚在那裡要聽他講話，當中也有許多人是來尋求醫治的：「群眾都設法觸摸他，因為有一種能力從他身上出來，治好眾人」（路六19）。在當代若有如此治癒使命的例子，那會是怎樣的呢？

艾爾從事小學教育已有二十一年，而且後頭十一年擔任校長。他分享自己的願景：

這些年來，我遇見過許多不同的學生、他們的父母和家人，每個人各有不同需要面對的問題和關注的事。我身為天主教的教育工作者，在這召叫上曾與多人共事，而見到他們也有自己的痛苦和破傷。我在學生和家長們身上看到基督，尤其當我看到他們生命中的苦痛時，我看到受苦的基督。這位基督正呼求溫柔 and 同情，呼求了解和寬恕、接納和援助。我不得不依此而回應，因為若我不如此，就是對自己不真誠。身為教師和校長，是我生命中所做過的一切中最重要的事；因為這樣的使命幫助我看到別人身上的天主。我經驗到天主懷著同情和治癒的能

力，伸出手去碰觸那些走進我學校大門的人。

我二十多歲未滿三十時，曾有一年半的時間接受心理諮商。我那陣子患了憂鬱症，而藉著心理治療師的洞察，發現這憂鬱感受是因壓抑憤怒而引起的。這似乎是由於強勢父權家庭的成長背景，不容我表達憤怒的感受。感謝天主引領我到這位特別的諮商者那裡，因為他不僅富於耐心和理解地運用自己的治療天賦，更支持我將這諮商過程和祈禱生活連結起來。因此，我在那一年半中經驗了耶穌治癒的臨在。在下一章中，我將分享在最近的生命旅程中一段意義重大的治癒插曲，使我生命的道路有了不同的變化，影響深遠。

重大的療癒也在社會中繼續發生。每當不同種族的族群彼此修好，和睦共處，當保障我們中最窮困民眾的法案通過，當大眾慷慨回應一個處於危機中的團體／國家時，我們便能看到耶穌治癒的手在工作。朵樂斯·戴伊（Dorothy Day）、希撒·察衛茲（Cesar Chavez）、愛德文娜·嘉特利（Edwina Gateley）、尚·范尼爾（Jean Vanier）等人充分發揚了耶穌的治癒力，以至於我們所有人都受他們的行動影響（註8）。

天主治癒之愛的另一面

當我們祈求得治癒，甚或為此拚命地懇求天主，但若病痛未見起色，那麼我們的信仰會發生改變嗎？我們是否開始懷疑天主的愛與慈憫？這種誘惑當然存在。抑或，在這些情況中，天主是否願意教導我們別的事情呢？

一九九七年秋，我從加州的聖地牙哥開車到加拿大亞伯達省的卡加利，行程共計四天。我此行是為了卡加利教區的堂區宣道，並帶領避靜，在當地停留了三個月。大約在回返前十天，我在搬一箱書時背部上方的骨節脫臼。然而當時我以為不過是肌肉拉傷罷了。所以，我速速造訪了一位脊椎指壓治療師之後，便開車回美國聖地牙哥。當我返抵家門，背部上半兩側都在痛。我只有一個月時間可以去看診療傷，接著又要回加拿大停留兩個月。然而我的醫師無法確切診斷出任何重大損傷，所以，拿了些幫助肌肉鬆弛的藥丸，我又駕車北上，這次走的是不同路線，沿途經常可以稍作停留。在這趟旅途中我設法作了幾次指壓，並在兩位朋友的家中用按摩浴缸水療。

我在第一次堂區宣道開始前一星期到達卡加利。曾糾纏我數年之久的腰椎毛病復發，再加上仍在疼痛的背部，使我的睡眠不時中斷。我簡直已無計可施，陷入放棄計畫

的誘惑中。而後我卻在報上讀到有關一位參加冬季奧運的肯亞籍越野田徑賽選手的報導。雖然他在賽跑當中跌了跤，成為跑到終點的最後一名，贏得這場賽跑的選手卻擁抱他，稱他為真正的冠軍。接受訪問時，他說：「我當時一度想放棄，但我既已大老遠跑來，就不能放棄，所以我打起精神繼續跑完。」這對我有啟發作用，因我也和他同樣離家遙遠。這使我重新鼓起勇氣，準備堂區宣道。

在這之前，我一直祈求天主治癒我身體的問題，好讓我能做祂的工作。然而這時我却開始明瞭到自己已經接受了種種幫助，好能背負這十字架。因為四旬期即將開始，我便把原本為得到完全治癒——尤其是治癒我此刻背部問題——的禱詞作了調整，重新構思。我想出的新禱詞是為內心的皈依，這樣無論我是否得到治癒，都會感到平安。我祈求天主幫助我不再掛念自己究竟是在多久之前受傷的，因為這類思緒的結果總是恐懼和焦慮。我每次只求安然度過這一天的恩寵。

第一次堂區宣道時，每逢主日彌撒，本堂神父就將我介紹給堂口的教友們。就在第一台感恩祭之前，當我坐在教堂裡祈禱，我恰巧抬頭望見苦路第一處。這幅圖畫中耶穌獨自站著，頭上戴著茨冠，但捉住我視線的，卻是纏繞在他背上的繩索；那些繩子所在的位置，正是我背痛的部位！我感覺天主肯定了幾天前所做的祈禱——接納祂的安排。我感受到耶穌正邀請我與他一起背負自己的十字架，而將我所經驗到的任何不適，

為這些堂區教友而奉獻。我決心信賴祂會賜予我所需要的內在力量，在這趟福傳任務中堅持到底。

我做了背負這十字架的承諾，但背部的毛病依然持續，因而我內心也幾經起伏波折。有時候我藉著平日彌撒的讀經得到鼓舞，例如這一段：「務要在主內，藉祂的能力作堅強的人」（弗六10）。

一位朋友分享時引述愛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一八八四—一九六二，羅斯福總統的夫人）所說的：「一定要去做那你以為自己無法做到的事」，當我對某項服務事工不太提得起勁時，這話能加強我的動力。馬蒂尼樞機主教（Cardinal Carlo Martini）在《試煉中的堅忍》（*Perseverance in Trials*）一書中對約伯傳的深刻省思，已經成了我在心情沮喪時的重要援助。他在〈介紹試煉的奧祕〉這一章中，先是提出我們面對困難的十字架時，應採取接納的態度，接著引介「反省的危機」的概念。他解釋說：

在天主的恩寵幫助之下，人類能夠很快採取一種順從的態度。不過，之後緊接而來的是最慘的試煉——反省的時刻。約伯傳原本可以寫到第二章末尾，在呈現了約伯堅定不移的立場後就收筆了，因為他對天主的愛是貨真價實的。然而，實際上我們卻必須等著看事情的發展：為約伯而言，他不是個在哀嘆和接受

自己命運過後，便永遠心滿意足的人。約伯的情況其實便是人類具體的情況，人一旦表達了接納，就必須日復一日地體現它。

我們自己也有類似的經驗：面對一個困難的決定或重大事件時，天主在生命困頓時刻所賜與的熱忱與勇氣捲裹著我們前進；但是只要停下稍作反省，便打開了心煩意亂之門，我們會發現要一直採取服從和接納的態度有多困難……因為在感情和心理衝突的壓力之下，必須一輩子堅守著這份接納是困難的（註9）。

在你生命中，是否曾有過你在祈禱中求治癒，卻未獲治癒的任何經驗？

你對這件事的態度是什麼？

你在這掙扎中曾否學習到什麼？

在我從加拿大返美之後，天主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兩位不平凡的人，他們充分體現了「一輩子堅守」對自己身體上的困難的接納。他們是葛雷果利·托臘斯神父（Fr. Gregory Tolass）和瑪利安·席德（Mary Ann Shields）。這兩位的年紀都在四十中旬。他們各自以獨特的方式，對我的生命以及許多人的生命起了深遠的影響。托臘斯神父是美國中西部內地城市的一個本堂神父。他從出生起，每天必須與胞囊纖維症（cystic fibrosis）奮

戰。在一期《祈禱》雜誌上有關於他的採訪報導。在此摘錄某些片段作分享（註10）。他一開始便談到自己所患疾病的嚴重性：

以我的情況來說，胞囊纖維症真像個攻擊者。我每天早晨醒來時感到胸口鬱塞，又緊又悶。我意識到這一整天我需要做好幾小時的治療，接受噴霧劑和碰擊療法，還要做有氧運動好使我的肺保持運作，試著跑在病魔前頭……罹患胞囊纖維症，我了解到這場賽跑經常在進行中，而生命有如上坡路。對我來說沒有一天是輕鬆的下坡路。需要一定的心理調適以及神修評估或內在的心靈建設，我才可能談論：如果每一天都是工作天，沒有週末的休息日，在這情況下我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以及我如何度過生活。

在回應訪談者的一個問題時，托臘斯神父回想他為這疾病所經歷過的情緒掙扎：

偶爾會有很深的沮喪襲來，還有對我疾病的深刻憤怒……有時候我真的去撞牆壁，這病能夠激怒我……我必須學著認出自己的憤怒和眼淚，為這些情緒命名，並認同它們是我的一部分。

面對這真實的情況——儘管他深深渴望這病能根除，但它卻不會消失——他反省了自己生命的靈修幅度：

我明瞭，生命中有風暴，有極大黑暗與苦難的幽谷，而你可以選擇就當做天主不存在而靠自己過活，或是與天主一起度過……我慢慢了解到天主是獨一無二的那位，祂與正在受苦的人一同爬進被窩裡，一同受苦，一同走路，一同死亡，一同復活……如果耶穌取了肉身意味著厄瑪奴耳——天主與我們同在，那麼有些時候天主與我們同在正是我們所得到的恩寵，這便已足夠；而這與天主修復我們或答覆我們身體的一切需要有所不同（黑體字為本書作者的強調）。

現在，又過了幾年後，他已對自己的病得到一個令人驚訝的結論：

我不認為得到治癒對我是最有益的，因為胞囊纖維症使得我一直很接近天主，它讓我一直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倚賴某種力量來支撐我，與我同行，並幫助我度我的生活……為我來說，我與天主之間的關係，和自己生命故事的質料交織

在一起，這份關係已深入我心。我認為沒有人能說服我相信天主不存在，或是天主不愛我、祂未曾在我生命中與我同行。

我看到托臘斯神父的訪談文章時，正是當我開始醒覺到背部的毛病或許會在餘生中一直跟著我。事實上，在此不久前，我曾被引領去作祈禱，祈求在生命一切事件中保有耐心以及能長期受苦的恩寵。我讀到他對「厄瑪奴耳」所做的反省：「有些時候天主與我們同在正是我們所得到的恩寵，而這便已足夠」時，感到很深的共鳴。無論我曾多少次祈求天主治癒我，也無論多少位有治癒神恩的人曾為我覆手祈禱，這毛病依然存在。雖然如此，天主並沒有遺棄我。祂持續地藉著我得到的許多幫助來協助我背負自己的十字架，並提醒我祂愛的臨在。於是，這十字架又將我帶到第二位不平凡的人那裡。

我是在瑪利安·席德的婚禮上遇見她的。就在那一週，我感到沮喪，處於心靈的沙漠中，因為我的背痛又作怪了。實際上，我去教堂途中還曾到脊椎推拿師那裡停留了一個兒。我是應瑪利安的未婚夫丹尼之邀去參與婚禮慶典的，丹尼曾參加過我帶領的一次為男性安排的避靜。當我抵達教堂，丹尼親切地招呼我。我想在婚禮彌撒開始前看看新娘，他便指給我，她和雙親正在休息等待的地方。於是我走過去，靠近時我注意到她坐在輪椅上。我的第一個念頭是：「一定是滑水時出的意外」，因為那時正是夏天。但當

我走近到可以向他們自我介紹時，我才看見瑪利安原來是小兒麻痺患者。看見她的模樣對我的衝擊有如晴天霹靂！

我為了自己的背痛問題，在趕赴婚禮途中停下來稍作調整而獲得紓解，但是顯然新娘並無選擇。突然間，我的身體不適應似乎沒那麼重要了。然而好戲還在後頭。

主禮神父向我解釋，將有六位司鐸在婚禮彌撒上共祭。他將神職人員的座席區指給我看，並要我在第二排的兩個位置當中選一個。既然另外五位神父和新人很熟，我便選了那個離祭壇最遠的座位。結果我座位旁邊是一群為婚禮伴奏的音樂家們。我們就座之後，我轉身向離我最近的音樂家打招呼。她是合唱團指揮，而我看到她也坐在輪椅上時，簡直目瞪口呆——她也是個小兒麻痺患者！我感覺猶如天主在我臉上潑了兩大桶冰水！瑪利安已經夠讓我吃驚的了，但是這裡竟有兩個人必須與自身的殘障搏鬥，而且還泰然自若。這兩個女子啟發了我，讓我祈求自己承受痛苦和不適的極限能提高。

自從那次婚禮後，丹尼和瑪利安夫婦與我建立了友誼。我得知她有企管碩士學位，當時擔任一家建設公司的財務主管，在當地是頗受敬重的理財顧問。有天傍晚她提及自從六歲因病毒感染罹病後，就一直在輪椅上度日。我於是請她寫下一些個人反省，內容如下：

孩提時代，父母總是鼓勵我為奇蹟而祈禱，尤其是祈求能再度行走的奇蹟。在我得了小兒麻痺不久後，母親開始每週四早上開車載我到三十英里外的一座聖公會教堂，參加那裡的祈禱聚會。我清楚記得有一個禮拜四，牧師按手在我頭上，在場每個人都為我祈禱。

牧師向我承諾，上主會好好照顧並治癒我，讓我能再度行走。當時整個人被某種很舒服、溫暖和平安的感覺淹沒，彷彿感覺到天主有如一股暖流，從頭到腳流過全身。我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但卻知道天主會永遠照顧我。

直到我已十來歲，才明瞭自己或許永遠都不能再度行走了。但我知道世上有這麼多的機會，無論是行動自如的人或是坐在輪椅上，我都可以爭取屬於自己的機會。

當我進入青年期，有一次，我以一種絕對的方式經驗到天主的愛。我不知道當時自己是否在做夢，但我聽見天主對我說：「看，瑪利安，我從世上所有六歲大的孩子當中揀選了你，讓你在餘生中都在輪椅上生活。」

我從這經驗當中理解到的是：天主選擇了我去服事祂，成為祂愛的例證，藉著活出充滿信德的生活而教導他人。

為我來說，似乎是天主藉由坐在輪椅上的我將祂的訊息傳給他人，這比一個

行走自如的我所能傳達的更有力量。所以現在我擁有一份責任，為了天主的光榮而這麼做。

她真是個了不起的人！令人驚異的是，她的寬大心胸對我起了非常深刻的影響。若我未曾經歷過生命的曠野，或者說沙漠經驗，讓背部的傷帶著我向前，我不可能如此深受感動；我清楚知道這一點。尤金·彼特森（Eugene Peterson）在他傑出的著作《躍過藩籬——反省達味的一生》（*Leap Over a Wall: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David*）中指出，在我們生命的曠野時期，知覺開始變得敏銳——視象、聲音、味道（註11）。若我們願意開放心靈，對天主臨在的覺察也會加深。我們與令人驚訝的天主相遇，然而，我們必須放掉自己牢牢抓住的安全屏障：對我而言，這屏障便是對完好的健康奉之如神明、極度討厭痛苦、不適和不方便。我們如果能放掉自己對於身體治癒的需求，如同托臘斯神父、瑪利安以及許多其他人所做的一樣，而將「願祢的旨意奉行」放在優先的位置，我們就會因為接納自己的真實狀況而感到平安。那將是無價的恩寵，也是另一種治癒的奇蹟。

註釋：

- 1 Barbara Leahy Shlemon, *Healing Prayer*. (Notre Dame, IN: Ave Maria Press, 1976), pp.13-16.
- 2 Donald Senior, C.P., "Jesus the Physician: What the Gospels Say About Healing," *Catholic Update*, December 1990.
- 3 我所讀過有關「出櫃」議題最好的論述，是唐·克拉克所著的《愛上男同志》(Don Clark, Ph.D., *Loving Someone Gay*. New York: A Signet Boo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7)。任何有意從對同性戀者非理性的恐懼中獲得釋放，或破除許多人成長過程中形成的種種刻板印象的讀者，這本書是非常好的參考資料。
- 4 Hannan, pp. 29-30.
- 5 Edward Ingebreten, S.J., "Diving Into the Wreck,"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May 1998), p. 34.
- 6 Beatrice Bruteau, *The Easter Mysteries*. (New York: A Crossroad Book, 1995), pp.152-153.
- 7 Daniel Berrigan, S.J., "Show Me Your Face O God" (Psalm 61).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May 1998), p.22.

8 朵樂斯·戴伊 (Dorothy Day) 是美國天主教工人運動 (Catholic Worker Movement) 的創始者之一，此運動關懷窮困者的基本需求，並籲求終止任何形式的暴力；希撒·察衛茲 (Cesar Chavez) 創立了「國家農民運動」(National Farm Worker Movement)，讓農民首次得以爭取權益；愛德文娜·嘉特利 (Edwina Gateley) 是天主教教友身分的福傳工作者，在芝加哥從事關懷娼妓的工作；尚·范尼爾 (Jean Vanier) 是加拿大人，為心智障礙者創立了「方舟團體」(L'Arche community)，初始是在法

國，而現在世界各地共有超過一百個以上的方舟團體。

- 6 Carlo Maria Martini, S.J., *Perseverance in Trials: Reflections on Job* (Collegeville, MN: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2), pp.29-30.
- 10 "Love Has a Thousand Faces, a Thousand Flavors," an interview with Fr. Gregory Tolaas by Dawn Gibeau, *Praying* (July 15, 1998), pp. 24-28.
- 11 Eugene H. Peterson, *Leap Over a Wall: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David* (San Francisco: Harper Collins, 1997), chapter seven, "Wilderness"

第六章

通往深層治癒的朝聖之旅

上主醫治了心靈破碎的人，
也親自包紮了他的傷痕。

——（詠一四七3）

天主偶爾會引領我們走上治癒之旅，而將我們帶回到童年。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間，這樣的事發生在我身上，當時我剛開始到亞伯達南部去做堂區宣講和帶避靜。以下我將陳述自己經歷的過程，這過程成了我決定從美國遷移至加拿大的重要因素（註1）。

開始講故事前，我要介紹「異象探尋」（vision quest）這個概念，因為在這些事件的領悟中，它起了部分作用。



「異象探尋」是一種儀式，某些美洲原住民族群仍保留著這習俗。它是為幫助男孩子跨入成年階段而設計的。男孩的第一次異象探尋是在他青春開始時舉行。為了實踐他未來將負起的獵人及戰士職責，男孩需要一位守護靈。為了找到這位守護靈，男孩必須禁食。當他因缺乏食物而精力枯竭時，他的身體卻變得能感應到存在自然世界中的靈。這些靈力會在夢境般的出神狀態中，以異象的方式顯現。

當一個男孩或他的父親相信時機已成熟，父親會帶著兒子離開他們的村落，進入森林。他們會在那裡搭一個簡單的帳篷，男孩將在那裡居住四天，進行禁食。然後父親回到村落，讓兒子開始禁食。當男孩開始感覺飢餓，他坐著等待，偶爾會陷入不穩定的昏睡狀態，直到他渴切企盼的守護靈來到。守護靈將在他的生命旅程中，成為他個人的嚮導和保護者。有時候這靈會給男孩一些特別的禮物，如治癒能力或指揮部落慶典的力量。男孩與守護靈之間會有持續而直接的聯繫，但也會藉著進一步的異象探尋來更新這份聯繫。

異象探尋中的關鍵要素是：容許自己被帶離日常生活的環境（或者「安全」的地方）、禁食、傾聽守護靈的聲音、回到社群中去分享所領受的禮物、保持開放以準備更進一步的異象探尋。

當我回顧自己的生命，我想，我首次的異象探尋發生在我明瞭自己有度修道生活的

聖召之時，耶穌會初學院就是那個「森林」。就在那裡，在一個靜默三十天的避靜中，我在祈禱中藉由聖神得以確認想要成為一位耶穌會士的意念。那已是三十八年前的事了。從那以後，我以一些不同的方式感覺到天主在我生命中經常發出的邀請。

無論你是男性或女性，在你生命中曾否有過特別的經驗，符合以上有關「異象探尋」的描述？

現在把焦點轉到我稱之為我的「中年異象探尋」上，這經驗正如早年的轉變經驗，為我而言意義深遠。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這個大膽的行動延續了一年以上。

新冒險帶來恐懼

我的故事發生在一九九五年秋，當我到卡加利教區做兩次堂區宣道時展開序幕。當時，這一趟新的冒險之旅所帶來的展望使我興奮莫名，而且當地每個教堂的教友回應熱烈，幾乎把我淹沒——他們非常開放且熱忱。不過，我並未在當下就了解到他們的信仰多麼深刻地感動我，直到我回到聖地牙哥時才領悟。我在祈禱中經驗到聖神的邀請，

將從一九八六年以來已成為我生活常態的方向做了一個改變。自八六年夏天之後，我每逢雙數年的夏天都會到愛爾蘭帶領避靜，那裡已經成了我的第二個家。而今，天主卻要我到卡加利去。

在我去卡加利堂區宣道的旅程中，得知那裡缺乏司鐸，而且有些神父很難找到人暫時代理他們的職務，好能去度假休息一下。於是我自願在兩個月的時間內，代理三位神父的職務，並且很快就敲定了這件事。

就在我啟程的幾個月前，恐懼開始浮現。我曾去卡加利市宣道，如今卻要在卡加利市以西二十英里的一個鄉間堂區度過整個六月。聖瑪利教堂與神父宿舍在一個小山丘上，可以俯瞰柯曲嵐（Cochrane）這個安詳的小鎮。但附近全無住家，我在那裡將是獨自一人。此外，最近的耶穌會院也在五百英里外。某一天，我忽然意識到自己對獨居懷有恐懼。我在腦海中搜尋這恐懼的來由，而模糊地聯想起我孩提時代所居住過的一間房屋。在那房子裡發生過什麼呢？每當我父母親需要晚間外出時，會將尚在稚齡的兩個妹妹留給我照管，當時我將屆十三歲，而她們倆一個六歲，一個四歲。這是一棟兩層樓的房子，有許多房間，而我很怕天黑以後在裡頭獨處。我現在明瞭自己曾經懼怕過父母親留下我照管一切的那些夜晚。過去和現在的不同情境重疊在一起時，擾亂了我。而且無論我曾旅行到何處，我都是與他人群居，也總有方便的管道可接觸到其他耶穌會士。現

在我卻要面對獨居的挑戰，而且還客居異鄉。我被引領離開安穩的環境，再一次被引入「森林」。

我在柯曲嵐停駐期間充滿了恩寵。當我真正按計畫實行而面對獨居的恐懼時，通常在平日彌撒的進堂詠中對我說話。有關「倚靠天主的力量」的章節經常出現，我由天主維繫生命的愛中得到力量。

本堂神父臨行前贈我一本可愛的書作為禮物，作者是巴利·羅培茲（Barry Lopez），書名《克羅與威索》（*Crow and Weasel*）。這是有關兩個印地安勇士的故事，他們展開旅程，向北遠行至族人從未到過的地方。一天，他們在途中遇見陌生人。克羅解釋了他和威索為何旅行之後，陌生人說：「我正為了異象探尋往西走。我獨自旅行，路很漫長。在我們族人間，西方是我們最害怕的方向，所以當我們啟程去做異象探尋時，一定朝西走（註2）。」我讀到這一段的時間，正巧在六月中旬，這令我訝異，也因此有了更大的勇氣和承擔去面對自己的恐懼。

在我與其他耶穌會士的聯繫暫告斷絕之際，新團體卻在堂區教友當中生根發芽。我漸漸理解到自己這個夏天有兩個目標：與天主更密切合一，也更接近自己內在的真實。

四旬期中，當我初次發現自己害怕獨居時，我曾祈求耶穌降臨進入我內在的黑暗中，如同祂在復活前曾降入陰府一樣（這正像我們宗徒信經中的禱詞）。我求祂將我從

對獨居所懷有的一切恐懼中釋放出來，並治癒恐懼的根源。之後我真面對了在柯曲嵐獨居的恐懼。然而，這恐懼根源的療癒，卻要等到我在下個堂區駐留的時日才展開。因此，我的異象探尋尚未告一段落。

出乎意料的洞察

幸運地，我預先安排了在離開柯曲嵐堂區後，讓自己休一星期的假。亞伯達南部風光明媚，我渴望親睹它的壯麗。我也期盼能參加卡加利牧童絕技競技會（Calgary Stampede）。於是，我到達第二個堂區時，已經先休憩過，因而神清氣爽。

我停駐在第二站時，並未住在神父宿舍，卻接受了這堂區一個家庭的邀請，在這家人度假期間幫他們管理房子。我是在前一年的十月和他們相識的。當我住進後，很快地，關於我童年住過的那間房子的記憶在我意識中不斷冒出來。原來，邀請我代管房子的這一家人和我自己的家庭有相似之處。這家人有四個十來歲的孩子，三男一女。我住在其中一個男孩的房間。當我慢慢理解到天主正在煉淨我的過去時，非常驚訝，因為我當時還不知道自己生命中的那段時期有需要治癒之處。我住在這房子的時日終告結束時，感覺很平安。不過，我以為自己總算抵達內在朝聖旅程的終點了，這想法卻在一個月後

我回到加州做年度八天避靜時破滅了。
加州夢境

避靜期間，我閱讀並反省自己在夏天裡寫下的日記。前六天的祈禱進行得很順利，我回想事件和恩寵、經驗到天主的愛賜予我力量並維繫我生命的時刻，以及曾面對並克服的恐懼。到了第七天，我默想自己為度假的一家人照管房子的經驗。其中的一節祈禱，我內心似乎有些東西爆發了。無論那是什麼，那種感覺令人驚慌，於是我決定暫停回想那幢房子。我即將去度假，而且想要好好享受假期。

在假期中有一天我去逛書店，選了一本羅勃特·江生（Robert Johnson）的書《內在工程》（*Inner Work*）。我讀過這位作家的其他著作，這本書的標題也吸引我。不過，我並未立即閱讀它，直到十天後回到工作崗位上才開始看。

讀江生書中第一節「讓無意識覺醒」時，聖神開始對我說話。我讀到：

無意識的概念來自於對人類日常生活的簡單觀察：在我們心中有某些素材是自己多數時刻沒察覺到的。我們有時候會覺察到不知從何處意外地浮現的一段回

憶、某個愉快的聯想、理想、信念……突然從無意識中冒出來一股能量衝擊……這些我們內在隱藏的部分有強烈的感覺，並且渴望表達出來（註3）。

我忽然領悟自己在避靜第七天所經驗到的，便是從我無意識中爆發的力量。江生繼續說道：

在有意識的觀點中，這些屬於我們自身的部分仍隱而不顯，除非我們學著進行內在工程……統合無意識的工作必須繼續進行，直到有意識的心智終於反省到全部自我的完整性（註4）。

透過這些文字，我如釋重負地了悟自己毋須害怕避靜時的那個經驗。我現在明白發生什麼事了。我可以安全地省思這趟深層治療的朝聖之旅，繼續進行必要的內在工程。我選擇了以下的禱詞來幫助自己面對即將來臨的事：「慈愛的天主，請引領我去探尋那超越我原來範疇的部分，並賜予我勇氣，好能在祢的真理前站得住。」

十月九日，我作了個饒富意涵的夢，當時距離我感到聖神的呼召——暑期行程由愛爾蘭改赴加拿大，已經快滿一年了。在這夢境中出現的只有男人。我（夢中的自我）

穿著一件亮色的格子花呢襯衫，其他人卻穿著灰衣服。有個人全然與眾不同：他蓬頭垢面，衣衫襤褸，頭部有一邊還纏著繃帶。每當我試著去接觸他，他總是畏縮地躲開。

我醒來後立刻記下這個夢，打算一有空時便進行解夢的功課。然而在有機會這麼做之前，我在反省時心思又回到那幢童年時住過的房子（我稱它為「多芮思塔路上的房子」）。

在此需要指出，江生書中有些章節內容是關於夢的解析和積極想像。我多年來常進行解夢的功課，所以這為我而言多多少少算是複習課程。不過，這是我頭一次聽到積極想像。這種「內在工程」技巧的主要目的，在於為有意識的自我與無意識這兩者間提供溝通管道，好處理那些可以斬斷清除或需要治癒的部分。這技巧是運用影像的語言去與無意識對話。藉著想像，人能進到無意識的部分，並邀請某個影像浮現出來。接著可以將發生的對話記錄下來：有意識的自我說了些什麼，內在的「位格人」又如何回應，他們一起做了什麼。江生提醒想嘗試用這技巧來解自我的人注意，若是他們在想像過程中陷得太深，無法「關機」時，最好去找位輔導面談，或在電話中談。

追隨我的夢境和童年居所的記憶，我決定透過想像邀請我的內在小孩出來，因為在那受傷的男人和這小孩之間，似乎有某種關聯。以異象探尋的角度來看，我正傾聽自己守護靈的聲音，而感覺它引我往這方向去。

重訪多芮思塔路上的房子

我八歲那年，家搬到多芮思塔路上的房子。那是兩年內第二次大舉搬家，對那年齡的孩子來說真是夠悲慘的了。當我回想這事，兩幅影像浮上心頭：一片繁茂的青翠草地和那幢房子。草地是個純真、喜樂，可以玩耍的地方。那裡有個小男孩，一個牧人，還有長大成人的我。這片草地充滿了正面能量。這個寧謐的地方異常明亮。我很快便清楚了解：每當我感到快被第二個影像，也就是那幢房子壓倒時，便可以到草地上求得紓解。這解藥我後來用了好幾回，因為當我想像多芮思塔路上的房子時，那情境陰鬱、嚴肅、令人害怕，而且黑暗。我想，在這裡很難有玩耍的心情。

我邀請小男孩進到我的意識當中，並向他保證我不會傷害他，只想幫助他。我們漸漸熟悉彼此，然後他問我可不可以陪他進入那幢房子。我建議也把牧人請進來（那時牧人已經轉變成了基督的形象），男孩同意了。所以我們三個就從前門進了房子。我握著孩子的手。當我們走過一間又一間的房間，一件令人驚異的事發生了。每個房間的黯淡角落，都沐浴在光亮中，同時每個房間的氛圍也由陰鬱變為寧謐。若我們進入一個房間而氣氛太凝重時，我便將心境轉換到綠草地上。有時候我會將整個過程暫停，出去散散

步或者隨便看看電視節目。

我花了兩天才走完整個房子，因為它有許多房間。我們甚至也穿過前院和後院。將近結束時，整個房屋和地面都被光照徹。連男孩和我也沐浴在光亮中。彷彿在我心靈中發生了奇蹟——天主治癒了我過去的某個部分，而我原本不知道那部分需要修復重建。這純然是祂的禮物。

在我進行積極想像的時候，我與一位同是耶穌會士的友人走得很近，他對心智和心靈的許多方面有相當淵博的知識。我結束內在工程後，就去看他。他專注地聽我講完自己的故事，並給我很棒的回饋。他認出在多芮思塔路上的房子裡曾發生過某些事情，雖然還不至於摧毀我的自尊，但卻造成了嚴重傷害。他建議：房屋由暗轉亮或許給了我進一步探索更深層意義的管道。他也建議我再次與小男孩對話，看他現在有何感受。因為我告訴了這位會士朋友關於頭上纏著繃帶的男人的夢境，他更鼓勵我也與這男人對話。這意味著將積極想像和夢的解析合併，以完成治癒的過程。最後他建議我將這療癒或多或少轉化為一種儀式，作為對過去所發生之事的紀念。

當我進入這長達年餘的蛻變歷程的最後回合時，我從聖詠十八首中汲取勇氣：「上主，我的力量，我愛慕你。上主，你是我的磐石，我的保障，我的避難所；你是我的天主，我所一心依靠的磐石；你是我的護盾，我的救援，我的堡壘。」我發現自己仍需要

天主的恩寵來實踐我耶穌會士朋友給的建議。即便多芮思塔路上的房子現在已沐浴在光亮中，我仍不確定對於更深層意義的探索會把我帶到哪裡去。

令人驚訝的啓示

拜訪過我的耶穌會士朋友幾個星期後，有一天我在祈禱中與天主對話，談到多芮思塔路上的房子。我問天主：祂是否要帶我去理解自己兒時的家的另一層意義？接著發出的啟示令我震撼。我聽到天主說：「我也在那裡，和你及你的家人在一起，儘管當時你還不認識我。我的愛一直與你同在。從你的嬰孩時期、你住在多芮思塔路上的那些年，直到你已是十多歲的青少年，我一直都在場。」

這就是這幢房子更深層的意義！我驚呆了，因為以前從未領悟到這點，這訊息簡直像心靈上的炸彈。知道天主一直都在，在我所有混亂的時刻，也在日常生活中的起起伏伏中，在我童年的喜樂和受傷經驗中，我的一切成敗中，這是多麼大的喜悅與平安的泉源！

還有什麼特別與那幢房子有關的傷害需要治癒呢？

該是再次拜訪那個男孩——我的內在小孩的時候了。我將他從我的無意識中召喚

出來，他也樂意地出現了。我問他好不好。他回應：「我很好。自從我們與牧人一起進到房子裡去之後，我感覺好多了。不僅房子沐浴在光亮中，連我也一樣。謝謝你陪我那兒。我不再害怕了。我現在感到很安全。」

此刻，我已明瞭小男孩和頭纏繃帶的男人間的關聯了。他們倆都代表著我的某些部分。那個蓬頭垢面、骯髒而且衣衫襤褸的膽怯成人曾在兒時受過傷。他代表我仍然負傷的部分。現在，該將他從我一個月前記下的夢境中召喚出來了。我問他我們是否可以談談。「你現在覺得如何？」我提問。

他不再因我在場而羞怯，回答道：「因為你花時間關照我的傷，我現在好多了。我以為你早已遺忘我，也不關心我。現在我感到被需要，也感到安穩。我頭上的傷痊癒了，繃帶也拿下來了。我洗了澡，穿上一套新衣服。我感覺自己很好。」我告訴他，很抱歉讓他受苦了那麼久，但我直到他浮現在夢境中才知道他的存在。我謝謝他出現在我面前，讓我知道他的苦悶。然後我問他還有什麼我可以為他做的嗎？他回應：「有的，請擁抱我一下。」接著又加一句：「並且祝福我。」所以我就照做了，為這不平凡的恩寵之年畫上句點。

現在我面臨異象探尋的第四個關鍵要素：回到團體去分享所得到的恩寵。我已經懷著真誠和開放的態度盡力這樣做了。各位讀者，當您在生命旅程中繼續前行時，希望我

所學習和經驗到的將對您有所幫助。

我的祈禱是：無論前方有什麼樣的異象探尋等待著我們，願你我都永遠保持開放，隨時準備領受慈愛的天主為我們所預備的一切。我們在希望中等待，並仰賴天主的力量。

註釋：

- 1 本章原發表於《人類發展》期刊 (*Human Development*, Fall 1997, pp.19-23)，原標題為〈一位耶穌會士的異象探尋〉 (*A Jesuit's Vision Quest*)。在本書版本中已經稍微修改過。
- 2 Barry Lopez, *Crow and Weasel*.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0.
- 3 Robert A. Johnson, *Inner Work: Using Dreams and Active Imagination for Personal Growth* (HarperSanFrancisco: 1986)。
- 4 同上。

第七章

祂保護的愛

當你從水中經過時，我必與你在一起；

當你渡河時，河水不得淹沒你；

當你在火中走過時，你不致烙傷，火焰也燒不著你。

——（依四三二）

耶穌的誕生，是我們在新約裡，最早可見的有關上主施行保護愛的記載。瑪利亞和若瑟正計畫著，假如他們通過所有的戶籍檢查，他們將要返回他們的家鄉納匝肋。那時候，瑪利亞身體已經恢復健壯，可以旅行了。然而，對命運的恐懼，強烈侵蝕著黑落德王那顆兇殘又易妒的心。因此，有天夢裡，若瑟又接收到上主的啟示了，他對這一點都



不陌生。上主遣來的天使向他顯現，對他說：「起來，帶著嬰孩和他的母親逃往埃及去，住在那裡，直到我再通知你，因為黑落德即將尋找這嬰孩，要把他殺掉」（瑪二13）。

在舊約裡，特別在先知書和聖詠，許多不同的圖像都傳達了上主保護的愛。例如，上主是一塊磐石，是我們的後盾，是堅固的城垣，是固若金湯的城池，上主是我們的避難所也是我們力量的泉源。即使我們行經黑暗的幽谷也不會有所損傷，只因上主與我們同在。上主強有力的右手會支持著我們。上主守衛著祂的葡萄園，我們毋須擔憂黑夜帶來的恐懼。上主拯救我們脫離獵人的羅網。在所有描寫上主保護之愛的章節中，最清楚的莫過於聖詠第九十一首了：

你這在至高者護佑下居住的人，

你這在全能者蔭庇下居住的人，

請向上主說：「我的避難所，我的碉堡，

我的天主，我向祢投靠。」

祂必救你脫離獵戶的縲絆，

祂必救你脫免害人的瘟疫。

祂以自己的羽毛掩護你，
又叫你往祂的翼下逃避：

祂的忠信是盾牌和鎧衣。

你不怕黑夜驚人的戰慄，

也不必怕白天亂飛的箭矢，

黑暗中流行的瘟疫，

正午毒害人的癘疾。

因為祂必為你委派自己的天使，

在你行走的每條道路上保護你（詠九一 1—6，11）。

老鷹這個形象所表達的，不僅僅只有先前提及的「上主全知的愛」，還包括了「上主的保護」這個涵義。申命紀裡的一段話很值得我們深思：「老鷹怎樣守候自己的窩巢，飛翔在幼雛之上，上主也怎樣伸展雙翅，把他背在自己的翼上」（申卅二 11）。北美原住民精神上崇奉老鷹為力量的象徵，它代表勇氣、力量、指引，以及自由。因為老鷹飛翔在諸天之上，遠高於任何生物，所以它也因「最接近上主的面容」而備受尊崇。它銳利的目光和強健的雙翼，拿來比喻成上主「保護的愛」是再貼切也不過了（註 1）。

凡是相信上主保護之愛的人，總能找到一股更新的力量。依撒意亞先知告訴我們：「然而仰望上主的，必獲得新力量，必能振翅高飛有如兀鷹，急馳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依四十三）。

相信上主保護的愛，得以克服內在的恐懼。一位聖經學者告訴我，整本聖經中最常用的詞句是：「不要害怕！」當耶穌要出生時，天主也一再地鼓勵瑪利亞和若瑟不要害怕。從梅瑟、先知、瑪利亞、若瑟，到宗徒，上主催促許多聖經人物放下他們的恐懼。

梅瑟的繼承者若蘇厄，知道上主神聖的訊息：「我不是吩咐你，你應果敢果斷嗎？所以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膽怯，因為你無論到哪裡，上主你的天主必與你同在」（蘇一九）。

舊約聖經裡有一段愛的話語，是從先知依撒意亞口中說出的。假若你把其中「以色列」這個詞用自己的名字代換，你就更加能夠領略其中的奧妙。他說：「以色列啊！那形成你的上主這樣說：『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你是我的』（依四三）」。

在新約聖經中，再也找不到一處像加里肋亞夜晚湖畔那樣，那麼明白地描寫上主鼓勵我們拋下恐懼的段落。當海上的強風吹起時，門徒們還離岸上有一段距離。聖若望解釋道：「當他們搖櫓大約過了二十五或三十『司塔狄』時，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行走，臨

近了船，便害怕起來。但他卻向他們說：『是我，不要害怕！』他們便欣然接他上船，船就立時到了他們所要去的地方」（若六19—21）。

無論那場景是在曠野、荒蕪的沙漠、暴風，或是在夜晚漆黑的森林，天主總是傳來相同的訊息：「相信上主，不要害怕（註2）」。只要回憶以色列民族早期和天主來往的經驗，我們即會相信這是真實無誤的：「上主聖主在曠野之地，在野獸咆哮的原野，發現了他，遂將他抱起，加以撫育，加以保護，有如自己的眼珠」（申卅二10）。即便我們到了老年，上主也持續不斷地照顧我們，關心我們的福祉。

不要害怕

很長的一段時期，上主都以祂保護的愛不斷地餵養我。身為一名耶穌會士，若要論及我何時開始意識到上主「保護的愛」這個面向，則要回溯到我還未領受聖秩以前。那時，正值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我在舊金山內地屬於非裔美籍人的堂區工作。那段時間種族衝突節節升高，有煙硝瀰漫之勢。有一天，當我正沿著社區裡的主要街道走的時候，就在正前方，五或六個非裔美籍年輕人倚牆而立。我並不認識其中的任何人。當我走近他們的時候，他們用一種仇恨和不信任的目光瞪視著我。我非常驚恐，可是我不知為何

湧出和他們交流的勇氣，我對他們微笑，用愉快的聲調和他們打招呼。他們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態度似乎軟化了他們，所以他們也用愉快的方式回應我。後來，我繼續走，這時我想到路加福音裡耶穌的舉動：「他卻由他們中間走過去了」（路四28—30）。

一九八〇年代，我開始為牧靈工作舉辦研習會，以及帶領避靜。在那之前，我依照學校行事曆作息，也就是說，我依然保有一般休假和較長期的寒、暑假。然而，這項新的福傳工作並沒有時間上的設限。所以，人們會邀請我，要我在假期中途帶領避靜。除此之外，輔導晤談接連不斷，甚至沒有喘息的時間。我開始頭痛，我知道我必須調整改變生活的節奏。此時，夢中出現了奇怪的夢境：非裔美籍人開始在各式各樣的場合出現。我詢問一名同我很熟、擅長解夢的修女。這樣，我才能理解夢境的意義。她依循容格的方法為我解夢。容格相信夢境裡的影像代表著一個人希冀的事物。當我告訴那名修女，非裔美籍人在我夢中出現的強烈頻率時，她反問我對黑人的感覺為何？

我告訴她，我喜歡同他們一塊兒，和他們在一起的感覺很輕鬆，很像在自家家裡。所以，事情就很清楚了。夢中的非裔美籍人象徵著我需要好好放個假。我的潛意識告訴我：嗨！老兄，你應該從你的工作抽身，放個假了！事實上，我正從此學習到如何在牧靈工作和玩樂中取得平衡。上主給了我這個解決方法，好保護我不致工作過度。此後二十年，我再也沒有因我是「自由工作者」而工作過度了！

一九八五年時，我要求會長允許我有個安息年。我渴望追求兩件事：靈修成長和社會正義。那時的我，祈禱正經歷著劇烈的變化，我覺得需要時間好好地反省這樣的狀況。一九八四年，我在南非待了五週，舉辦研習會，討論教會如何負起社會使命（註3）。現在，我想要再回去一趟，更深入地了解種族隔離及對人民帶來的影響，無論是對白人或是黑人。除此之外，我曾經到愛爾蘭旅遊過，還在那裡帶過兩年避靜。所以，這次我總共申請了在愛爾蘭待三個月，另三個月待在非洲——包括肯亞、尚比亞和南非，最後三個月再回到愛爾蘭去。這次，我沒參加任何制式規定的計畫。相反地，因為我天性需要組織規範，所以我想來點不一樣的：不預做任何計畫，照自然的節奏任來年過去。這的確是一項大挑戰！

出發前，我已為即將到來的安息年做好妥善的規畫，之後，又轉頭過去，帶領避靜。隨著出發日期的逼近，我益發焦躁不安，對這次行程充滿焦慮。我通常會這個樣子：我滿懷熱情地回應召喚，但是之後隨著計畫的來臨，我又會臨陣退縮。兩件事令我懼怕：靈修生活和祈禱方式的改變，以及返回南非。度假時，在四個不同的地點，我經歷到四個「上主保護之愛」的啟示。這些經驗深深打動我，鼓勵我，所以在這些地方我都各拍了一張紀念照片。每次亟需內在力量時，我就會拿出這些保存已久的照片從中汲取力量。最近，自從搬離城市到南亞伯達省的大草原生活，由原本的團體生活變成獨

居，這更成為我的例行公事了。

第一個啟示發生在位於北加州塔和湖（Lake Tahoe）的翡翠灣（Emerald Bay）。在這美麗的海灣中間有一座小島，上有古堡遺跡。陡直的山壁，氣勢雄偉的森林包圍著海灣三面。從我孩提時代，我已到過翡翠灣多次，每次都讚嘆其可愛美麗。

這次我腦中浮現一個想法：「我就是那座小小的島，上主就是那偉岸的山壁。」我是受保護的。離塔和湖約兩小時車程的地方有一塊價值不菲、寧靜安詳的草坪。草坪對我而言有重大意義，因為我想像中的天堂正是那樣。我之前從未來到這片草坪，這次，我驚異地發現它如同翡翠灣，也被高聳的樹林和山岳所包圍。此時，我心想，我是那片草坪，上主是那山岳——再一次，我又覺得上主保護著我。

旅行到更遠的地方，我來到高處，可俯瞰雄偉的河谷。那兒有層層疊疊的山脈，但一棵樹的影子也沒有。從站的地方，可看到山坡平緩地伸展到谷底，景致美得讓人屏息。如同先前的風景，上主又傳來同樣的訊息：「你是山谷，我是高山，不要害怕！」

數星期後，第四個啟示發生在聖地牙哥距我家車程一小時的地方。那天我放假，開著車直上到拉古納山國家森林保育區（Mount Laguna National forest）。那裡的一處地方吸引著我。站在高處向下遠眺，你可看到兩千呎遠的安匝波若葛沙漠（Anza Borego Desert）。光禿禿的沙谷位於山的底部，一群高聳如塔的山環繞著它。現在，我已經很熟

悉這樣的景色所要傳達的訊息了。因為這次的經驗，所以我不認為前三次僅止於「巧合」而已。這四次插曲所帶給我的活力在十五年後還生生不息。

最近，一位具有覺察力的朋友聽到這些地點帶給我的影響後，驚異於上主的安排：小島、草坪、山谷、沙漠底層。她推測，這或許代表我四種不同的情緒和精神狀態。她的洞見拓展我的視野，加深我對上主訊息的理解。上主隨時都保護著我們，不管順或逆，平凡或挑戰。

上主施行保護愛的故事

希冀保護是人類普世的需求。隨著千禧年的來臨，各式各樣的恐懼和焦慮瀰漫人心。有人因為 Y2K，擔心全球性失序，有人視洪水、颶風、地震為毀滅的徵兆，還有人認為國情動盪不安標示著世界末日的來臨。那些依靠上主，相信上主仁慈的愛和保護之人，必能從中獲得慰藉和安全感。他們遠比那些依靠世物的人明智。當我被恐懼攫住時，印度詩哲泰戈爾的詩是極佳的幫助：

我以為我的旅程已經到達我能力所及的盡頭

——眼前的道路已經斷絕，口糧已然用罄，
該是在寂靜幽暗中隱遁的時刻。

但我發現你的旨意在我當中永無竭盡。

當舊的言語在舌尖枯竭，

新的旋律卻從心中迸現；

在舊的道途消失之處，

新的境遇卻奇蹟般開展（註4）。

我問一些教友上主如何在他們生命中施行保護愛，他們回覆給我的故事包羅萬象，
極為有趣。

賴瑞和潘妮，透過對他們生命的反思，可以清楚地看見上主保護的臨在。

賴瑞說道上主如何保護、降福於他：

我確信上主在我的生命中有一個計畫。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在海軍服役的四年
裡，遭遇到幾樁不尋常的事。韓戰期間，兩次配備彈藥時，幾位部隊弟兄和我原

本差點死亡，或嚴重受傷，但因上主的保護，我們躲過這場凶險。上主第二次施行保護愛時，我們正在發射砲彈，強烈轟炸攻擊敵方。當時船上的發射機是故障的，上主的保護拯救了我們十名船員免於炸彈爆炸的危險。

潘妮也說：

主的時間遠比我還多是我重大的發現。上主的時間不是我的時間。常常，我覺得為我所祈求的事物，我需要趕快得到解答，但是上主的答案可能數年後才會顯明。有了「漫長光陰」這層眼光，我看見上主的恆定和智慧，運作在生活中每一個細微的層面。這份徹悟，構築我的信仰，更勝於別的。我相信上主守衛我和我的家園，祂手指的方向賦予我們生活的意義。

瑪格麗特在她婚姻破碎後，經歷了一段很艱苦的歲月。她解釋道：

即便經歷了許多艱難橫逆，我從未抱怨過上主。有一段時間，我對上主在我生命中所畫的崎嶇路線感到百思不解。但我仍然確信，無論何種情況，上主依舊

愛我，保護我。離婚後，在破產的情況下，我獨力扶養兩名稚子。即便所有不幸的事同時發生，我仍舊堅信上主的臨在。有一年，我付不起我和兩名幼子的醫療保險費，但奇蹟似的，整整一年，我們全家三口一點小恙也無。即使在最艱苦、最低潮的時期，我還是確信上主與我們同在，保護我們，祂施予的負擔不超過我們能力所及。

聖詠二十三〈上主是善牧〉，廣獲許多人喜愛。許多禱詞，例如「還使我的心靈得到舒暢……領我踏上了正義的坦途。縱使我應走過陰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險，因你與我同住。你的木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舒暢。」供給我們艱困時的內在力量。

艾爾這名單身漢，發現這篇聖詠在他的靈修旅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聖經裡，最能打動我心坎的篇章，非聖詠二十三莫屬。上主是仁慈的，充滿愛情與良善的，祂轉面不看我的罪愆，柔情地看護著我，保守我免於誘惑。」以上種種天主愛的樣貌，都清清楚楚地顯示在聖詠二十三首中。盼盼也同樣地回應艾爾的洞見，她憶到，「主是善牧」這個形象幫她度過身體病痛的難關：

手術時，我曾強烈經歷到上主保護的、支持的愛。數年前，我第一次動手

術，那時，我對整個手術進行的過程感到焦躁不安。但是上主無論術前或術後，都離我如此之近。我在病房內，似乎可以撫摸觸碰並看到祂，這給了我深沉的平安。在我摔斷腰，醫生還未幫我動手術這段期間，我意志消沉，常常無法清醒地思考。然而，透過朋友後續的照顧，我又再次體驗到上主的愛。他們為我準備各式各樣的東西，有卡片、鮮花、晚餐。直到回家後，他們還提供我需要的援助。一位忠心耿耿的朋友，甚至每天送聖體給我。

六節：
凱西亦從舊約聖經中找到支撐的力量，特別是從依撒意亞先知書四十九章十三至十

因為上主安慰了祂的百姓，憐恤了祂受苦的人們……
婦女豈能忘掉自己的乳嬰？

初為人母的，豈能忘掉親生的兒子？

縱然她們能忘掉，我也不能忘掉你啊？

看哪！我已把你刻在我的手掌上。

她說明道：「當我唱卡倫·藍德（Carey Landry）依據這段經文所作的歌時，我知道自己並非孤單一人。不管境遇如何，上主永遠同我在一起（註5）。」

回顧童年，泰瑞和瑪利琳，想起上主為他們驅逐危害，施予保護的片刻。泰瑞寫道：

上主永遠臨在我的生命中。當周遭靜寂無人時，祂給我安慰。我孩提時，家裡的成員沒有一人上軌道。父母在我五歲時離異。此後，每隔一段時間，我必須到不同的親戚家，輪流居住。小時候，相異於其他小孩，很早我就認識到自己不屬於任何家庭，強烈地感到自身獨立和擔負責任的需要。然而，我僅僅只是一名小孩。有一次，我差點溺斃；也曾被掉落下來的樹幹壓得動彈不得；更有一次，差點從二十呎高的懸崖上，失足滑落。因為住在英屬哥倫比亞的森林邊，我曾經潛進熊跡處處的區域探險；漆黑無光的夜晚，沿著林間小徑閒遊。甚至，我還沿著路邊的鐵軌玩。雖有諸多凶險，我卻毫髮無傷。冥冥之中上主照顧著我。

瑪利琳憶起她童年時的一樁事故：

我在農場長大。八歲時，父親的一名雇工企圖非禮我。我當時覺得很困惑，

不曉得到底發生什麼事，但心中浮起一絲絲的感覺，這是錯的。恰巧，我親戚走進屋子，那人隨即住手了。我相信是上主保護我免於危害。此後，那人再也沒有非禮我的舉動。不久，他便因其他理由而被解雇了。

身處黑暗的深淵

並非所有人，包括孩童和成人，都有倖免於難的經驗。生命中最偉大的奧祕即在於：世界為何有諸多苦難？為何天真無辜的孩童受苦？為何良善心謙者遭受殘忍的對待？為何無辜的百姓因戰事成殘疾，被殺戮？為何人們會在本應無礙、簡單的醫療行為中喪亡？然而，「受苦」並不代表我們要終止請求上主的保護。主禱文中「但救我們免於兇惡」這句話，正是祈求我們免於受傷的恐懼（參閱第四章〈獲得自由的祈禱〉）；或是祈求旅途平安；或是小孩安全無恙。即使災難襲來，我們知道是上主允許災難經驗進入生命中的。

當凱茜·柏娜（Cassie Bernall）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號抵達學校時，一點都不曉得她的生命即將在那天結束。在那駭人的一天來臨前，她在哥倫比亞高中的一千多個日子中，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學生。據她父母的說法，她是一個充滿怨恨、易怒的女孩，心

中有著千奇百怪的幻想，常常嚷嚷著要離家出走、弑親和自殺（註6）。

透過教會青年輔導的建議，凱茜的父母決定要一點一滴，長期穩定地用愛澆灌她。慢慢地，因為她父母的堅持和教會其他青年良好的榜樣，她當時也被鼓勵參與其中，凱茜的行為逐漸地轉好。然而，直到她參加一場青年週末避靜，她的信仰皈依才得以完全。在那裡，她遇見基督和祂對她的愛。

她的一位朋友追憶發生在凱茜身上的變化：

我們在落磯山脈裡的伊思特公園起床，展開一天的序幕，我敢說，在場的小孩大約有三百名。夜幕低垂時，我們一起敬拜讚美上主……可能是讚美的歌聲衝破了凱茜的心防，她真的改變了……我們一夥人待在屋子外，凱茜在啜泣。她一古腦地傾洩出她的心曲，我想她在向上主祈禱，請求祂的寬恕（註7）。

她的母親，描述了他們的家庭生活如何因這次的避靜而改變：「從那時開始，凱茜變成完全不一樣的人。她從不跟我們談論她避靜的事，我們也不逼她。但是她的眼珠晶亮有神起來了，露出了好幾年未見的美麗笑容，然後她開始……嗯，以誠摯、尊敬、愛來對待我們。」耶穌真的降臨到她心中，驅走黑暗，帶來光明。

她死亡的那一天和往常沒什麼兩樣。她正在圖書館唸書。剎那間，兩名她的同學衝進大門，拿著自動槍掃射。一名劫後餘生的同學當時看到凱茜躲在桌子下，雙手緊握著祈禱。其中一名槍擊手走近她，問她是否相信天主。另外一名學生記得那場景：「凱茜猶豫了一會兒，看起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然後，她說了一聲『是』。她一定被嚇壞了，但她的聲音聽起來一點也不發顫，異常地堅定。之後，他們問她為什麼，還未給她足夠的時間回答，就一槍斃了她。」

雖然凱茜突如其來的死亡使得父母無法停止追悼，他們還是能從更寬廣的角度思考當天的意外。她母親說：「我知道她並非白白犧牲，她的死亡代表誠實、勇敢、勝利。對我而言，凱茜的生命告訴大家，為信仰而死，較諸在謊言中苟且偷生，來得更更有價值……」凱茜無法預知這場浩劫，可是，她猶如現代烈士的死亡，為全美和加拿大的青年帶來了啟示。即使身為一名成人，她的事蹟也同樣啟發著我。

幾世紀以來，許多人為了維護信仰，身陷囹圄，或面臨死亡。當《時代》雜誌為「世紀風雲人物」(The Person of the Century) 這個專題作調查，並在每個刊本上登列世界各地最有影響的人物時，有一個名字在我眼前閃閃發光，那就是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這男人十分確定他行動的正當性，以致他願意犧牲生命中最輝煌寶貴的二十五年光陰在羅賓島(Robben Island)上。上主並沒有保護他免於牢獄之災。

但是，他不但沒有對上主，對迫害他的人滿懷怨恨，反而成為上主醫治國內仇恨的工具。十六世紀以來，許多傳教士踏上往越南的路途，和當地人民居住在一起。西元一八二〇至一八四〇這二十年，為數眾多的基督徒為信仰殉道，忍受各種嚴刑酷罰。一封一八四三，由身陷牢獄的保羅·丁勒褒（Paul Le-Bao-Tinh）所寫的信，即詳述了他無論面臨何種境地，都深深信賴上主的愛與仁慈：

我，保羅，為了基督的名被禁錮，希望你們知道近日加諸我的磨難，以便你們因愛主而燃燒，希望你們都能同我日日以讚頌光榮祂，「只因祂的仁慈直到永遠」。我待的監獄活生是個人間地獄，各式殘忍酷刑每天在這裡上演，有手銬、腳鐐、鐵鍊——帶來無止境的仇恨、報復、詆毀、猥褻的言論、爭辯、惡行、發誓、賭咒、苦悶、傷悲。但是曾從火爐中，釋放三名囚犯的天主永遠與我同在……（註8）。

黑暗之光

不管信仰旅程已多深，多少仁心善舉已施行，在生命的某些時刻我們總會撞見「黑

暗之牆」、「幽暗深谷」和「驚怖之林」。作家維克多·帕拉沁（Victor M. Parachin）反省到六件事是我們可在黑暗期習得的：

1. 在黑暗中，我們會將生命主權交出。黑暗期通常是我們交出安全感，轉向上主之時刻。

2. 在黑暗中，我們開始珍視光明。直到幸福被剝奪後，我們才明白之前我們領受、享有的幸福並非是如此理所當然的。

3. 在黑暗中，我們更有同情心。剛剛度過黑暗、痛苦的人，通常具有強烈的欲望，想幫助其他受苦者。

4. 在黑暗中，我們習得更多。黑暗期通常是我們急速成長的時候。唯有身歷幽暗深谷，我們才開始簡化生活，釐清價值，排定優先順序，發現何謂損友和益友。

5. 在黑暗中，我們對上主更開放。黑暗使我們的視力模糊，心智擾亂，精神損害，因之凡事皆看不清。所以，我們只能夾帶更大的渴望，轉向上主。

6. 在黑暗中，我們學習靠信德生活，而不僅靠目睹。經歷困難黑暗，我們承認我們的軟弱，並將生命交給上主看顧（註9）。

神祕家潔西卡·波兒女士寫的一首詩，深刻地描繪人生的黑暗經驗，在困頓不明時

我們更需仰賴「那一位」。這首詩名叫〈主的衣裳〉：

上主端坐在我幽暗靈魂的一角。

祂是上主，威嚴無比。

像個小孩，陰影滿布，我蹲坐祂腳旁，

因祂的注視而喜悅，

我思緒憂傷，停駐於祂的轉臉不顧。

祂以仁慈做衣冠，

寬大的衣袍，

非織錦綢緞須小心碰觸；

而是強韌的纖維布面，

供慌亂的手

緊緊攀附。

我的手指緊握不放，

內心發出信仰的呼喊；

面對神聖，

我深深地承認，
自己只是塵土。

我心靈滿溢著信賴，

我毋須遠行，

去至言論充斥的高崗或流溢樂音的內地。

大能的祈禱，

伴我度過起伏伏：

漆黑中，我緊握上主衣裳不放（註10）。

就如一路行來的景況，藉著我所說的四個「D」——乾枯（dryness）、黑暗（darkness）、孤獨（desolation）、沮喪（discouragement）——竭盡所能地攀附上主保護的愛。上主在俯聽。當我從聖地牙哥搬到只有四人的耶穌會團體，前六個月的祈禱只能濃縮成一個字：「救命（Help）！」，因為從前的我，在加州柏克萊和上百名會士住在一起，度過美好且支援充足的十五年。但我堅信上主在我左右，最後，我終於調整自己，漸漸地愛上這塊土地和其人民。

我搬到聖地牙哥是為了方便挪出時間，照管墨西哥提哇那城當地的小教堂。在地域

廣袤，疆界無垠的城市駕車是危險的事。每次，當車子駛離美國，往墨西哥邊境而去時，我總會請求瓜達魯貝聖母（*Our Lady of Guadalupe*）保護我不出車禍。她俯允了！雖然發生一些小擦撞，但十五年來，還沒有車禍的紀錄。

內在的「失落感」隨著我搬到南亞伯達省的原住民保留區，以規律的節奏在前六個月來來去去。我離開了原本熟悉的事物——國家、文化、氣候，從耶穌會的團體生活過渡到獨居，從城市生活到大草原。有時，我會從住所望出窗外，看著眼前無邊際的草原，思忖道：「天啊！我是怎麼來到這裡的？」但是之後，上主總是降福於我，有人邀請我共進晚餐，有人順道拜訪我，向我打聲招呼或閒話家常。逐漸地，內在的平安戰勝原本的騷動。有一點我很確定，缺乏上主的幫助，我無法搬至此處，亦無法生存。

每當我開始好奇，為何我們必須經歷黑暗與光明這兩面，總會翻閱一篇由耶穌會弟兄費·布萊克（*Phil Blake*）所寫的卓越短文，名叫〈學習評判旅程價值〉（*Learning to Value the Journey*）。他寫道：

「旅程」這個概念被用來泛指靈修過程。靈修書籍的作家常常提及「內在旅程」、「小徑」、「路途」這些詞彙。這些比喻是很適切的，因為靈修生活中我們的確從此岸橫渡到彼岸……從人構形降生一剎那，生命就開始不停地運轉，

沒有終結。以此觀之，自出生開始，我們就一步步地邁向通往「天父」的道路……我們所行的路有時既黑暗又陡峭，有時卻又平坦、陽光普照。深坑滿布道路，一不小心我們便跌落其中，我們還必須越過橫梗於面前的落木與石塊。以上種種，皆反應我們「隨同耶穌通往天父」的真實生活的樣貌……當生命逼近終結時，耶穌確實從墳墓裡復活，戰勝了死亡。我們在靈修旅程中經歷復活，但先而來的則是痛苦與死於自我。人「成為」人的張力在於經歷一連串的死亡與復生（註11）。

布萊克神父也急切地評論到在旅途中所遭受的創傷：

懷著大膽又肯定的態度啓程，這為我們帶來改變，也保證我們每日奉獻給天主的努力，雖不完美，亦有瑕疵，卻是不計代價的。在上主眼中，我們蹣跚的行走和背負的創傷都是如此美麗……我憶起了中古騎士從戰場凱旋歸來的例子。他面上、身上的刀疤是勇氣的證據；傷痕則代表榮譽……在朝聖旅程的終點，面臨死亡時，帶給我們羞辱的將變成榮耀。旅程中遭致的傷疤，將反射出上主的光輝和美善（註12）。

並非只有在迫切緊急時，我們才經歷上主保護的愛。有時候，上主的愛帶有幽默的色彩，就像下列的事件所顯示的。那時，我正準備從聖地牙哥開長達四天的車程前往卡加利。第一次，我獨自一人開車超過兩天。朋友都很驚異，像我這般外向的人，怎麼有可能獨自一人，握著方向盤長達那麼久的時間。更糟的是，那輛車還沒有導航系統的配備！

出發前兩個月，我的左腳出了問題，腳底感到疼痛，醫生診斷得了筋膜炎。一個月後，另一隻腳也出問題了。難道是身體在告訴我，它並不想出門？我向上主乞求援助。有一天，疼痛照舊，我正在準備避靜的講道，第一篇彌撒經文是從申命紀第三十一章中選錄出來的。裡面談到，年逾百歲的梅瑟，深知自己無法陪同以民橫渡約旦河到達應許之地，雖然如此，他想向人民保證，天主永遠與他們同在。他告訴他們：「你們應勇敢堅決，不要害怕，在他們面前也不要畏懼（指阿摩黎亞人，當時是以色列的敵人），因為上主你的天主親自與你同行，絕不拋棄你，也絕不離開你」（申卅一6）。

當我第一次以這段經文祈禱時，我只注意到阿摩黎亞人是相對於以民的「他者」。然而，當我嘗試為避靜的教友，找出生活中實際的經驗加以闡釋時，我開始反省，誰是我真正的敵人？答案一閃而過：我的腳！上主在這裡答覆了我的祈禱，告訴我毋須為長

途旅行憂慮，「開車」並非是「行軍」，祂會在我身旁。我感到解脫。奇怪的是，接近出發之日時，左腳竟痊癒了；距出發前一個禮拜，右腳也止疼了。這是一次完全嶄新的、毫無預期的、上主在我生命中施行保護愛的故事。

結語

這章以依撒意亞先知的話起頭：「當你由水中經過時，我必與你在一起；當你渡河時，河水不得淹沒你；當你在火中走過時，你不致烙傷，火焰也燒不著你」（依四三2）。既然許多個人經驗和讀者您的反省，都印證這些話的真實性，最末，我們得以讓耶穌作結。當他向天父祈求弟子的福祉時，說：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界上了，但他們仍在世界上，我卻到祢那裡去。聖父啊！求祢因祢的名，保全那些祢所賜給我的人……我不求祢將他們從世界上撤去，只求祢保護他們脫免邪惡（若十七11，15）。

註釋·

- 1 Arthur Versluis, *Native American Traditions* (Rockport, ME: Element Books, 1994), p.34.
- 2 兩本探討如何處理神枯經驗的參考書：羅伯·賀曼 (Robert Hamma) 所寫的《度過荒脊之旅》(*Along Your Desert Journey*,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1996) 和尤金·彼得森 (Eugene H. Peterson) 所寫的《跨越高牆：默想大衛的生活》(*Leap Over a Wall: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David*, San Francisco: Harper Collins, 1997)。特別詳見第七章〈荒野〉。
- 3 為了更深入了解此次的經驗，請詳閱拙作〈回應正義呼召時如何面見內心恐懼〉(“Facing Our Fears in the Call to Act Justly,” *Spirituality Today*, Fall, 1985, Vol. 37, no. 3)
- 4 Rabindranath Tagore, *Gitanjali* (New York: Macmillan, 1913), XXXVII, p.21
- 5 "Isaiah 49" by Carey Landry, North American Liturgy Resources, 1975。根據依撒意亞先知書四十九章十五節所寫。
- 6 "She Said Yes: the Unlikely Martyrdom of Cassie Bernal," A Book Review, *The Word Among Us* (November, 1999), pp.60-63.
- 7 Misty Bernal, *She Said Yes: the Unlikely Martyrdom of Cassie Bernal*: (Farmington, PA: Plough Publishing House, 1999; 1-800-521-8011)。節錄部分選自八十、八十一—八十四、一百三十九—一百四十頁。
- 8 "Living With Christ" (Novais, Quebec, Canada。美國境內有售。348RT11, Champlain, NY12919), No-

number 1999 issue, p.143.

9 Victor M. Parachin, "Growing Through Darkness" (Source Unknown: 維克多·帕拉沁居住在加州的克來蒙區域。) 本文作者還增錄了在黑暗時應感謝上主的第七點理由: 深處困境時, 我們更少做判斷。麻煩、試煉、災難揭露了我們的脆弱和有限, 剝除我們的傲慢自負, 使我們少判斷別人。經過如火般的試煉後, 我們變得更能接受旁人, 更體貼, 更寬仁。

10 Jessica Powers, "The Garments of God," from *Selected Poetry of Jessica Powers* (Kansas City, MO: Sheed and Ward, 1989) .

11 Philip C. Blake, S.J., "Learning to Value the Journey", *Human Development* (Volume Six, Number Two, Summer 1985) , p.29, emphasis added.

12 同上, p.30.

第八章

祂豐饒的愛

一路走向天堂，便是天堂。

——聖佳琳 (St. Catherine)

在愛爾蘭的都柏林，有一所耶穌會辦的高中，校園裡有一棵雄偉的紅褐色山毛櫸，三人合抱才能環繞樹幹一周。成百的樹枝向外伸展，上面滿是褐色與綠色的葉子。從遠處眺望造物主這項宏偉的化工，你會注意到樹身擁有美麗的對稱。不過，我想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棵樹的豐饒。它令我想起天主豐饒的愛。正如天主的愛本身，這棵樹滿溢著生命。

幾年前，我就在這附近作年度八天避靜。當時我正經驗到許多生命中的福分。默觀



祈禱時，我凝視著紅褐山毛櫸而得到靈感，寫出以下的省思：

豐饒加上豐饒

再加豐饒

便是我的生命。

我找不到適當的文辭

可描述在我內發生的、

在我身上發生的，以及透過我發生於別人身上的事。

我生命中有許多朋友、種種不同的地方、

特殊的恩寵，全指向某一位——

比各樣人、事、物以及這一切的總和都更大的那位。

藏在這一切之後的偉大愛者

超出我的理解能力，

在祂沒有不可能的事。

若我真要以人類語言的脆弱有限，

選擇言詞來描述我的生命，

那便是「豐饒」

而我豐饒的來源

是天主慷慨大方的愛。

你是否也有最喜愛的圖像可以用來象徵天主涵容萬物的愛？讓它／它們浮現腦海，並省思為何這圖像如此具有說服力，能打動你心。

聖經字裡行間充塞著豐富的意象，描繪天主之愛的完滿。打從舊約開始，便有瑪納、豐收、生命的泉源、婚宴、黎巴嫩的香柏、青翠的草場、乾旱谷地中的湧泉、豐盛的筵席……這單子還可以一直列下去。耶肋米亞先知提醒他的聽眾：天主為我們所懷的計畫，是和平繁榮而非災禍（耶廿九11）。雅歌則是有關上主和祂子民之間圓滿互愛的敘事詩；祂是愛者，祂的子民是祂摯愛的新娘。聖詠作者用牧者的形象來描繪上主，提醒讀者「我（們）實在一無所缺」（詠廿三1）。對天主豐富美善表達感激的頌歌，如聖詠一〇三和一〇四，提昇我們的心去讚美上主的豐沛供應：「是祂賞賜你一生幸福滿盈，是祂使你的青春更新如鷹」（詠一〇三5）。「這一切生物都瞻仰著祢，希望祢按時給牠們飲食。祢一賜給牠們，牠們便會收集，祢一伸祢的手，牠們便得飽食」（詠

一〇四27—28）。甚至連超越時間的完滿生命願景也顯示給我們了：「萬軍的上主在這座山上（熙雍山，即天上聖城耶路撒冷的象徵），要為萬民擺設肥甘的盛宴，美酒的盛宴；肥甘是精選的，美酒是醇清的」（依廿五6）。

進入新約，聖保祿寫到天主之愛的廣、寬、高、深（弗三17—18）；天主這完整的愛又如何藉由聖神，每天傾注到我們心中（羅五5），以致我們接受如此豐富的恩寵後，「漸漸地光榮上加光榮」，轉變成主的肖像（格後三18）。保祿也祈求這豐饒之愛「日漸增長」（斐一9）。彼得·漢納指出，在將我們轉變得「光榮上加光榮」之際，聖經用了一系列的圖像來描述天主的行動：祂形塑、鑄造、編織、溫柔關懷地看顧，並為我們的未來預作計畫（註1）。

根據若望福音的記載，耶穌於臨別贈言中告訴祂的門徒們：「正如父愛了我，同樣我也愛了你們」（若十五9）。我們很難體會耶穌這段話分量之重，其實祂是在說：「我以從父那裡所領受的完滿之愛，愛你們每一個人。」我們必須回頭看自己有多大潛能來接納天主的愛，而耶穌祈求父使這愛在我們內持續成長（若十七26）。

當耶穌在加里肋亞海邊行增餅奇蹟時，他給了我們一個驚人的標記，象徵天主豐饒之愛。不僅那些在場群眾吃飽了得到氣力，可以安抵家門，而且還有剩餘，遠遠超出他們原本所需要的。在浪子回頭的故事中，父親衝出來迎接分了家產拿去荒唐揮霍掉的兒

子，還為他舉辦宴會的這一幕，道盡了天主「揮霍」的愛情。韋氏大辭典（Webster's Dictionary）將「揮霍」（prodigal）一詞定義為「極度的豐盛」。不僅這兒子被父母歡迎回家，卸下心頭負擔，他們還殺了肥牛犢（顯然是農莊中最上選的肉）慶祝，歌舞聲如此熱烈，以致從莊外的農場上都聽得見。

這首不知名作者所寫的〈讚美詩〉，將以上這段由舊約到新約的簡短回顧作了很美的總結：

天主將我的整個存有注滿，直至杯緣

以祂浩瀚的洪潮

祂的一滴便將我淹沒

因祂的海床無垠。

父的旨意處處都在

因每一途程機遇，都謹守祂的規誡。

祂的關懷寬廣無涯

置身於祂的深奧中，便再無可攀附的懸崖。

聖子從未遠離我

因摯愛催迫他臨在。

神聖而又全然在人的血肉形貌內

他吸引我至他慈愛居留之地。

而我，我自身是一處住所

供「愛」棲居，那三位一體中的第三位，

天主最重要的浪潮與勁風

不久我也將永遠歸祂名下！

讚頌歸於聖父、聖子

及聖神！願我成為——

噢，集水、波與潮三者於一身的主啊，

讓我成為祢活生生的讚美詩吧！

十三世紀的神祕家瑞蒙·路爾（Raymond Lull）以下這段寫天主鍾愛者詮釋自身的對話，總括了我們基督徒的整個生活：

他們問愛者：「你從哪裡來？」

他答：「從愛而來。」

「你歸屬誰？」「我歸屬於愛。」

「是誰生了你？」「是愛。」

「你在哪裡出生？」「在愛中。」

「誰撫養你長大？」「愛。」

「你如何維生？」「憑著愛。」

「你叫什麼名字？」「愛。」

「你究竟從哪裡來？」「從愛而來。」

「你要到哪裡去？」「歸回到愛。」

「你住在哪裡？」「在愛內。」（註2）

自然之音

透過黑腳族人（Siksika Nation）的智慧，我正在學習許多新方式，去以圖像方式觀想天主和祂的創造。在他們的語言中，稱造物主為「阿披斯托托奇」（Apistotoki），意即創造的愛之源頭。有兩樣事物在象徵意義上特別讓我領略了愛的圓滿：四方（東南西

北四個方向)及水牛。「四」這個數字有著重要意含，試想在自然界有多少與「四」有關的例子便可得知(註3)。蒙大拿的黑腳族酋長「屹立熊」(Long Standing Bear)如此解釋四個方向的含意：

慶典用的笛子依次奉獻給東、南、西、北四方。接著把笛子奉獻給高居於上的造物主，和下方的大地母親。每個方向都有靈的存在，守護看管歸屬於那方向的事物。

舉例來說，朝東的方向是日升之處，有些部族相信旭日象徵造物主，祂使一日展開。太陽並未被視為造物主，它僅象徵造物主的力量。

南方則被視為青春的方向，在那裡萬物生長。當太陽行過天際，植物便跟著朝這方向轉。

西方是風暴與水的源頭方向。水是神聖的，它是造物主賜與一切生命的珍貴禮物。缺了水，我們就無法生存。

北方是我們老年的方向。它的色調是白，象徵長者的智慧，我們的先人一代又一代傳承下來的智慧。這方向也關係著冬季天候的來臨，好讓萬物歇息一會兒，在春天得以重生(註4)。

數億年前便已在平原上徜徉的野牛（黑腳語稱為 Enee，即指北美野牛），表達了天主的豐饒之愛，因為它供應了原住民一切所需——食、衣、住、行以及慶典。屹立熊酋長解釋道：

水牛的肩胛骨可作鋤頭。用一種特別的方法將它的肋骨綁在一起，可做成雪橇供小孩子冬天玩耍。鞣製過的皮可蓋在人們身上保暖。在慶典中，牛皮被切割開並塗上不同的色彩，在日舞（the Sun Dance）中供奉獻用……牛骨可以搗碎，將骨髓熬湯煮化，加上肉乾和莓果做成乾肉餅（pemmican），是一種非常營養的食品……牛骨還可以製成箭頭、錐子以及其他工具（註5）。

大自然以她汪洋大海的浩瀚、群山的莊嚴、光輝的日出日落、北極光、一棵山毛櫸或巨檜的威儀，來宣告天主的完滿之愛。我們藉由聖詠、歌曲、一切藝術和詩，讚揚創造這一切偉大的愛。我最喜歡的歌當中，有一首便是「祢多麼偉大」（註6）。

是否有一首特別的歌或詩，能提振你的心神？

遷居到亞伯達省南部的樂事之一，便是有機會遇到一些特別的人，這些人從事的行業以前我只在書中讀到過。洛伊·多倫（Lloyd Dolan）就是這樣的人——他既是牛仔，也是詩人。

我有幸到他在卡加利城外行程約一小時的牧場拜訪他和他的妻子諾瑪。他們熱忱的待客之道，讓我以另一種方式經驗到天主的豐饒之愛。洛伊在一首叫〈牛仔與他的靈魂〉的詩作中，分享了他在自然中體驗到的神聖。

秋日空氣中的獨特芬芳是無與倫比的

洛磯山腳下的丘陵，黎明漫長的守候開始時

唯有夜風沉靜，和草葉的輕輕騷動。

一隻寂寥小牛打破了沉默，哭喊媽媽。

我在敬畏驚奇中佇立，為眼前的美所震撼

沿小徑走下，穿越自然的領土，

看著一隻草原狼媽媽帶領她的年輕家庭

到她可以狩獵漫遊之處，並宣告家之所在。

大自然發出關於冬的警訊，冬日來去

在森林的靜止中，在落雪的悄無聲息中。

雪如斗篷般，在靜夜裡落下

將丘陵與谷地罩上閃亮白毯。

你可曾見過如此神妙展示，白霜蒼蒼覆枝頭？

可曾感受冬之刺螫，在一陣北極吹來的寒風中？

曾否看著極光漫舞高空

或凝視冬季夕陽照亮紫色蒼穹？

冬日美景消逝在溫暖春風中。

水沿著山坡潺潺流下，新葉妝點了樹梢。

鳥兒唱起情歌，自動點唱機只能甘拜下風，

野花的芳香在空氣中輕輕流動。

創造的織錦能在大自然的紡織機中找到，

就在微笑的銀月凝視下。

當萬物在夜裡沉睡，我注目自然之美

默觀天主的造化，而夜梟展翅飛翔。

夏日造訪此地時，你盼望它的臨近

好再次親近大地，讚美這塊生育你的土地。

你可以騎馬穿越涼爽的森林，或坐在清澈池畔，

看著鱒魚飛躍出水面，或一片孤雲飄過。

或者，注視一隻哼唱的鳥兒遨翔天際，

然後你會知道自己就在大西部展開之處，

享受了美好時光，沉思自然怎樣扮演它的角色，

在這片天主賜予一個牛仔和他的靈魂的土地上。

更多的讚美之聲

「當我問起朋友對於天主之愛的彰顯有何經驗，他們分享了自己生命中許多不同的例子。盼盼做完八天依納爵式避靜後說：

依納爵神操的經驗，使我開始「在一切事物中發現天主」的追尋歷程。我發覺自己在人們身上和許多地方看到天主，還有更多事件持續加進這單子裡！大自

然的一切，從山嶺、樹木到最微小的受造物，即便是一葉小草，都能讓我看見天主創造的愛。甚至無生命的物體也將天主的愛傳達給我。

潘妮敘述了她在孩子的聲音和言語中、大自然的音籟中，以及某一时刻的全然寂靜中，聆聽天主。蘇珊描述她在音樂中經驗天主之聲——無論是聖樂、歌劇、流行歌曲、器樂或古典樂。聲音的種種變化如此之多，她承認自己有時會被一首特別的曲子打動，而流下對天主的感激之淚。

貝夫在聖體聖事中找到天主完滿之愛：「為我來說，成為天主要我成為的人，做祂要我做的事，是我在人生中所能達成的最佳目標。為達到這標的，我需要祂持續的幫助，而在聖體聖事中，我最能找著這樣的幫助。」而我的朋友丹尼曾建議將這本書命名為「豐富食糧的天主」(A God of Many Loaves) ..

每一天，天主以眾多方式餵飽我們的身體和心靈。我們所領受的一切都來自天主。所有個體的善工也是天主給我們的禮物。還有，在聖經中有一段提到天父連我們頭髮的數目都知道(路十二7)。在這資訊時代，天主的資料庫容量恐怕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肯恩和瑪利安分別以各自的婚姻分享了他們的驚嘆。肯恩與他高中時代的戀人瑪格麗特結婚已有五十八年。「當我還是年輕小伙子時，我作夢也沒想到自己到了七十八歲這把年紀還會對人生感到如此興奮。瑪格麗特和我之間有美好的友誼。透過她的愛，我豐富地體驗到天主愛著我。」

瑪利安已結婚兩年。她敘述自己的經驗：

我真正感受到天主對我大量的愛，是藉由祂賜給我的禮物——我的丈夫。我知道藉著這個人，我們的主提供我一位伴侶以分享天主的禮物，而且天主對我的愛在他身上具體地活現出來。透過婚姻聖事，我領悟到祂是一位鼓勵人們在地上和在天上同樣追求幸福的天主。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快樂的人，但是我從前會害怕讓自己進到生活完滿的喜樂中，直到天主將我與我丈夫結合。現在我經驗到天主的愛是讚許的、釋放人自由的……祂允許我沉醉在祂願意我們擁有並分享的愛和幸福中。

五十出頭的泰利，反省他在人生此刻經驗到的完滿的天主之愛：

我正處在我妻子喜歡稱之為「中年」的階段（她假設自己能活到一百歲！），而我擁有人所能渴望的一切世間珍寶。我已結婚二十九年，妻子與我仍然深深相愛並關懷對方。我們有兩個即將成年的兒子，他們令我們非常驕傲。我們擁有一個彼此回饋深切關懷的家庭。我們也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信仰團體的成員，在這團體中，我們在天主的愛內自由地崇拜並分享。我們擁有長達三十年的友誼，並從中得到祝福。另外我們還有小規模的家庭企業，供給我們物質所需的一切，還讓我們有餘力可以將自己的幸運與他人分享。我們一家經歷過艱難的時刻，也曾的人生路途的不同點上需求援助；而總是有人伸出援手。我們真正感受到自己為天主所祝福。

艾爾也重複了這種被祝福的感受，尤其是在他省思描寫善牧的聖詠二十三篇這一節時——「我實在一無所缺」。

有時候，對於天主豐饒之愛的覺察會緊接著經歷內心黑暗的時刻而來。凱西便敘述了這樣的經驗：

一天早晨我醒來時，強烈地感到孤單。我感覺天主離我好遙遠。這思緒比平時更加困擾著我。我渴望感覺祂的臨在，但當我感受不到時會非常沮喪，並疑惑自己內在是否缺了什麼。那天早晨我去參與彌撒，神父讀了進堂詠，而我們堂區平常是不讀進堂詠的。那一章節正好說到我們不要放棄更親近天主的意圖。我想，好個巧合！這「巧合」令我感覺天主確實臨在，而且即使我自己並未察覺到，祂仍然一直臨在我生命中。

已經為人父母的南希珍和包柏擁有三個令人喜悅的孩子，和在亞伯達南部牧放羊的牧場。當我詢問他們如何經驗到天主完滿的愛時，他們的回應如下。南希珍說：

我想，通俗的答案會是——藉由我的孩子和丈夫、我所居住的好地方、我所做的義工等等。然而在內心深處，我卻掙扎著不願給出一個簡單甜美的「天主和我之間的一切都很美好」之類的答案，無論這答案有多麼真。事實是，大多數的日子裡，我很少想到天主完滿的愛。當我直接面對這個問題時，明瞭到自己通常都因壓力、擔憂、疲乏、憤怒，或者身體或情緒上的痛苦而被擊潰之後，才感覺被天主的愛席捲。天主的愛使我心神復甦，就如同聖詠二十三篇所說的「上主

是我的牧者」，給予我再次站起來，繼續生活下去的希望。

有趣的是，她丈夫包柏的回應也與她的相似。他解釋道：

當不好的事情發生時，我開始思考生命中發生的一切，但接著我會留意到美好的事，譬如我的家庭或我們所居住的美麗田園環境。於是我領悟到有些好事正在進行著，而且比我所能想到的更多。那時我便經驗到天主完滿的愛。這樣的領悟能給予我希望。

拉門 正準備寫這一章時，我又碰到三個有關天主豐饒之愛的故事。第一個來自傑奎·布拉門（Jacque Braman），他回應「我如何找到天主？」這問題時寫道：

我第一次找到天主時還是個孩子。但當時我並沒有真正在找尋祂，所以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天主找到了我。我在基督教衛理公會的教會中長大，每星期都去參加主日學，讀過所有的聖經故事，而且幾乎照單全收地將它們當成事實。畢竟，我沒有不相信的理由。然後有天晚上在我搭車途中，上主給了我某種可感知

的憑據。那是個寧靜的傍晚。媽媽、弟弟妹妹和我正在路上，要去看一場中學的籃賽——我爸是指導教練。車裡滿安靜的。其他人或許偶爾彼此交談，但我沒有。我只是瞧著窗外靜靜的夜，享受星星和街燈，感覺自己在去看這場比賽的路上很愉快。接著一件奇怪的事開始發生了。我所感受到的快樂變得更深、更豐富和完滿，最後完全淹沒了我，即使我仍感到寧靜平安。而後我注意到眼淚沿著我的臉頰滾下。這實在很奇特。我仔細地查驗：不，我並不悲傷。我臉上掛著一個大大的、咧開嘴的笑容，而且儘管我再怎麼試著移除它，都無能為力……

然後我明白了。這就是圓滿的喜樂。它是種單單從天主而來的喜樂。我珍惜這一刻，沉浸在喜樂中，充滿了感謝和滿足。我在默禱中將自己的思緒與天主分享，知道祂就在那兒，和我在一起（註7）。

柏尼·布須神父（Bernie Bush）是耶穌會士。他在四十八年的修會生涯中，度過非常充實的生活。他曾擔任過帶領避靜的輔導、雕刻家、私人飛機的飛行員、心理治療師，以及靈修輔導。他也曾在所居住的耶穌會避靜院幫忙收成橄欖，並製成橄欖油。他在避靜院住了六年，可曾覺得避靜院的生活乏味？「從來不會」他說，「這裡有許多刺激的事發生——內心世界的事件。在這裡，生活有如掉進天主的浴池裡。（註8）」

第三個故事來自琳達·高爾（Linda Gall），她用自已的言語詮釋了她的生命和對天主的經驗：

我丈夫和我是來自荷蘭的移民，我們有十二個孩子。二次大戰期間，在我們結婚前，曾經歷五年沒有自由的時期，甚至在飢餓中度日。接著是思鄉的日子，幾次手術、痛苦；我們對筋疲力盡的狀況也不陌生。今天，我們的六個女兒和六個兒子全都結婚了，到目前為止我們有二十四個孫子！我感覺自己就好像瓶中的花（荷蘭女人向來必須擁有至少一個花瓶）。我對這花付出愛，幾乎可以說是我的愛讓它活了起來，而每當我注視它，就感到喜悅。天主創造了我，如同那朵花一般。祂注視我，便感到喜悅（註9）。

豐富中的豐富

我們可以看到，天主的豐饒之愛包含到目前為止已經思量過的所有其他不同型態的愛。有時候，若我們貼近去聆聽，會聽到天主對我們個人說：「你是我所鍾愛的孩子，我所喜悅的。」這正是耶穌領受洗禮後所聽到的。在我們做了某些令自己羞愧難當的事

情——例如一錯再錯地犯罪，或掉進上癮行為的陷阱之後，我們可以從詩人喬治·賀伯特（George Herbert）省思天主無條件和富於恩慈之愛的詩中獲得鼓舞，重振精神：

愛向我歡迎致意，我的靈魂卻退縮不前，
因罪疚而自慚形穢。

但目光如電的愛啊，觀察到我打從一進門，
便顯得遲鈍無神，

遂走近我身旁，柔和地問，

是否欠缺什麼。

「缺了位客人」，我答：「配得上這裡的客人。」

愛說：「那應該就是你吧。」

「我？既不仁慈，又不知感恩的我？啊，我親愛的，
我甚至無法抬眼望你。」

愛拉起我的手，微笑著答覆：

「誰造了你的雙眼？不是我嗎？」

「確是如此，主啊，但我糟蹋了它們；讓我的羞恥

流放到它應得之處去吧。」

「你難道不知道」，愛說：「誰承擔了這罪責？」

「親愛的，那麼我聽你差遣。」

「你一定得坐下」，愛說，「並嚐我的肉。」

於是我便坐下吃了。

天主愛的全知先見 (providence) 可能以最意料不到的方式碰觸我們。它就發生在某個我在堂區宣講時遇到的人——克瑞格身上。他母親凱思參加了這次宣講活動，我是透過她與克瑞格聯絡上的。她告訴我，四十出頭的克瑞格不久前發現自己得了癌症，並詢問我是否有空與他談談。我們在一週後見了面。他在初次拜訪中告訴我：他不僅身體上有病痛，情緒與心靈上也飽受折磨。他分享了有關已過世的父親留給他的許多痛苦回憶，以及父親如何對待兒時的他。當我問及他的信仰生活，他承認自己很久沒去教堂了。他說了句讓我嚇了一跳的話：「一定要有很激烈的事情發生才能喚醒我，我猜癌症就是答案吧。」當時的他看起來十分悲慘。

我建議他做兩件事：去看一位我認識的心理醫師，他特別擅長幫助人處理父親造成的創傷；還有，對他的生命作個徹底的省察，以準備告解聖事。他同意了。一週後我們

再次見面。他告訴我與諮商師取得聯繫，訂了約會。帶著真切的痛悔及對天主仁慈的信心，他做了總告解。過程中我們雙方都深受感動，他心頭的重擔似乎卸下了。那天他離開時帶著微笑——從我遇見他以來，這是第一次見他微笑。之後的三個月，儘管我們仍以通信方式保持聯繫，我沒有見到他。等到我們再相見時，他告訴我那位諮商師給他很大的幫助，他內心已經與父親和好了。並且自從初次會面之後，他恢復了參與主日彌撒。在情緒和心靈上，他經歷了意義重大的轉變，情況改善許多，這一切顯示在他的面容和說話的方式上。

同時，在病症上他也面臨新的抉擇關口，想要與我討論。他分享道：「我得做個重大的決定，要不要接受化學治療；我目前傾向不做。」我們討論了這個療法的正反兩面，以及它的副作用等等。他告訴我，會讓我知道他的決定。也謝謝我陪伴他走過這試煉的旅程，並成為天主的工具，將他引領到現在所經驗的內在平安。幾個月後我接到他的信，是封我將永遠珍藏的信——他在臨終前兩天寫的。信上寫著他決定不做化學治療，癌症已經牢牢占據了他的身體，但是他對自己和天主都感到平安。然而，他最想要與我分享的是在寫信前一天發生的事。當時是早晨，他躺在床上。突然，耶穌在他床腳處顯現了。他張開雙臂，歡迎克瑞格回家。當他看見耶穌時，整個人充滿喜樂。

他請母親將這封信寄給我。在另一張紙條上，她說道：他走得很平安。她和我都對

克瑞格在相當短暫時間內經歷到不尋常的內在轉變，感到驚訝不已。我認為他是我的天使之一，在我加拿大的新家指引守護著我。因此，你可以說，天主的全知先見同時碰觸到我們兩個。

有時候，天主釋放和治癒的愛會攜手同行，進到一個人的生命。有位修女的情況便是如此。她是我的學生，選修我所教授的一門基督宗教靈修的暑期進修課程。修這門課的每個學生都必須寫一篇信仰自傳，以顯示他們在課堂上所學到的與自己的信仰經驗有何關聯。柏妮絲修女在成為母親和祖母之後，進了本篤會，這一路走來曾遭遇許多困難。她決定將自己個人的謝主曲（*magnificat*）也放進這篇自傳報告中。瑪利亞曾為所領受的祝福而頌謝天主（路一46—55），這給了柏妮絲修女靈感，她以自己的方式頌揚天主。以下摘錄自她所寫的謝主曲。

讚美歸於祢，阿爸，我的天父，

也歸於祢的聖子，耶穌基督，我的救主，

因祢為我做了偉大的事。

我的心、我的靈、我整個人的存在

在我一生中曾不斷訴苦和呻吟。

我曾目盲，我的眼無法看見。

我曾耳聾，我的耳無法聽到。

我的身體麻痺，我無法感覺。

我向我天上的父哭喊……

父啊，感謝祢，因為祢俯聽了卑微人的呼喊。

祢接納了我，我們在陽光下同行。

接著恐怖襲擊我，你離開了，丟下我

在黑暗深淵中，我的生命就在眼前攤開。

懼怕抓住了我的心。

在生命的航道中，

祢向我招手，引領靈性上宛如孩童的我繼續前行。

我將信任放在你身上，我的天主。

橫越橋樑與河道，

往下看時，我的全身都為之戰慄。

祢在寬厚的同情中，向我低語：不要怕。

就在橫渡之際，祢將祢的聖子，我的兄長耶穌賜給我，

他拉著我的手伴我同行。

他觸碰我的眼，好讓我看見他……

他觸碰我的耳，讓我聽他說話……

他觸碰我的整個存在，好讓我感受到他愛的觸動……

即使雨落在我身上，風拍擊我臉龐

嚴寒迫人，我仍無所懼怕。

因為祢的愛圍繞著我，我主。

以下的兩個故事中，天主保護的愛清晰可見。羅伊和裘蒂在亞伯達南部有個畜養牛的牧場。生長在他們土地上五顏六色的野花充分展現美的丰姿：紫色櫻草、番紅花、天竺葵、沼蘭、風鈴草、飛燕草以及亞伯達的標誌——野玫瑰。在他們的牧場上健行，是一場色彩與芳香的感官饗宴。躍擣溪（Jumping Pound Creek）就在附近慵懶地緩緩流過，溪中有鮭魚和洛磯山白鱒。他們家座落在陡峭山崖上，視野非常壯觀，可以眺望洛磯山脈。

然而就在這樣寧謐的環境中，發生了令人驚恐的事。他們的四個孩子年齡介於十一到十八歲間。有一回當雙親外出晚餐時，孩子們留下來準備唸書。他們待在位於地下樓

的起居室內。羅伊最近才告訴我，當初在建造房屋時，他向建築工人堅持地下室要有一扇可通往戶外的門；工人原本不太願意這麼做，但他堅持到底。他說：「就是有股衝動要我這麼做。」那天當裘蒂和羅伊返家時，先看到濃煙，接著是火焰。他們初時只是害怕這可能是從他們家冒出來的，而當他們了解到確實是他們家著火時，恐慌取代了害怕——孩子們在哪裡？！沒有消防隊的蹤影。這對父母無法從前門進入房子，因為那裡火焰太熾烈。羅伊從側門進去，設法進到樓上的臥室，但沒人在裡面。當他飛奔回戶外，感謝天主，他發現驚魂甫定的四個孩子安然無恙，正在草地上歇息復原。

他們告訴雙親事件的經過。是廚房的煙霧警報器讓他們警覺到可能有危險。最小的孩子去察看，當她開始上樓走向廚房時，看見它被火焰席捲。她跑回樓下警告兄姊們。經由他們父親堅持的地下室的那扇門，每個人都毫髮無傷地逃出來。若是沒有那扇門，他們不可能倖存。儘管房屋以及屋內的財產全毀了，羅伊用哲學家的眼光看待它：「我們損失了房屋，這能再換新的。我們的孩子安然無恙，對我們來說他們遠比物品重要多了。」現在回想這場火災時，裘蒂說：「在這樣的經驗之後，你還得繼續生活，但你絕對無法忘懷它。」

亞歷桑納州參議員約翰·麥肯（John McCain）所講述的經驗，可以作為天主豐厚的保護之愛的第二個例子。他在越戰中遭射擊受傷倒地，有五年半的時間在俘虜營中度

過。當參議員麥肯講起他這段試煉時，頗類似於聖伯鐸的牢獄經歷（宗徒大事錄十二章）。他以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分享了被囚期間的某個經驗。

許多年前，在越戰中有個驚恐的美國戰俘，被刑役以拷問用的繩索綁起來，單獨留在空房間裡，讓他整夜受煎熬。但那晚稍後有個從未與他交談過的守衛進了房間，安靜地解開繩索，以紓解他的疼痛。幾個月之後，聖誕節的早晨，當這俘虜獨自站在監牢的院子裡時，又是這位善心的撒瑪黎雅人走過來，在他身旁站了一陣子。然後這位守衛用他的涼鞋在泥土上劃了個十字（註10）。

結論

在這一章中，我們已經深思過許多關於天主圓滿之愛的圖像和經驗，祂正是「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祂內」的天主（宗十七28）。正如我的朋友比爾·斯彭（Bill Spohn）說的：「我們毋須到山頂上去找天主，反而要回到每日生活的素材來找到祂。」透過深入欣賞平常的時刻，以及我們的界限被觸碰到的地方，我們會遇到天主涵容一切的奧祕與深度。某位拉丁美洲的詩人說得好：

我在天際找尋天主的芳蹤

卻發現祂早已降臨塵世

所以現在我必須在朋友當中尋找祂（註11）。

過去傳統上對耶穌聖心的敬禮，近來常在艱難的時刻舉行，因他是具有一顆血肉之心的天主。艾多德·葛羅汀神父（Fr. Edouard Glotin）寫道：「在所有用來表達人類愛情的記號當中，心這個象徵是最親密也最細緻的。」同時它也是最豐富的。葛羅汀神父繼續寫著：「耶穌將他的心顯露，這是個勝過一切友誼的記號，這友誼是給教會，也特別給每一個平信徒的。」耶穌聖心表達了在天主為我們所預備的屬神恩賜中，最難以言明的部分。被刺透的基督緊緊攫住了葛羅汀神父的想像力，他寫道：「他被刺透的肋旁流出了血和水，事實上，這記號表達了救贖行動的果實……基督是為愛而死，而愛仍似活水的象徵，繼續由他那顆受傷的心溢流出來……整體來說，逾越奧蹟是個愛的奧蹟。（註12）」那麼難道我們不能說，基督的心意味深長地證明了天主豐饒的愛嗎？或許聖保祿為這份豐饒之愛做了最好的總結：

我祈求基督因著你們的信德，住在你們心中，叫你們在愛德上根深蒂固，奠定基礎，為使你們能夠同眾聖徒領悟基督的愛是怎樣的廣、寬、高、深，並知道基督的愛是遠超人所能知的，為叫你們充滿天主的一切富裕（弗三17—19）。

註釋：

- 1 Hannan, p. 105.
- 2 取自 John Kirvan, *God Hunger: Discovering the Mystic in All of Us* (Notre Dame, IN: Sorin Books, 1999), p. 74.
- 3 Ed McGaa (Eagle Man) 在他富於洞察力的 *Mother Earth Spirituality* (San Francisco: Harper Books, 1990) 一書中，解釋了四這個數字的重要意涵：「有四張臉孔，或說四種年代：孩子的臉、青少年的臉、成人的臉、老年的臉。有四種風向、四季、四方位、四個人種——紅、黃、黑、白。有四種生物：爬蟲類、飛禽、兩足動物、四足動物。地球上所有四種物事：太陽、月亮、星辰、行星。綠色植物有四部分：根、莖、葉、果。時間有四種區隔：日、夜、月、年。有四種元素：火、水、空氣、土。甚至人類的心臟也被隔成四小間。」（33頁）
- 4 Long Standing Bear Chief, Ni-Kso-Ko-Wa: *Blackfoot Spirituality, Traditions, Values, and Beliefs* (Browning, MT: Spirit Talk Press, 1992), p. 48。作者是一位大學教授、藝術家、原住民故事敘述者、演講者。這

本書對原住民過去和現在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非常好的摘要。

- 5 同上，p. 39.
- 6 "How Great Thou Art," written by Stuart K. Hine, Manna Music, Inc., 1953.
- 7 *How Can I Find God? The Famous and the Not-So-Famous Consider the Quintessential Question*, ed. by James Martin (Liguori, MO: Triumph Books, 1997), p. 156.
- 8 摘自 *Company* - 美國耶穌會士所出版的雜誌 - Winter 1999/2000, p.5.
- 9 轉載自 *Christopher News Notes*, No. 336. Address: 12 E. 48th St., New York, NY 10017.
- 10 *The Calgary Herald*, March 5, 2000.
- 11 出處不詳。
- 12 Edouard Glotin, S.J., *Sign of Salvation: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Apostleship of Prayer, 3 Stephen Avenue, New Hyde Park, NY 11040), 1989, p. 24.

第九章

祂永恆的愛

高山可移動，丘陵能挪去，
但我對你的仁慈絕不移去。
我的和平盟約總不動搖。

——（依五四10）

幾年前，有次我與一位耶穌會士朋友共進午餐，花了三小時。這記憶如此清晰的原因是：在我們的會面當中，這位三十二年來的好友與我分享：他將離開耶穌會，準備結婚。在此之前，他請了一年長假。我原本期望這段期間的反省能促成他回到團體，而非走向分離。那天傍晚就在我們用晚餐時，消息傳到我所停駐的耶穌會會院：另一位我們



會省很有名的會士也決定請長假。他們都是優秀的教師，在使徒事業上也成效卓著。兩人都有明顯的領袖特質，甚至都有能力領導我們會省。不用說，我們其他人都震驚不已。我個人感覺內心有如發生地震一般。當我試圖從這兩位同儕司鐸爆炸性的消息當中找到意義時，聖神引領我得到恩寵，對我的靈修生活起了很深遠的影響。

新的理解來自我先前已開始閱讀的一篇文章，談到有關我們耶穌會士稱為「省察」（The Examen of Conscience）的主題（註1）。作者提出的概念中，首先抓住我目光的是他反省到今日在我們這些美國耶穌會士當中，許多人有著屬於存在的恐懼——害怕孤立和遭遺棄，而這種恐懼感與其他美國人的感受同樣真實（註2）。省思這兩位耶穌會士朋友的決定對我產生的影響時，我開始疑惑是否自己也有被遺棄的恐懼。畢竟，若是兩位如此有才幹的人都處在選擇另一種召回的過程中，那還有什麼能讓我繼續堅守耶穌會士身分的呢？這是種存在性的恐懼——它關乎我的基本人性，而不是我可以將之歸入童年陰影之類的東西。

我決定向天主祈求幫助，求祂賜我一帖信仰的解藥，以對抗被天主遺棄的恐懼。兩週後，我帶領避靜時，答案出現了。有天早晨當我醒來，這些字句浮現我心中，有如水晶般清晰：「麥克斯，我對你的愛是永恆的。不是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它是永遠不變的。」聽到這神聖的表白，我深深感覺平安；一切遭到遺棄的恐懼都在瞬間煙消雲

散。我發覺自己也在回應天主的話：「我對祢的愛是永恆的。」我恢復了內在和靈性上的穩定，而且發現自己對作為耶穌會士的投身許諾比以前更堅定。

天主永恆的愛在新約中顯而易見。耶穌最後一次前往耶路撒冷的旅途中，常對門徒說起他的苦難和死亡已臨近了，但是總附帶著鼓勵和希望的訊息；他常以「三天後他將復活」和「第三日人子將復活」這樣的話來為他們預作準備，以面對他受難後的日子。當伯鐸表達了門徒離開自己的家跟隨耶穌的全然獻身時，耶穌回應道：「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了天主的國捨棄了房屋、或妻子、或兄弟、或父母、或子女，沒有不在今世獲得多倍，而在來世獲得永生的」（路十八29—30）。

聖保祿在書信中多次講到永生。他說到耶穌的復活，和我們自身的復活，這些章節對我的信仰深具影響。他在格林多前書十五章三至四節寫著：「我把我所領受的傳授給你們……基督照經上記載的，為我們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且第三天復活了……」在同一章中接著他又進一步寫道：「基督從死者中實在復活了，作了死者的初果」（格前十五20）。在鼓勵斐理伯城人堅守信仰時，他寫道：「至於我們，我們的家鄉原是在天上，我們等待主耶穌基督，我們的救主從那裡降來，他必要按他能使一切屈服於自己的大能，改變我們卑賤的身體，相似他光榮的身體」（斐三20—21）。這當然是我們最大的希望來源。正如他在得撒洛尼前書中所寫的：「弟兄姊妹們，關於亡者，我們不願意

你們不知道，以免你們憂傷，像其他沒有望德的人一樣。因為我們若是信耶穌死了，也復活了，同樣也必信天主主要領那些死於耶穌內的人同他一起來……這樣，我們就時常同主在一起。」（得前四13—14，17）。

雖然聖經學者們一般認為在舊約中並沒有個人在死後仍有來世生命的概念，但有些章節似乎表達了對某種形式的「來世」的渴盼，例如依撒意亞先知書五十三章十至十二節（註3）。先知寫著：「上主的旨意是要用苦難折磨他；當他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作了贖罪祭時，他要看見他的後輩延年益壽，上主的旨意也藉著他的手得以實現。在他受盡了痛苦之後，他要看見光明，並因自己的經歷而滿足。」然而，復活的希望是在達尼爾先知書中才初次清晰地表達出來（註4）。達尼爾在底格里斯河旁獲得神視，有位天使告訴他關於末日的事：

那時，你的人民凡是名錄在那書上的，都必得救。許多長眠於塵土中的人，要醒起來；有的要入於永生，有的要永遠蒙羞受辱（達十二1—2）。

我們占了優勢，能從新約的觀點來思量舊約經文。我和其他與我分享祈禱經驗的人，都曾多次從耶穌復活和升天中找到關於天主永恆之愛的靈性滋養。從創世紀中敘述

雅威與諾厄立約開始，就已告訴我們這盟約是在雅威和所有生靈之間的永久約定（創九16）。稍後，雅威告訴亞巴郎：「我要在我與你和你歷代後裔之間訂立我的約，當作永久的盟約」（創十七7）。在撒慕爾紀下卷，天主藉由納堂先知告訴達味，他的王國將永遠延續下去（撒下七16）。達味的遺言實是講論他所領受的神聖誓約：「我的家必屹立在天主前，因為祂與我結了永久的盟約，妥善而有保證的盟約」（撒下廿三5）。當民眾陷於誘惑，以為天主已經遺棄他們，祂卻派遣依撒意亞先知去提醒人民祂持久的愛：「婦女豈能忘掉自己的乳嬰？初為人母的，豈能忘掉親生的孩子？縱然她們能忘掉，我也不能忘掉你啊」（依四九15）。即使高山倒下，丘陵坍塌，雅威仍向以色列子民（和我們）一再保證祂的愛永不終結（依五四10）。

在聖詠中，常常用堅定不移一詞來描述天主的愛。或者由於不同的聖經版本翻譯，間或也用恆久來代換堅定不移。在聖詠三十六篇第六節中，作者宣告說：「上主，祢恆久的愛高達青天，祢的忠誠上徹雲間。」聖詠作者倚賴這恆久的愛（詠十三5）；在困苦和憂傷的日子，他因這恆久的愛而欣喜（詠卅一7—10），全心信賴天主這恆久的愛能保護他擺脫仇敵和那些迫害他的人（詠卅一14—16，亦見於詠六二11和八九1—4）。

耶肋米亞和歐瑟亞也引導我們的心靈轉向天主永恆的愛。當以色列子民流放巴比倫的日子結束，展開歸鄉之旅時，上主告訴人民：「我愛你，我永遠愛你，因此我給你保

留了我的仁慈。我要重建你」（耶卅一 3—4）。在歐瑟亞先知書第二章中，雅威和祂的子民之間的故事是以愛情故事的形式來敘述的，這是一段因為以色列的不忠而關係惡化的羅曼史。此處，雅威以祂寬厚的愛向祂的人民說話：

我要誘導她（以色列），領她到曠野和她談心。她要如同她幼年時，就如她

從埃及地上來的那一天一樣……我要永遠聘娶你，以正義、公平、慈愛、憐憫

聘娶你；以忠實聘娶你，使你認識我是上主（歐二 16，21—22）。

隨著新約，新的盟約展現了。這盟約主要在耶穌的山中聖訓表達出來，尤其是在他以身言教引導人們的真福八端中。新盟約並沒有廢棄先前的舊盟約，而是使它滿全。天主堅定不移的愛與舊約中所講述的仍然一致。新盟約中的禮物，聖體聖事，是耶穌自己的身體和血。作為司鐸，我已深深意識到這禮物的重大意義。聖體聖事是天主與人類及所有受造物之間永恆盟約的標記。不僅如此，它也是未來光榮的信物（註5）。復活的基督邀請我們參與這聖餐，以他的話語和體血餵養我們。若望保祿二世在宗座牧函〈主的日子〉（*Dies Domini*）中將此真理表達得很好：「在生命之糧的祭桌上，藉著紀念祂的苦難和復活，復活主的臨在變得真實、具有實質且恆久；生命之糧於是成了未來光榮

的信物，分施給眾人」（39號）。正如耶穌自己所說的：「我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糧；誰若吃了這食糧，必要生活直到永遠……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復活」（若六51，54）。這確實是永恆之愛的信物。

當我問起我的信徒朋友對天主永恆之愛的經驗時，他們的回應有以下幾種方式。大維相當抓得住天主寬厚關懷的神貌：

我想人可以無止盡地找出關於天主愛的事件與象徵，但我感到最終仍要回歸到天主的耐心，祂對我們的信心，祂所顯示的寬恕，以及祂向我們伸出的指引的手。我們可以推拒祂的手。事情不如意時，我們可以對祂嗤之以鼻，甚至咒罵天主。我們可以爭論奇蹟的真實性。我們可以質疑聖經的話，按理性修改它們，以符合我們二十世紀的概念。我們可以做盡一切來摧毀天主的愛，只不過沒有用。祂的愛仍然持續臨到我們身上。天主從不放棄。

潘妮分享道：

天主的愛是恆常的、明智的。我之所以知道，是經過歲月流轉，讓我看到天

主在每個與我親近的人身上所展現的恆常忠信與智慧。我想，這樣的理解遠比其方法對我的信仰成長更有幫助：就是天主守望著我和我的一切，祂的引導不僅賦予我們生活意義，同時也領我們邁入永生。

瑪嘉瑞特引述了講到天主在我們出生以前就認識我們的聖詠一三九首，她反省說：「打從我存在的開始，天主就將我安置在祂的手掌心，而且直到我在塵世的日子結束，祂都會繼續這麼做。」類似地，賴利透過他的家庭體驗到天主的愛：

我實在幸運，無論在理智或心靈上都深知天主愛我。我知道這點，因為祂藉著讓我生在祂為我選擇的家庭，顯示了對我的愛。我們家的生活充滿信仰氣息。我是五個孩子其中之一；我感受到雙親無分軒輊地愛我們每一個。信仰與愛是我們所共度生活的特色。

反省到天主愛的態度，貝夫的回應是：

天主種種愛的方式中，我們這些受造物只要能充分了解其中一種，就非常美

妙了！無論我們多麼努力，或者花多少時間去嘗試，我們都會遇上的一座「無垠的城牆」，並讀出牆上的神聖訊息：「我邀請你再走遠一點，以測度我的愛，但是實在還有太多太多！」

復活：通往永恆之路

為基督徒來說，在基督的生命或教會的生活中，再沒有比復活更重要的事件了。復活就在信仰的核心，它本身包含了永生的許諾。死亡並非終結！盧雲（Henri Nouwen）在他的著作《我們最大的禮物：對臨終與關懷的省思》（*Our Greatest Gift: A Meditation on Dying and Caring*）中很美地寫出了「耶穌復活與天主之愛的密切關聯」：「透過復活，天主對耶穌說：『你確實是我的愛子，我的愛是永恆的』；對我們說：『你們確實是我鍾愛的孩子，我的愛是永恆的』……復活向我們揭示了愛比死更強」（註6）。

幾年前，我在進行堂區宣道時認識了一個人。最後一晚他送我一份禮物，是在這次宣道中所寫下的詩。他告訴我，這首詩的靈感是有次聽我講到耶穌復活後首先顯現給聖母時得來的。在他筆下對耶穌整個生命的回顧，是我所見過最動人的省思之一。

復活節的第一個擁抱

透過聖神，愛之光化為人身，

她慈愛的臂彎作為搖籃，

幸福洋溢的嬰孩在靜夜裡安睡深沉。

被牽引走向耶路撒冷的旅程，交付整個生命，
十字架下，我們救贖的代價得償。

僅留愛的過往回憶，

她緊抱著的只是體無完膚的碎片。

與罪的爭戰令光黯淡，

白晝也蒙羞，隱退入夜的黑暗。

「看哪，他們對我的兒子做了什麼！」

無玷之心哭泣著，為邪惡的劍刺透。

噢！充滿恩寵的童貞女，

請教導我們愛持久忍耐的力量。

歡欣，歡欣，聖子復活了！

「我們看見了主！」

我們的父所做過最大許諾的日出，

將我們母親的哀傷畫上休止符。

噢，破曉時幸福降臨於復活清晨，

耶穌迎接母親的親吻。

愛與愛相逢，在復活的第一個擁抱中，

往後是永遠的春天，拯救的恩寵。

噢！喜樂的、和好的平安，

基督的聖神，請指引我們走向永生的盛宴。

阿們。

即使是在今生，我們所擁有和將要領受的一切恩寵——所有的治癒、釋放、啟蒙光照、和好、謙遜、使人得著力量的愛等等，都是經由復活流溢出來。以伯鐸這個明顯的例子來看，我們都知道他的故事。在耶穌的苦難中，他不僅三次不認主，還躲在最後晚餐的樓廳中，深怕同樣的命運降臨在自己身上。正如有位靈修作家所描繪的：

伯鐸從不是個甘於淡漠的人。在福音記載中，他憑血氣之勇宣告自己將為耶穌做的一切事情。但是清楚認識每個人內心的耶穌指正他：「伯鐸，你不明白為何我必須死。若我不死，你仍將屈服於那些使你無法實行心中善念的軟弱。你必須認清，因為你帶著原罪的淪落人性，你必傾向否認我，而不會捨棄自己。唯有當你明瞭自己的軟弱，最終你才會捨棄性命，讓我以復活的力量轉變你」（註7）。

許多年來，新約當中我最愛的章節之一是斐理伯人書第三章10節：「我只願認識基督和他復活的德能」。在我面對個人或服務工作上的挑戰，同時深切感受意識到己的人性時，這些話格外有意義。在我用這一節祈禱之後，我就會感受到有力量去做我願意實行的事，一向如此，總是如此。在同一章中，保祿寫到藉由參與基督的苦難，他希望也能「由死者中復活」（斐三11）。我們最終的渴望當然是得到天國的「公民權」（斐三20）。正如聖保祿進一步所陳述的：「『基督』必要按祂能使一切屈服於自己的大能，改變我們軟弱必死的身體，相似祂光榮的身體」（斐三21）。

我們不知道天堂（heaven）像什麼。我們以光、平安、無法描述的喜樂等等圖像，試著捕捉那等待著我們的奧祕之吉光片羽。它究竟是一個具體的地方，還是一種存在狀

態？碧翠斯·布魯陶沿襲視天堂為某種樂園（Paradise）的傳統概念，反省道：「樂園意味著心中極大幸福的存有狀態，深深意識到自己存在主內，也就是在一切存有、合一、真、善、美的源頭與核心；成為真我，獲得光照、自由。它也意味著在我們明瞭神無條件的愛時，伴隨而來釋放的喜樂（註8）。」

伊凡吉林·帕特森（Evangeline Patterson）沉思天堂將對我們自我形象產生的效果：

而那將是天堂

那將是天堂

那將是天堂

終於——不再有雲霧遮蔽而初次看見

如同向日葵般佇立

整張臉轉向太陽，浸透

在光中，於靜止的核心

守著，而旋轉的行星

輕哼著全然喜樂的小調

看見並認識

終於，在每一分子中

被看見，被認識，而不轉身逃躲

絕不再轉身逃躲（註9）

天主為忠信的人準備了獨特的喜悅，無論它究竟是什麼，詩人潔西卡·波兒所預見的是某種回家的感覺，然而在我們旅居今世時卻從未有過這樣貼近的經驗。

新近才從塵寰被釋放的心神

完全驚異於她歸宿

帶來的驚奇：突然間

永恆成了她的故鄉

看見自己，領悟

那繼承權使得她來到一切光榮所在地

如同置身家中。

沒有任何預告能讓她猜到

這般歡迎的家：袍子、戒指

音樂和無盡的豐盛筵席，

這些家人；這安憩的地方

她認識的，彷彿久遠之前的記憶

自己是天主的孩子，而緊靠在祂胸膛

溫情流露的親愛（註10）。

對天堂的渴慕並非逃避世間所需要關切的事務，卻給我們理由抱持希望。這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中的〈教會在現代世界〉文件中表達得很好：「期待新天地（new earth）的希望不僅不應削弱，而且應增進我們建設此世的心火……由現世進展可能有益於改善人類社會的觀點看去，這有利於天主的神國。」（39號）。正如方濟會士邁可·金南（Michael Guinan）的詮釋：「和諧與豐饒既是新創造的特徵，而且這工程已經展開，那麼我們當下就要這般去生活。如果天國是和平、正義、生命與愛，現在我們的行為就應彰顯這些……新天新地的異象並非僅是喜樂和安慰的來源，它也對我們現在生活的方式提出挑戰」（註11）。這樣的承擔正是我們回應天主之愛，而且不僅是對其他人，也是我們對天主創造的萬物應有的態度。

卷末省思

這一章中對天主永恆之愛的思量為本書是很恰當的結論。這本書對我而言是愛的勞作。我個人對天主之愛的種種經驗如此深刻，所以寫一本關於這主題的書，是答謝天主的一種方式，感謝祂賜予我的一切。這題材是取之不盡的。貝夫將他聆聽到的訊息表達得很好：「我邀請你再走遠一點，以測度我的愛，但是實在還有太多太多！」

在我們展開一個新的千禧年之際，天主之愛的真實仍是非常秀異的靈視。為奠定我們的信仰和希望，它是多麼堅固的基石啊！

我們正在進行一趟發現之旅。每一刻都將神聖臨在的跡象呈現在我們眼前。願我們在每日生活中尋找天主的愛，總走在朝聖旅途上。我想，用惠特曼描寫靈性旅程的詩來總結本書，是再好不過的了。

向前航——筆直朝深水海域航行。

盡情探索吧，噢！我靈，我偕同你，你偕同我，

我們將到海員未敢前去之處。

冒著失去船、我們自身及一切的危險。
噢，我勇敢的靈魂！噢，航行更遠些，再遠些！
噢，大膽的喜樂，卻仍安全！這些不都是天主的海洋嗎？
噢，更遠些，更遠些，再前行遠一點！

註釋：

- 1 在耶穌會士一般的說法中，省察 (the Examen) 比檢視良心更為深入。這練習幫助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更清楚地找到天主。更詳盡的解釋，請參考我的著作 *The Masculine Spirit* (Notre Dame, IN: Ave Maria Press, 1997) , pp. 135-140。
- 2 Joseph A. Tellow, S. J., "The Most Postmodern Prayer,"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January, 1994) , pp. 36-37. *Studies* 這本期刊可向 The Seminar on Jesuit Spirituality, 3700 West Pine Blvd., St. Louis, MO 63108 洽詢。
- 3 John L. McKenzie, "Aspects of Old Testament Thought," *The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Englewood, NJ: Prentice-Hall, Inc., 1968) #168, p. 765.
- 4 同上, pp. 765-66。
- 5 見《天主教要理》，1402-1418 號。

- 9 Henri Nouwen, *Our Greatest Gift: A Meditation on Dying and Caring* (Harper and Row, 1994) .
- 7 德田 *The Word Among Us: Daily Meditations for Lent 2000* (86 Glenholme Ave.,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6H 3B1) , p.63.
- 8 Beatrice Bruteau, *The Easter Mysteries* (New York: A Crossroad Book, 1995) , pp. 151-152。 聖歌一本經
 經中輯， 聖靈發新靈感與聖靈的聖歌。
- 9 可在 Peter Hannan, S.J., *Nine Faces of God* (Dublin, Ireland: The Columba Press, 1992) | 經中採錄， p. 186。
- 10 Jessica Powers, *Selected Poetry of Jessica Powers*, ed. Regina Siegfried and Robert Morneau (Kansas City, MO: Sheed and Ward, 1989; now available from ICS Publications, 2131 Lincoln Rd. N.E., Washington, D.C. 20002) , p. 53.
- 11 Michael D. Guinan, O.F.M., "The New Heavens and the New Earth," *Millennium Monthly* (January 2000) , p. 4。 聖歌 St. Anthony Messenger Press 所出版的刊物。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主愛多繽紛 / 歐里凡 (Max Oliva, S.J.) 著 ;
張令熹、黃士芬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 2003 [民 92]

面 ; 公分

譯自 : God of Many Loves

ISBN 957-546-486-9 (平裝)

1. 上帝 2. 天主教—靈修

242.1

92020599

主愛多繽紛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 者：歐里凡 (Max Oliva, S. J.)

譯 者：張令熹·黃士芬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狄剛

出版者：光啟文化事業

地 址：台北市(106)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 話：(02)2740-2022

傳 真：(02)2740-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光啟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pres@seed.net.tw

中文網址：<http://www.tec.org.tw/kc>

英文網址：<http://www.tec.org.tw/english/kc>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 話：(02)2367-3627

定 價：230 元

光啟書號 205259

ISBN 957-546-486-9

一天晚上，有個男人做了一個夢。他夢到，他和上主一同在海邊的沙灘上。一幕接一幕，他生命中的許多片段逐漸在空中播放。他注意到，不管在哪一幕，都有兩行足跡遺留在沙灘上，一行屬於他，另一行則屬於上主。可是，最後一幕放完後，他再仔細端詳沙灘上的足印，他發現，許多次，在他最傷心低潮的時候，沙灘上的足跡就只剩下一行。他覺得很困惑，於是向上主問道：「主啊！祢說只要我立志跟隨祢，不管身處何方，祢都一定會陪伴在我身旁，但是，我發現在我最困頓的時候，沙灘上的足跡卻只有一行。我不明白，為什麼在我最需要祢的時候，祢卻離我遠去？」

上主回答說：「我親愛的孩子！我愛你，並且永不離開你，當你面臨艱難困苦時，你只看到一雙腳印，那是因為我正背著你。」

——〈足跡〉

ISBN 957-546-486-9 \$230



光啓書號 205259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